燎火

第62期
文学季刊
2020年9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Covid-19 禁足令 / 诸家
抗拒 Covid-19 班顿 / 陈胜尧
《黄昏》里的文化特色 / 驼铃
地志书写的表述模式 / 黄裕斌
散文·写真集《脚印》序文 / 叶清润 / 驼铃 / 金苗 / 苍浪客 / 马阳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一）

罗良凯同学
书法作品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
花三月下揚州孤帆
遠影碧空盡惟見長
江天際流

公元二千十七年
歲在丁酉之夏 羅良凱

晚歲躬耕不怨貧雙雞斗酒聚比鄰
都無晉宋之間事自謂羲皇以上人千
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
王謝諸郎在未抵榮桑陌上塵

猴年新詞
羅良凱書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廿余载，始终坚持——

漓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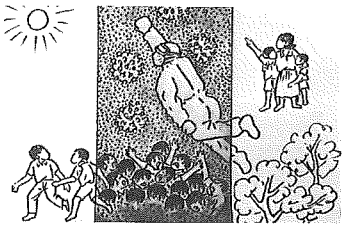
第62期

文学季刊

立足本土 面向全球
推动创作 培育新秀

目录

爝火62期 2020年9月出版 封面作品：叶玉佩



散文

4 Covid-19禁足令 /苍浪客
（一）重读Ulysses
（二）2020年3月4月
6 行管令下的日子 /高秀
9 圆的不是方的 /柳舜（新加坡）
13 此疫绵绵无绝期 /方怀静
15 大瘟疫下的中文疫情 /黄晶然
12 幽居遣怀 /宋铭
——幽居常日无来客，唯有潇潇风雨声
16 《黄昏》里的文化特色 /驼铃
19 回首来时路（10）
糖袋书包的记忆 /翁诗杰
24 老前辈 /宋铭
24 江沙，一颗闪烁的钻石 /谢伯校
25 书生的独白 /驼铃
20 东赢追忆 /叶清润
（一）干支（えとeto）天干地支的吉祥物
——西田 孝先生的礼物
（二）耕耘机こううんきKounki
手扶拖拉机
26 八十且随缘 /金鼎
26 老师! 老施! /陈颂
28 看《星期六》，想薛残白 /柯金德
30 群聊组 /二炮（新加坡）
31 一首令人“永远向前憧憬”的诗
/余振之
32 最是人间留不住 /一介
34 偶遇友族情 /章钦
35 第一次进医院 /看看

文苑星沉

36 从此，邦咯岛再无那白发飘飘的美髯诗人
——悼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小说家
马里姆·加扎利 (Malim Ghozali PK)
先生 /北塔（中国·北京）
41 追寻 /王涛
——悼念 Malim Ghozali
41 Questing /杨松明译
——In memory of Malim Ghozali
42 方成英译《笑林广记》17-22

序文

45 散文集《脚印》自序 /叶清润
45 驼铃序：为大同的梦而书写
46 追梦 /金苗
——叶清润著散文集《脚印》读后，
并兼致清润兄
47 《脚印》序/苍浪客
49 《写真集 脚印》 自序 /叶清润
49 《相册与文集》序 /马阳（中国·广州）
50 驼铃序：为人间留下真善美
50 美感·永恒 /金苗
——序叶清润写真集《脚印》
51 《写真集脚印》序 /苍浪客
52 蝉鸣鸟叫的演奏 /冰谷
——《斑鸠斑鸠咕噜噜》后记
54 若我逝去，请别哀悼 /陈蝶
《天色将暮君何往》后记

评论

55 地志书写的表述模式 /黄裕斌
（马来西亚 博特拉大学研究生）



诗

61 以诗传情（之六） /金苗
62 Liu Xin The Point（刘欣论点） /苍浪客
62 抒情诗两首 /王涛
63 读刘思《赠薛君》忆神医/长谣·新加坡
65 诗两帖 /锺夏田
65 烟火秀 /季载
65 追逐 /江上舟
65 旅途哀悼天赋弟 /陈颂
66 诗之殇 /红尾箭
66 玻璃 /宇轩
66 诗两首 /敦煌听雨
67 寻书啓事 /李楠兴
67 极端的诗八首 /敦煌听雨
68 五四感怀 /李菲
68 《联花集》 /春山
69 抗拒Covid-19/陈胜尧

小说

72 秉烛而学 /纪亿萍
73 異乡人 /叶清润
75 怒放之花 /丁云
78 陈彦的闪小说
79 树·无底的根 /锺夏田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一）

83 給新型冠狀病毒的一封信 /陈泽禧（高三理二）
85 给新型冠狀病毒的信 /黄铭伟（高三理二）
86 哲理散文 垂钓梦想 /罗良凯（高三理二）
84 垂钓健康 /谢容恩（高三理二）
88 树人 /胡晓彤（高三理二）
87 美·门 /胡茗善（高三理一）
89 凝望黑夜的星 /许龄晋（高二商三）
91 吾爱卿卿 /何妍霓（高二商一）
92 钟楼 /李倩宜（高一理二）
91 循·生活 /彭翊庭（高一理二）
88 牺牲 /江慧姿（J2G·2019）
92 不见，初中那稚嫩的我 /李兴珏（高一商三）
93 初中无限好，但已成过去 /刘家悦（高一商三）
94 那些年 /叶紫善（J1H）
96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96 编后话

《爝火》文学季刊 KDN: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创办人 甄供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刊名题字 蔡发祥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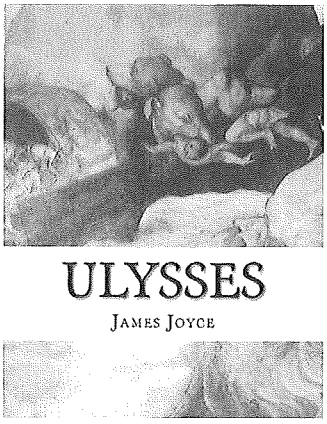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或《爝火》

Covid-19禁足令

◎苍浪客

（一）重读Ulysses



没有一个人完美无缺，每个人都会犯错。俗话说：犯错人皆难免。很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或多或少体现着这样的命题。读者还能容忍的过失，都可以接受；罪大恶极，伤天害理除外。维护尊严，还是英雄气概，这就是勇气，是讲故事的人要传达的。

Joyce精心打造的现实主义美学，便是由他辅述的日常平凡生活，赏心悦目的呈现给读者。

Ulysses描述的Leopold Bloom, Stephen Dedalus 和Molly Bloom，通过潜意识神游Dublin一天的经历。Joyce将这三个人物，与Odyssey的Odyseeus，Telemachos 和Penelope相互应，既调皮又吊诡。

Ulysses的故事是发生在1904年6月16日，文本里的某些桥段就是Odyssey里某些桥段，相映成趣。T. S. Eliot曾说Ulysses是崭新的小说体例。

附身于虚构神话来体现人生况味。真实的人生，不会有条不紊，顺心顺意。通过与神话的嫁接架构，Joyce将平凡的日常事务，灵巧的利用神话与现实主义美学相衔接，变得那么的完美无缺。读Ulysses 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新鲜感。Leopold Bloom是Odysseus横空托世的载体，一个是Dublin 的异乡人，一个是神话里被放逐的流浪汉。这个Dublin异乡人周身痛楚负伤的壮汉，他丧失性机能，眼睁睁看着妻子与别的男人苟合，他还有丧子之痛，他咬落银牙和血吞，大段的内心独白，令人晕头转向的意识流创作手法，让读者低迴沉缅，一声长叹，欲说还休。

Odyssey里的神话人物有七情六欲，强烈的性欲，反常的性变态，不是亵渎神灵，却是脱胎换骨在Ulysses人物载体焕发生辉，文本是那么的贴近现实，只有一个有高度智慧的写作者在内心灵性领会之余，无需花哨俗艳的招摇，那么平和如实的描绘在白纸黑字里。

Joyce异乎寻常刻划人性的阴暗面是基于作者广博深厚文学修养，对读者是个严峻的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散发出的难于理解的氛围是举世公认的。

那个看来感情纠结负伤的Leopold Bloom，似乎已不可自拔了，但他先天的侠义心肠，危难时他出手援救酩酊大醉的Stephen，却掩盖不了同时存在的邪恶之心，他有邪念要玷辱那残废女孩，是那样的猥琐下流。他不露行迹去勾引别的女人，潜藏的报复心理昭然若揭。Joyce浮雕了一个迷茫，没有生活目的现代人的可怜又可耻的人生。看Leopold Bloom，阿Q的形象约隐约现。我在紊乱思维中，反诘Joyce 是否误解人的平凡生命，还是枯燥单调生活，同样能显现重大意义。

午夜梦迴，出现在Leopold Bloom脑海中种种幻觉，被警察拘捕，罪状牵强；当上市长，荣华富贵之余，被群众驱逐，落魄受难。他从酒廊里拯救的Stephen Dedalus误认为死去的儿子，同是天涯沦落，一个找到儿子，一个找到父亲，凄楚的人生，都有了急时的慰藉。Bloom 与Molly的夫妻关系，女的可以与人苟合，男的也可另结新欢，男女伦常颠三倒四，是否缠绕着Joyce的心灵，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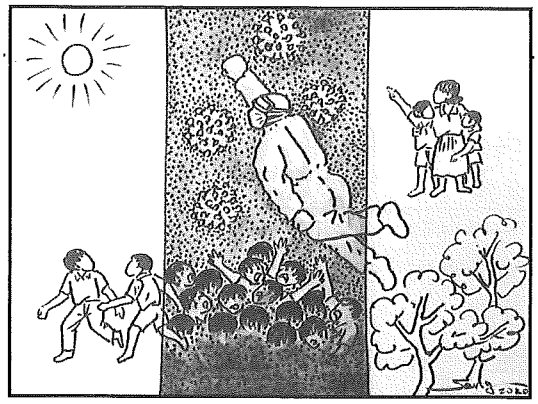
另一种的旷达放任。

Molly　的梦境有Bloom，有男友，有初恋人。因为Bloom，她邂逅了Stephen，在迷离中便与Stephen发生性关系；她有心灵上和性欲上的满足。Joyce笔下的查泰莱夫人，偷情，男欢女爱。

用诗意的语言，多层次的寓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Joyce给一个个行乞者披上了皇帝的新衣。我们会生气，任性固执，我们会失业，被炒尤鱼，被激怒，被背叛，疾病缠身，面对生活中频发的穷愁潦倒；在失败，在邋塌，在罪恶里颜面尽失，我们还能站立不倒，尊严还在的英雄感，是Joyce笔下散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美感。

Leopold Bloom算不算一个英雄，Bloom心灵的苦痛创伤，逆来顺受，却勇不停息的搏斗，誓志要争取的快乐，那才是文本要传达的讯息，那也是一般人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Joyce精致的布局，人生是平凡的，人生至高的美感也是从平凡而来。

注：禁足令不出门，再翻读James Joyce 的Ulysses，这位19世纪末活到二十世纪初的爱尔兰作家，他的著作多是经典，再看今天当代自封现代派什么，什么的，也不觉得什么什么。“独特性是天才的第一种属性”，再读以后层出不穷的现代派小说，都逃不出Joyce 的独特性，在窠臼里翻来复去，余勇可贾！



向冠状病毒的前线医护人员寄以最高的敬意
（吴东昇）

（二）2020年3月4月

病毒窜扰寰宇
唾沫
肢体接触
都可引毒 上身
人是Covid-19载体

Lockdown
居家令
封锁令
禁足令
我们不懂

酒照喝　舞照跳
大麻供应不缺　照抽
拥抱　做爱
极乐世界
人权　民主　自由
嚣张
喉痛　痰上颈
咳嗽　上气不接下气
垂头丧气
慌张寻医问药

医护人员张惶失措
口罩缺货
医药短缺

呼吸机绝无仅有
医院病床人满

头头政棍
厚脸皮　心狡诈
白沫卷着两只鼠眼　惺忪
两片薄唇　一开一合　“嚼舌头”
自吹自擂
不忘抹黑嫁祸

病毒患者五字数
　　天天上升
病毒死者四字数
　　天天上升
那只是个数目字
死亡人数我说了算
我有神医妙药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
缺钱开印钞机
失业的人排队领钱
什么事不可解决

因为
我是世界第一
我是超人Superman
无所不能　无所不为
主也护我

行管令下的日子

◎ 高秀

疫灾爆发时就是不一样，没有地动山摇或飞沙走石，也没有骇浪翻滚大海；一如其他疫灾，新冠肺炎的蔓延就像网撒似的，跨州越洋，遍及世界各国，少有或无可幸免。稍有不同的是，它只通过飞沫传播和群聚接触而直袭人体的肺叶，掀起一场狂澜般的全球性浩劫。

它其实早在2019年岁末就隐秘地出现了，那时还未有COVID-19的命名；从武汉开始肆虐，渐渐的，它在万物之灵惶恐中所知道的冠状面目愈发狰狞和妖魔化。紧接着，抗疫行动的号角吹起，像发动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争；不见硝烟，只知道空气中氤氲着一种诡异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氛围，感觉随时会失去一切，抑郁而又焦虑。

2020年初适值农历庚子鼠年伊始，坊间正回荡着过春节、迎新年的歌曲；巧用“鼠”的谐音字“数”，高唱“数不尽的财宝”或“数不尽的欢乐”等等颂词，声声祝愿鼠年大吉。但在同一期间，另一边厢的武汉已因肺炎疫情的扩散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阻断汹涌的春运人流、居家隔离、社区全面消毒、速建火神山医院到封城，过程惊心动魄，已然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原来鼠年并不吉利，贺岁歌变调了。

记得大年初二那天，小女儿返台，我一家赴狮城机场送行，途经达士关卡，须经体温检测；只见相关人员一脸严肃，工作一丝不苟，让我感觉到新冠肺炎逼近了。心里又想:大马也曾遭到沙斯(SARS)及立百病毒(NIPAH VIRUS)的蹂躏，记忆犹新；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岂会掉于轻心?

终于，行管令下了，在三月十六日晚，我守在电视机旁看新任首相的直播宣布。

行管令下的我，日常生活又会有什么波动呢?

记忆中，我只在五十年代初有过限行的经历；那是紧急法令时期，我居住的小镇属黑区，白天可以自由行走，傍晚六时起至第二天早上六时就不得外出了——就是宵禁啊!处在英军和马共对抗的岁月，村民们都对四围的带刺铁丝网和各个角落里的强烈探照灯光存着莫名的阴影，而夜里的死寂，让远处的犬吠声显得有些凄恻。当年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学生，晚上也没什么去处，因此没多大影响。至于1969年513事件的戒严令，由于小镇距离雪州和吉隆坡一带很远，没受到波及。

倒是这回的行管令，让我体验到类似“软禁”的滋味了。随着疫情的未见好转，行管令一再延长；又似乎是意料中事，大家也不讶异，但愁绪就是挥不去。在行动管制下，日常生活确实产生诸多不便；在所谓的四大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中，衣和住没什问题，食和行就“首当其冲“了。

行管令在三月十八日才正式开始，像获知什么不利消息似的，大家都紧张兮兮，接着就“一窝蜂”起来，纷纷涌到商场抢购食物和日用品。我们一家岂能例外，也提前一天去添些干粮什么的；到了百乐泰广场底层的鲜菜肉兼杂货中心，惊见收银处已经出现了两排长长的人龙。

不想花费时间，于是转往邻近的“特易购”，一样是人潮不息，而且有些货架快要空了，霎时间“大开眼界”。

我是个退休人士，原本赋闲在家，只是有时候不能免去一些俗务的羁绊，需要驾着车到处兜兜转转，自己也乐得好像有工作做的样子。知道行管令的最大目的就是阻断人流，因此几乎所有的商店都休业了；而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和朋友常约早餐聊天的日子暂停了。一杯咖啡乌、一片烤面包外加一碗干捞面的口福总是惦着；还有就是天南地北的话题，常常自诩为“前辈”的我们，谈笑之间不忘借古讽今，不乏“想当年”的情趣。所以，现在——就每天早上啊，总是“若有所失”。

行管令规定车上只能有一个人，我外出买东西，老伴就不能跟随了；就这一点，她很有意见，但也只能遵守法纪，无可奈何。过后我就全然奉行“不要外出，待在家里”了；一方面也是不想拂逆子女们的劝告——他们都一直提醒两个老的，说什么抵抗力弱、没有安全意识和缺乏危机感等等，还真当爸妈什么都不懂似的。

家里有老三在，行管期间，凡是有关吃的喝的，都由他驾车出去购买——也就是替代老妈子的工作。可他也不太容易，因为每次出门都得承受老妈子的一轮唠叨式的叮嘱，说什么苦瓜不能太熟啦、一定要甘榜鸡甘榜蛋啦或不要买到过期猪肉啦等等，不一而足；老三有时会回顶一下，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嫌这嫌那了。很显然的，这一来一往的对话说明了两人的心情都不好。

老三住过医院，旧事难忘，因此每当染恙或社区出现传染病时，他就会产生精神焦虑；例如不久前听闻隔街有蚊症患者，他就十足像个紧张大师，把市场上各式各样的蚊油、蚊香和灭蚊器等都买回来，一应俱全，分置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与蚊子作全天候的对抗。这回新冠肺炎疫情更让他心神不安，很早就备妥75%酒精、洗手液、消毒剂和口罩等等；每次买菜或打包食物回来，总是先在屋外把塑胶袋、盒子以及钱包等消毒一番，然后洗手、冲凉和换衣服，一副“如临深渊，小心翼翼”的样子。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过于恐慌了。不过，后来我读了一些防疫贴士，知道他的做法是对的。

因为不准许跨州越县，大女儿就不能每星期回家一趟了。老二持有新加坡工作准证，出境来回要有十四天的隔离，只好选择滞留并等待复工。老三不能前往吉隆坡，约好的工作检讨会议受阻。老幺远在台北，安排好的歌乐活动都叫停。如此这般，家庭状况有了一些变动，但短期内生活影响不大。和其他为人父母和做子女的一样，在行管令期间，就是十分担心亲人面对疫情的日子怎么过。还真庆幸当今科技发达，我家没隔几天就通过连线视讯见面，仿佛一家团聚一般，各自报告近况，互相关注；无奈之余，就只有等待雨后见彩虹了。

老伴没能力上网，也因为手机屏幕小，不喜欢看脸书等社交媒体转发或直播的资讯，但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如何，同时想知道行管令下所引发的一些民生问题，于是追看电视新闻；时间一到，沙发上就有她的踪影。记得509大选后的那几个月，她感染到“变天”的喜悦，一直想看看几个新科部长的风采和国家的新气象，因此不错过每天的电视华语新闻——俨然换了一个人似的，因为平日她只看连续剧和综艺节目。这回有关行管令的报道又让她驻足电视机前，甚至对各国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都特别留意，显然意识到疫情与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了。

关于行管令的新闻属于重点播报，看后真有感触。每当全身防护装备的医务人

员出现在画面时，就禁不住肃然起敬，因为身陷险境的他们需要超大的勇气和忘私的精神才能完成拯救生灵的使命；那是人性光芒的散发，十分难得。相反的，在需要全民配合的关键时刻，却有不少刁民枉顾行管令的规定，所作所为都似蓄意的添乱，教人摇头。我看到长官们在镜头前请求人人自爱自重和给予合作，近乎苦口婆心；有时候新闻主播们也会插上一两句，很诚恳的提醒大家防疫要心手相连，共度风雨。这是怎么了?刁民的人品素质和零忧患意识都是抗疫行动的逆向，影响可大可小；幸好这只是一小撮人带来的缺憾，就当是“反面教材”吧。

趁着“禁足”带来的闲空，我确确实实地整理和清除了积留下来的一些文件、草稿簿和参考资料等。说确确实实，就是“狠了心”，把那些曾经舍不得丢弃而又不时勾起旧情怀的纸件物品一股脑儿给废了。其中有好几本大大小小的草稿簿（精装及平装单线本子），都是我在中学和师训时期涂涂写写的，真没存心要留作手迹。至于文件，不外是教育局的委任函、新薪金制计算表、表扬状和公务员房屋贷款申请表之类，都是“过眼云烟”了。还有一扎是我在不好意思拒绝的情况下替人代撰的特刊献词和演讲稿等，真有许多堆堆砌砌的应酬文字。没多大意义。最大块的是各种各类的影印资料，曾经是我工作时的最大依靠，如今上网查询方便，何必留着呢。

一位同龄的朋友来电说闷得发慌，我建议不妨看电视连续剧——我平日其实不喜欢这么做，因为担心耽于追戏而误了其他事情，而且坐多动少，对身体不好。这回碰上行管令，确实有较多的余闲，于是就从网上选了两部由文学作品改编的中国电视剧来欣赏。之所以从文学作品着眼，最主要的原因是闻名已久而未曾读过的原著，想藉戏剧的呈现去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一切；另外，我较喜欢具有“文学味”的片子，那隽永的对白、细腻的情节和诗化的意境，足于让我寻思再寻思。

我看的是《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原著并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故事发生于陕西关中平原，讲述白家和鹿家的三代恩怨纷争，以封建文化、传统习俗、国家纷乱和民族情仇贯穿其中，充满乡土气息而又紧扣清末民初到国共内战的时代脉搏，可说剧力万钧，气势磅礴。我喜欢该作品的写实风格和深沉的历史内涵；全长七十七集，一气呵成，显见制作组、导演和演员们的尽心尽力。真巧，剧里也有瘟疫肆虐的场面，那染疫农民的哀号和无助的眼神，很自然的加深了我对新冠肺炎的恐惧。

另一部是《四十九日－祭》，源自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由作者本人负责编剧。全剧分四十八集，以日军侵华及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几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和几个风尘女郎躲在教堂里避难的故事。她们在烽火连天、哀鸿遍野的的日子里看到暴戾的人性和黩武者的野心，见证了战争的惨痛代价。剧中的对白不乏哲理，刻画了各个角色对生死、爱憎和尊卑等观念的诠释。此外，作品也强烈反映了苦难人民对国仇家恨的揪心和忍辱偷生的煎熬，看后深受触动。

因为少了相约早餐时的欢乐，几个老朋友寂寞难耐。就在前天，其中一位心血来潮，请他的长孙帮忙在手机上设置连线视讯，让大家“见见面”。当上下左右的方格子出现各个身影时，一种“隔世重逢”的感觉就产生了；大家互问“你还好吗”，关心切切。刚好是在下午茶时间，于是其中两个亮出咖啡杯，一个出示自制加耶面包，我高举一小桶梳打饼；就在这一刻，不知怎的——啊不，很自然的。大家高高兴兴的大笑起来。这不是“苦中作乐”吗?原来行管令下的日子总有一丝难于

言喻的无奈。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但有些地区的疫情仍然堪忧。现在是行管令施行的第三个阶段，人流限制更严紧了，各行各业喘呼呼。待在家中，仍觉耳根不清净，因为社交网站真假讯息纷沓，总让人处在信与不信之间。偶尔到栅门外看一看路况，只见所有车辆停摆路旁，没有人影，就连花枝和树叶也不动一下；真的没听到任何声音，这样的静很影响情绪，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心里不怎么舒坦。不过，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一个百分百的“宅男”，我发现自己还是跟数码时代脱节了；我想我真要认真学习利用银行的线上服务，也要体验网购的安全和便利，而且准备在疫情过后去申请一个电子钱包。

一切都会过去的，许多名士和艺人都这么说这么唱；因为还有明天，更有可预知的经济萧条景象，所以大家必须为“劫后余生”储存一些鼓舞的力量。各自保重啊!但愿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并期盼疫灾悲歌能早日谱上休止符。

（2020年4月）

圆的不是方的

◎柳舜（新加坡）

方的不是圆的。圆的，当然也不是方的。

方形四个角。旁边加个方，成了八个角。闽南谚语有云：三尖六角，角角伤人。可见角愈多，战斗力愈强。

方方过去写了什么书，干了什么事，地位有多高，我不是湖北人，一向朦查查。直至方方事件演变到“方方现象”，网络群情鼎沸，一本日记居然化身为一支利刃，利刃执在西方大出版商手上。随时可用来拗曲疫情肢解中国。果然好家伙！神通广大！我赶紧“补习”功课，遍寻网上新旧资料，外加60篇日记的一部份来读，想多知道些来龙去脉。

方方说《武汉日记》首篇发表在财新博客。1月23日武汉封城抗疫，两三天后方方的日记上网了。

方方记，写了十几篇，有人开始批判我。又说，纯粹是记录，很随意，记录一些个人的悲伤，熟人和亲属的死亡。

人们怎样批判她？她告诉记者：他们拼命说我足不出户，都是“听说”，其实互联网时代，足不出户（还）是能通过网络知道很多事情的，这是常识。

诬指疫情自武汉扩散

武汉4月8日解封。全国上下以至海内外一片欢呼。

解封讯息爆放。此时，美国和若干西方国家疫情迅速蔓延，猖獗，形同失控。

为转移视线，撇开责任，美国政客伙同盟兄盟弟，先后散布既非科学也非医学的论断，硬指疫情始自武汉，怪中国蓄意隐瞒，一些跟班和马仔蠢动跳踉起伴奏，其中有政客、律师、议员、团体，鼓噪着要利用本国法庭，提控中国延缓疫情的通报，要中国赔偿数万亿数十万亿的巨款。

群魔狂舞的同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仍在孜孜追究冠状病毒如何来袭，不同地区何以有不同品种，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是怎样的，东西方该怎样联手防疫抗疫。

一方不断叫嚣、造谣，另一方积极工作，加紧研发疫苗和药物。

网上方方日记的论辩，本来已近尾声，这当儿消息传来，《武汉日记》的英文版、德文版，很快就要上市发售了。

一般上书本译成外文，设计、印刷、发行一连串事务，非几个月时间不能竣事。哇唠，如此飞快就办妥一切，想是老早做了全盘规划。方方太厉害、太有本事！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该有一组人从旁拱抬，把一本“不过尔尔”的书推向世界，抄热起来，做什么？难道有意配合国外和反华势力的“判定病毒源头”排山倒海的操作吗？

夸大听来的不实消息

稍早时，某些论者认为作家应有“言论自由”，作家有权利“表现阴暗面，不写光明面”，方方坐家书写难免反映若干“有人说、听说、医生说”的不实情况，不能过份责备，她的日记是很多人爱看的。

如今获知外文版即将问世，相当一部份原来袒护方方的同情者和“粉丝”，以年轻人为主，发出了严厉的谴责。

尤其是在外文版广告，副题和介绍上面，清楚标明武汉是“瘟疫中心”。人们又连想到：方方在日记中断然指责瘟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避写医护人员拼死救疫，不看全国男女以各种方式支援武汉，不在日记里给人们一点赞赏和抚慰，反而特意夸大初期救灾的混乱，夸大死伤的凄惨（“殡仪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夸大听来的不实报导。

然而，恰恰在解封之后，方方活跃起来，推出外文版，收割疫情斩获的名利。

左派身份又兼“公知”

方方是骄傲的。当了湖北作协的主席十一年之久，龙盘虎踞，根正苗红。

方方是兼具“公知”身份的左派。多年前出了小说《软埋》，有人评她借小说反对解前“分田分地忙”的土改政策。她反讥那些评她的人“极左”。

她说：我从来不会被他人绑架。我们的读者可以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出版外文消息泄漏后，方方沉默数日，后来由“粉丝们”回应各方面的挞伐：

一、自信的政府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指责作家。

二、一个强国不会因为一本书就坍塌掉。

首先，她的书不是“一本书”，书中“不实的，夸大的，专挑阴暗面的”悲情，扎成一把西方随时可用的“纸刀”。众声责骂，各有理由，绝非“无端”。

其次，不说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一本书、特别是缺点斑斑文词庸俗的这本书而“坍塌”。

方方和她少数粉丝桀犬吠尧，上面的“回应”一目了然。

作家没什么了不起

由体制甄选、培育，倒过来一再否定体制的优越。有人认为她“见树不见林”，不尽然。她似乎长成了“不反对不算好汉”的习性，心中结了胚胎，专责在垃圾堆、在黑暗处找写作素材，以这样的素材喂大她心中怨恨的胚胎。见树不见林经过时日磨琢，眼界必能宽放；可是偏见、成见和爱恨，可以“绵绵无绝期”地延展。

一个公认的，或者自封的作家，自满自傲“死穴”。

写作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心有所触，下笔成文吗？人家火箭卫星计算机已经百万里征空，你写的不外看到听到猜到感觉到的影

象，你遂心所欲幻想的狂想的夸大的，充其量是个人的“再创造”，缺少事实印证的叫做虚构小说，人兽交流阴阳错杂的叫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百年来人们异想天开，盼望作家群唤回“性本善”，塑造正大光明的新人类，最好当个大中小型的“灵魂工程师”。盼望几成绝望。

谈下去没完没了，回到主题。

文学变质英雄沉没

方方现象折射了圈内外多方面的现实问题。第一：什么时候起，人的生存意义缩减为“活着。赚钱。”。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吃喝玩乐水平的高低，成了衡量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标准。

第二：文学本质的扬善、去恶、抗压、反迫害、创和平、为正义献身、为后代牺牲……随着重商主义的泛滥变质了，隐没了。

第三：文学是引导儿童青少年走上正轨的最佳教学媒介。民间故事突出好人好事，里头有英雄，有妖魔、有正神、有报应。从故事到散文小说是个线形的链结。不知何时开始批判“高大上”，崇高落地，英雄沉没。人物于是三七分、四六分、五五分；作者各写各的，各展雄/雌风，各爽其爽。

第四：没有判断优劣的准绳，写作人凭自己的“认知”，自己的独创/首创发表文章，通过攀关系和使手腕炒红不成熟的、低级趣味的、有害思想健康的靡烂作品。

第五：影片卖座是好片子，书本热销当是好书。炒热销旺，写作速度加快，什么完整结构典型性格管它娘！有人炒隔夜饭炖隔周菜，就有人撬开过期罐头，加辣加蒜蜂涌上市，“色性奇”取代了高大上，俗文学踢走传统文学，百年经典墙边站，新书连同俊男美女玉照纷纷上架——作家在新世代读者中找到了打开文学多重锁的万能钥匙！

逮着机会写眼泪和死亡

在上述氛围中方方自觉鹤立鸡群，合乎常情。体制内的她，洞悉体制的不足，体制的缺点，是不是“过去时”她可不管。瘟疫来袭，不明性状的病毒四处延烧，上下各阶层仓皇失措，哈！她逮着了机会：写疫情日记，写领导无能，写乱七八糟，写阴暗面，写眼泪和死亡。

读者群有意见，指出日记中许多“听说”和不实。倨傲的方方听若罔闻，依样漫写，依样往黑暗面拾垃圾，没找到垃圾就闲聊姑姨舅妗的家庭琐事。

事态继续进展，由于临阵换将，政府处理得法，万众一心救灾，武汉以至全国省市的疫情严加控制，迅速缓解下来，人们紧绷的心渐渐宽松，局势一天天好转，迎来了阳光灿烂的“解封日”。

事情前前后后就这么简单，方方以一己的意志抗拒社会的批评，以“言论自由”的护身伞遮挡唇枪舌剑，她满脑子的“自己“，她的政治上的无知（希望是真无知），使她没觉察到日记里的不实与夸大，很可能为强敌所利用，进而“断章取句”，“剪裁取义”，借以诬蔑并宣扬“疫症始自武汉”的假判断。

写了几本书，当过主席或会长，同文学上的长进品行上的向善毕竟两码事。

文学造就了中外作家，奠定众多作家的地位。

作家却玷污了文学，以卑劣的作品糟塌自己的前程。

幽居遣怀

——幽居常日无来客，唯有潇潇风雨声

◎宋铭

因为冠状病毒肇虐，病疫日趋严重，政府终于在3月18日起，实行行动管制法令，迄今已经超过3周了。这二十多天以来，老伴时时提醒我要自律，除了数日出外一次，购买食物和日用品外，就要乖乖宅在家里，别萌驿动的心，以免违反管制令，遭受无患之灾。疫情的确严重，我这个平时喜欢四处趴趴走动的老头，连晨昏到公园漫步运动的活动也停止了，只好认真地居家过着“幽居”的生活。

自从冠状病毒的疫情逐日严重化，每天大部份的新闻都离不了疫情，其他的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的，工人就业情况的，马劳的，人民生活起居的，几乎一面倒都是负面的，让人读了看了，莫不心慌胆战，惴惴难安，深感未来前景一片茫然。我们的儿孙都在异地生活，只剩下我们两老留在边城，近忧远虑难以避开，无时无刻都在心头萦绕。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得过下去，如何遣怀呢！

“幽居”的日子，每天几乎是迟睡迟起身。迟睡觉，或因为看连续剧或电影而影响睡眠，结果隔天起身就迟了，心想无法到公园运动，早醒也做不了什么，不过起身后还是会做点软身运动，然后就等待老伴准备的早餐。每日的午餐晚餐，老伴很有心思，虽简单，却也有变化，只要根据她的建议买材料回来，她都会煮出好味的饭菜。其实在这非常的时期，有得果腹已算不错了，哪敢嫌三道四呢！以前，我几乎天天早上和老友相约吃早餐，老伴偶尔也跟随。几个老友，有时甚至十头八人，一个早餐几乎吃一两个小时才散去，日子过的十分轻松愉快。现在呢，一天到晚只有跟老伴相对，谈得对劲，相视而笑，谈的不对劲，怒目挥袖，自己走上楼去看小荧幕，而老伴则在楼下客厅看电视节目或溜手机。行管令未颁之前，平时都有亲朋戚友互访，现在大家只能靠手机联系，互通消息，互告平安，不过这多多少少也能协助排遣寂寞，消解郁闷。最近这些日子，天气虽闷热，但白天晚上都常有下雨，雨声哗哗，风声潇潇，平时不甚在意这种声音，现在宅家幽居，听起来却是诗意绵绵，所谓幽居常日无来客，唯有潇潇风雨声。

老伴向来有早起身的习惯，行管令未实行前，她常去公园做运动，回来后则料理屋前的小园地，种了些花花草草和蔬菜。现在她更勤了，因为从网页上学到不少栽种蔬果的新方法，让她雀跃万分。她在空的塑胶罐旁边开洞，罐里加了泥土，吊在树上陪栽番茄，豆芽，番薯叶之类的东西，十分方便，也不占地方。在她细心照顾下，过了一段时日，终于试验成功，有收获，让她高兴的不得了，当然我也有份享受她努力后的成果，除了赞许和鼓励外，也给她拍照分享给友人。除了早晨，黄昏她也忙个不停，在幽居的日子里，生活也过得充实健康。孩子们知道母亲生活有序，也就不太担心了。

我的生日刚刚过去，往年孩子回家，都会带我去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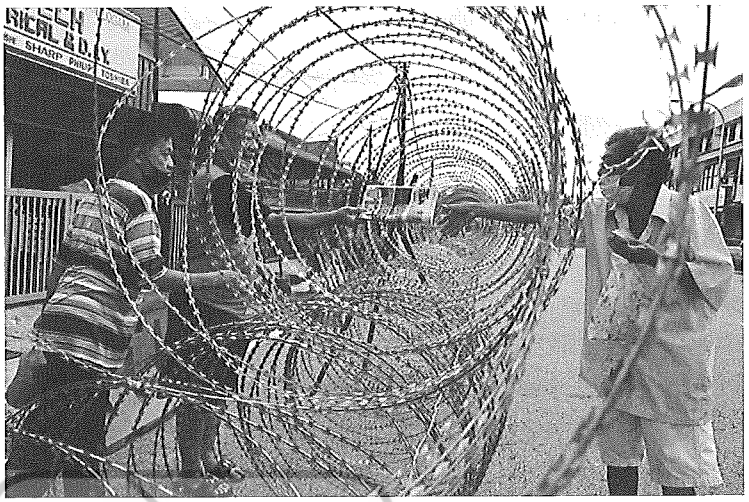
馆吃一餐，给我庆生，今年情况特殊，但老伴还是给我做了一道芋头糕代替生日蛋糕，再准备了一道蓝蝶花饭和叁峇辣椒佐料，盘边还插上一朵大红花，给我庆祝。看着桌面的食物，当老伴举起相机时，一股温馨的暖流油然从中而起，眼眶不禁湿了。隔天，收到远在英国的朋友寄来一首诗，是他为自己庆生写的，诗曰：“幽居常日无来客/唯有潇潇风雨声/女儿购糕置门外/隔篱自拍庆生日/困居仍思继征路/再迎凶浪斗人魔”。友人的生日与我相差数日，我们之间相距万里而互祝生日快乐，读了他的诗，不觉为其动容，虽然他也到了古稀之年了，豪情依然不减当年，自己真的自叹不如。（诗题：抗疫）

老伴每天忙她的忙，我却把一些时间放在看书和笔耕，给文友翻译他们的诗作，虽说翻译工作，很累很劳心，但翻译完成后，被刊载在文学刊物，就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在这段幽居的日子里，没有户外的活动，翻译何尝不是一桩优雅遣怀的差事。

行动管制令何时可以解除，没人敢说，目前疫情依然严峻，近期应不可期，幽居的日子还是要忍受下去一段时候，如何遣怀，纾解郁闷，就要看自己如何安排了。我相信只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雨过总会天晴，我们最终还是会看到蓝天白云的。

此疫绵绵无绝期

◎方怀静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悄悄潜入，这个不速之客趁着春运蜂拥的人潮，莅临武汉拜年。在人们尚未见其庐山真面目之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了数百人，逼得当局当机立断，于除夕前一天（1月23日）宣布封城，以阻断疫情蔓延。

其他国家以为这只不过是往年的一般区域性传染病，事不关己，于是热热闹闹，咚咚锵地庆祝农历新年。

武汉封城对抗冠病，我国不遑多让，一个月后（2月23日）来一个“喜来登政变”，推翻希盟政府，喜喜欢欢地登上第八任首相宝座，做了国盟新政府。大马冠病确诊病例由个位数急速猛冲至三位数，趁势攀登东盟十国榜首，双悲临门！

在政治动荡，疫情肆虐之际，幸好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冷静地挑起大梁，和他的医疗及卫生团队运筹帷幄，联合医护人员、相关单位及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与这隐形的敌人较劲、对抗。

万事起头难，尤其面对医疗配备如医疗防护衣、手套、口罩、面罩和其他检测用品等器材皆匮乏，幸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间出现许多暖心又感动的故事。

为了延缓冠病疫情蔓延，卫生部颁布了以下措施：

行动管制令PKP/MCO

1）3月18日–3月31日（14天）　加强行动管制令PKP Diperketatkan/ Enhanced MCO

2）4月1日–4月14日（14天）

3）4月15日–4月28日（14天）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PKP Bersyarat / Conditional MCO

4）4月29日－5月12日（14天）

5）5月13日－6月9日（28天）　复原期行动管制令PKP Pemulihan / Recovery MCO

6）6月10日–8月31日（83天）

行管令开始实行时，理所当然的生活自由顿失、作息停摆、街市冷落、百业萧条。人人心惶惶，对着无所不在，肉眼看不到的强敌，而且是敌暗我明，若是需要到卖场或商铺去添粮补货，难免不人人自危，步步为营，诚惶诚恐：戴口罩、搓洗手液、与人敬而远之，保持一米距离，严守卫生部发布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3月27日突然施行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柔佛的新邦令金2个甘榜领先被封村以遏制疫情扩散。第二个实施EMCO的是乌鲁冷岳双溪瑞的7个地区，接下来是吉隆坡的雪兰莪敏申组屋、马来亚组屋和八打灵旧区等地陆续被严密封锁。

卫生总监每日下午5时许在疫情发布会上不疾不徐，淡定地汇报当天的冠病确诊病例、累计病例、治愈人数、死亡人数时，大家的心情莫不随着数目字的上下起落波动。经过85天（截至6月10日）的努力，我国终于把疫情蔓延的曲线压平了，连续几天的新增确诊病例维持在个位数。

2020–4–15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被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赞誉为全球应对冠病疫情3位顶尖医生之一。

2020–6–4马来西亚在全球188个国家或地区中冠病恢复指数(GCI)排名第12。

2020–6–19国内的冠病康复率达94%。

新冠肺炎开始爆发时，各国称之不同名字，甚至有特意含着种族歧视意味的称谓。最后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COVID–19。接着欧美各国又为冠病的发源地众说纷纭，相互争拗，聒噪了几个月都未有定案。而冠病却径自大剌剌地任我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要畅游七大洲。人类肆意蹂躏地球，我以其人之道，像个变形金钢，不断进化变异来侵袭人类！还治其人之身。

横行全球的猖狂冠病不仅摧毁人类的健康和性命，更甚的是它桎梏了经济命脉。为了阻止冠病扩散，多国宣布禁足令、封城封国，结果工厂停工，商行休业，百业受挫，损失惨重，百万人失业，民不聊生。

2020年已经过了一半，冠病仿佛依恋无限，舍不得离开。6月28日全球冠病确诊病例已突破一千万大关，累计死亡病例逾50万宗。这场瘟疫堪称世纪大灾难。

此疫仿佛绵绵无绝期，但是为了生活，为了谋生计，人们唯有在解封不解防的情况下，小心谨慎地以新常态与冠病共存了。

2020–6–30于绿林

大瘟疫下的中文疫情

◎黄晶然

新冠肺炎全球爆发后，有如世界末日，加上本地管制行动也个半月了，不免略感苦闷，尤其因为向来爱看的世界新闻，如今几乎只剩一条：疫情。三个多月下来，真有些感到无聊了。而最为可恼的是，从电视频道播放而不经意传出的讯息，让我深为感受症候出现的是：中文似已同样病毒上身，疫情严重！无奈之下，唯有付诸笔端，聊表寸心……

就在昨天，美国情报机关发表报告指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而狂人总统却妄顾专家的研究，坚持己见，成为新闻焦点。本地某电视台的中文新闻报道时，说：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指病毒不是在实验室制造“和”基因改造出来的……

前些日子，某国客工在当地大批的感染，令人，尤其客工身处家乡的亲属，对该国政府会如何处置产生疑虑之际，该国总理发表电视讲话。他以中文说：如果你是他们(客工)的父亲，母亲“和”妻子……

一个人，可以既是父，同时又是母，也是妻吗？同理，病毒如果是制造出来的，就不会同时(对原有的病毒基因)又作基因改造。

窃以为，“和”应换作“或”才是正确。

一个看似最简单的“和”与“或”的正确用法，原来竟那么容易出错。六十代我在华文独立中学求学时，曾有数学老师对这两个字作出明白透彻的解说，让我至今不忘。六十年代独中的高中班数理课本都是英文，有一次或甚至数次，数学老师蔡成杉不厌其烦的解说and的意义就是：at the same time。这样一解，在句子里要用“和”还是“或”，就很简单了。

我不是语文专家，但数十年所读所闻，“增长”，“发展”，往往是用在正面事物，尤其是与经济数据之上，一向与病毒，瘟疫等坏事扯不上关系。但如今，包括某中文国际台在内，各播报员，却无数次把瘟疫病例或疫情与“增长”，“发展”，“进展”粗暴挂钩！疫情的“发展”，为何不用“扩散”或“演变”或“情况”？是三千多年有文字记录的中文词汇贫乏，还是用者漫不经心，缺乏专业精神?

没想到，却有一次，倒听到本地频道的主播报出来的是病例“增加”，让我不禁精神一振，仿佛看到中文疫情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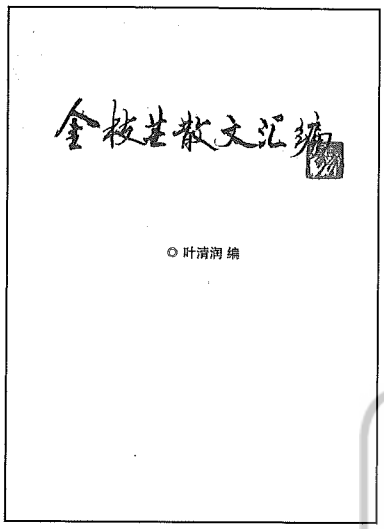
随手拈来的某国际台的其他毛病还有：把简洁的“截至”说成“截止到”（也可能是截至到），甚至有“太阳在曼哈顿桥上进行升起”的奇葩描述，以及把有了百年使用根基的“公里”弃之不用，而一味盲从英文改成“千米”，念出来常常便是三千千米，拗口又混淆。至此，也无须提起其他不胜枚举的低层次用词错误，免得与那些播报员的婆妈啰嗦一个样了。就不知，这一切，到底是该台的语文特色，还是正在蔓延的中文疫情?

普通电视台，我们不必对它们期望任何长进。但对于堂堂官方传媒的国际台，俨然权威，是不是更应该自我要求遣词用字，讲究严谨精准简洁，以求铿锵有力，方有资格成为全球中文电子媒体参照的准绳或学习的楷范?

疫情爆发至今已达五个月，在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和配合下，瘟疫在神州终于获得控制，已近平息，可是那中文疫情，拐点何时才能有望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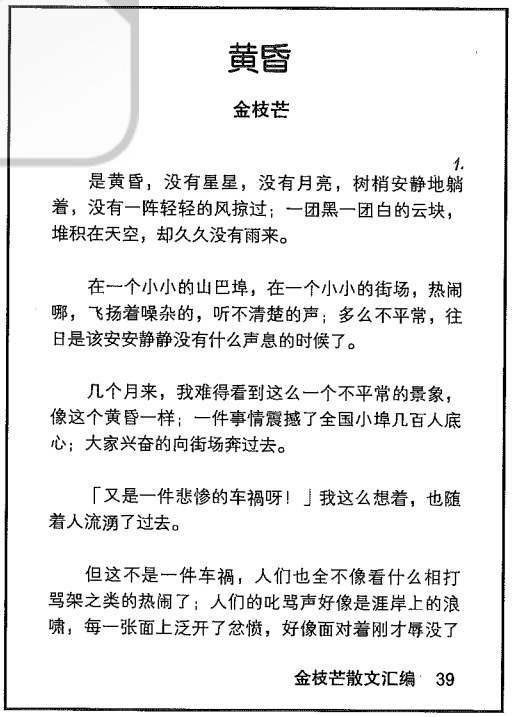
《黄昏》里的文化特色

◎驼铃



原名陈树英的金枝芒，于1936年中携同妻子周文琴，从家乡江苏省常熟县，飘洋过海到马来半岛上一个叫做督亚冷的小镇。这里的居民多为广府与客籍的锡矿工人，虽然语言不同，但爱国的心一致。加上他夫妻俩都接受过师范教育，旋即分别受聘为当地的同汉华文小学的校长和教师职。讵料隔年日军竟借故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即所谓七七芦沟桥事变。家乡从此音信不通，两人一时形同亡国的海外遗民。悲愤之余，不忘搦管呼唤各界团结抗日。文章手法不拘一格，散文中有白描有随笔，小说中有象征有写实。先以‘殷之阳’继而‘金枝芒’与‘乳婴’为笔名，但一一被视为马华新文学繁盛期（1937–1942）的主流之作，即抗日救亡。

由于方修先生后来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只收入其小说，不见散文。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当时身为博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叶清润因此设法蒐集，以供有心作研究的学者参考。经过一番努力，终在马大图书馆的微软胶片中找到17篇作品，并于2017年出版了《金枝芒散文汇编》。因为觉得珍贵，尽管时代语境有异，原文字迹又时有模糊之处，我还是耐心地逐篇拜读。其中《黄昏》一文所呈现的情境，还真令我遐思联翩，低回不已。而且，印象久而弥新。我不懂得该如何品评，说‘白描的经典’可否？谨照录于下，借供分享。



黄昏

金枝芒

1.

是黄昏，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树梢安静地躺着，没有一阵轻轻的风掠过；一团黑一团白的云块，堆积在天空，却久久没有雨来。

在一个小小的山巴埠，在一个小小的街场，热闹哪，飞扬着噪杂的，听不清楚的声；多么不平常，往日是该安安静静没有什么声息的时候了。

几个月来，我难得看到这么一个不平常的景象，像这个黄昏一样；一件事情震撼了全国小埠几百人底心；大家兴奋的向街场奔过去。

「又是一件悲惨的车祸呀！」我这么想着，也随着人流溻了过去。

但这不是一件车祸，人们也全不像看什么相打骂架之类的热闹了；人们的叱骂声好像是涯岸上的浪啸，每一张面上泛开了忿愤，好像面对着刚才辱没了

金枝芒散文汇编　39

〈黄昏〉原文《金枝芒散文汇编》

这可比作承载中华民族思想情感的玉雕，因为长期被掩埋于尘土而污损了。叶博士既不辞艰辛，进行发掘；我又怎能不用点心力，对这其中自己最为心仪的一件，加以推敲打磨与补缀。如有舛误，还望指正。

修补与说明：

1. 鲁迅在秋夜里看到的枣树是直指天空的，而金枝芒在那黄昏时刻看到的树梢却是安静　　地躺着，气氛与感觉截然不

同。为何如此，实堪咀嚼玩味。

2. 当年的白话文，不同地区的作者往往都不经意地用上各自的方言土语，跟经过不断改革与规范后的今天的模样一比，后者自然显得纯净明朗得多。这里的‘下缘端末’容或为当年普通话中的苏白，即今‘下摆’之谓。在这后面，则肯定脱漏了‘抹脸’两个字。一般上，多为手民植字之误，但也不宜见罪，这种工作的旷时费神，是今天你我都不肯干的。
3. ‘傍边’应为‘旁边’。
4. 日本侵略中国，是中国的仇敌，仇敌的货物，就是仇货。
5. 句末的‘也’字后面，应该还有‘震动了’之类的字眼。
6. ‘向’应为‘像’之误。
7. 揣摩推测多时，始终不得要领。恕晚辈大胆，建议索性删掉‘X嗖’。这样，句子不但显得通顺流畅，也看不出会减损可能有的什么原意。
8. ‘站X了一X’也许是‘站到了一边’。
9. 这个‘X’，应该是个‘群’字吧。
10. ‘至’或为‘止’之误。
11. ‘烈烈或’或‘烈焰的’之误。
12. ‘有’或为‘又’之误。
13. ‘着’或为‘者’之误。

金枝芒于1943年加入马共党组织，进行地下的抗日工作。1948年更进入森林，负起部队的文宣任务。一套称为《十年》的抗英战斗故事辑，即当年指战员间的集体学习之作。不论是个人创作还是甲口述乙笔录，但都经由金老修饰与润色，并作最后的取舍。规模接近百万言，计分十四集。作者连同提供素材者也

他们底亲人的恶汉。

几百个人围着一个粗大的圈，好奇使我费力地挤了进去，看见人圈心里站着个摆杂货摊头的老板，低垂着头，脚边三包毛巾玩具之类的东西零乱地散开着。有一个十多岁的满身弄脏了的孙子坐在上面，两腿以最大限度摆开着，喘着气，拉出衬衫的下缘端末[2]上的汗水；抹呀抹的，又抬起头来看看大家，投射去成人似的懂事的眼光，接着又憎恨地昂侧着头，看了看站着傍[3]边的人的那张低垂着的脸，就高高兴兴地，带点儿骄傲似的笑起来了。

有个人头上顶着一张凳子，嘴里嚷着让开点挤了进来，狠狠地用脚拨发了地上零乱的东西，放下了凳，站上了呼喊着使大家静了下来，他高呼着：

「我们商家为着也得爱国，组织了个会，大家商决不贩仇货[4]；各商家分日轮值检查大家的进货；没有检查会的截印章，自搬进店门的作仇货论，今天是轮到我和老方检查，他知道我有事出去，就去进货，拿了检查会的截印偷偷盖了，这种人……」

「汉奸！」大家不等他说完，几百个声音汇合成一个声音，吓醒了要沉睡下去的黄昏。

「打倒汉奸！」接着，来了个更大的巨响，把远远的山麓也[5]。

但在没有回响的老方身上，打击得更为凶猛：他的身子摇晃着，似地面在跳动着一样，两条腿索索地抖动着。

我底心头也传染着忿愤，而且像火一样在烧起来；敌人打得我们这样儿，狼心狗肺的家伙竟还公然在白天出现，但这严重的事件演出得似带点儿喜剧意味的时候，我又急忙地低了头，咬住了舌头，好容易忍住了笑，那时，叱骂的声音又像波浪在涯岸呼唤起来，这里那里，都有割掉老方的耳朵的叫声，而且跟着每一个高叫，总有一阵热烈的应和声。

老方像一只惊呆了的动物，屈转了背，抬起了头，木然在看着大家，接着，像突然的想起了那致命的事，忙乱而也迅捷的转过身去，对着孩子双膝跪了下来，连连叩头，但惊呆了的目光，还紧紧地看着那孩子。

「耳朵割掉了长不出的呀，做了这种丑事不是一世要掛在面上，向一个店家的招牌！阿谭。求求你吧！」老方的手太极拳一样向阿谭伸了出来，声音抖呀抖的，弄得有点听不大清楚；身子也抖呀抖的，像连跪也跪不稳了。

阿谭显得x嗖厌恶似的，推开了老方伸出来的手，站x了一x，指手画脚地骂了起来；之后，把站在凳上的人拉了下来，自己站了上去，像夸耀自己的功劳似的呐喊着：「你这种人真是狗」，不要你做中国人：敌人要灭我们国家，杀我们同胞；但是你却贩卖仇货，拿钱去养活敌人，让敌人买枪炮来杀我们，你以为我们小孩子的眼睛看不出什么吗？

阿谭伸出了食指的拳头，像枪刺那么指了老方，更高声地说，汗流着，气喘吁吁的，声音已沙哑了：「我看得出你鬼鬼祟祟的，不是做的好事；我叫你打开的包扎里……」阿谭跳下去了拉一张包纸和一个断面且小的口琴又跳凳上喊起来：「大家看，这里印，这里有标明敌国制造的东西。」阿谭跳下去向老方扑过去，但又突然止住了，喘着气乏力地骂了一声：「你汉奸」！

阿谭喘气稍好了些又摆出成年人要理论的姿势。仰着忿恨显得客气地，把头凑上老方问他：

「你为什么要贩仇货？」几百个人静思着在等待回答。「我买一次试试你们查得出查不出。」老方虽然做作得很勉强，但他终于是笑着接下去说的：「所以我会打开来给阿谭看。」立刻，在人x里一阵哄亮的喧吵的笑声爆裂了，四郊也喧声了起来。

「割掉他的耳朵，让他一世都给人家看到今天做的丑事；哼！还寻人家的开心。」人群中一个人吼着。老方揍的蹴了下去，双手捧着阿谭的脚，像孩子似的哇哇的哭起来了。人群又一阵爆裂了喧笑，我也捧住笑痛了的肚子，眼里流出泪来；但当阿谭严肃地，带点儿仇恨似的，沉着面看看大家，一种惭愧的感触袭击着我，我沉下了头。老方忽地站了起来，流着泪呜咽地说到他家里生意不好，所以会做出这种对不起大家的事情的时候；阿谭立刻严肃地叱责着：「贩仇货，生意会好吗？骗鬼，那一个中国人还会买仇货。」

「好吧！今天是我的责任；大家宽容一点。烧了他的东西算吧！」先前拿凳的那个人恳求着大家。我

不下百人之众。这可真是旷古未闻的教育工作。

其个人的代表作，当推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的《饥饿》。由于在接触到马列理论之前，金老早已经接受过包含儒道释的中华文明的陶冶，因此在那强弱悬殊的斗争中，他的气节与情怀所折射出来的色彩，也就显得格外纷繁而感人。不论是长篇巨著的《饥饿》还是这短而精致的《黄昏》，都一样叫人一读难忘。

附言：金枝芒先后采用‘周容’、‘周衣’、‘周力’为笔名，似在怀念始终滞留督亚冷，独自扛起抚养子女重任的妻子周文琴。他于1988年病逝北京，享年76。而周氏则于两年后在怡保辞世，年岁不详。自1948年一别，长达40年，未曾再见。一叹！

溜看看人群，人群在谈论着。有人说要烧，有人说要拍卖了赈灾。「去买一块钱火油来，」那个人拿出一块钱叫人去买油，有点愤怒似的坚决地说：「要烧。卖了，只有十九块钱；烧了，让大家看看这火烧，价值不至十九块半，同胞，今天是我的失职，我捐二十赈灾，算买老方这些仇货。」他说着，两手撑在腰肢上，显得有点豪侠的气概。

我也想说些什么，但身子不知怎的在抖着，怎么也办不到；人群里也不再发出争论的声音，货物放在街心，火油灌了上去，擦着一支火柴点燃了，就熊熊地烧了起来。「做这种好事，鬼摸昏了我的头。」在烈烈或照耀下的老方，凶猛地擎起拳打击着自己的头，像在报复一种深深的仇恨一样。火烧的更炙了，人群松开了一点，但都还面向着火，紧紧的向炎头投射的目光，像要捕捉什么；火光照耀着的面上，都有一种像由荣耀带来的骄傲的笑。又有一次老方打击着自己，呜呜咽咽认着鬼摸昏了他的头，我觉得憎恨他，有觉得可怜他；但也觉得高兴，因为中国人倒底教会了老方怎样做中国人，或着也教调着别人，别给「鬼」摸昏了头，捏杀了心！」

南洋商报《狮声》1938.03.26

回首来时路（10）

糖袋书包的记忆

◎翁诗杰

犹记得当年上大学时，我用了个糖袋改制的书包，既防水又实用。与同辈同学相比，他们当然要比我阔气得多。可我却从来不敢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要求过高。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马来亚大学。正值种族配额制雷厉风行的年代，我凭成绩能够列入首批录取名单已属万幸。几经折腾，社团的奖贷学金终让我免除了后顾之忧，更是值得万分感恩。

我不敢羡慕某些同学有车代步，尽管每天大清早我必须转乘两趟小巴，再从校园门外步行一公里，才到学院讲堂；下课时每每望着同学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的议论着哪家的馆子有新菜式上市，我会下意识地摸了摸书包里那包早已被讲堂空调吹凉了的椰浆饭，那就是我自备的外带午餐。书包里除了书本、午餐、电子计算器，就只有一柄黑伞，以备晴雨天之用了。那年头，平板电脑和手机尚未面世，电子计算器刚取代了计算尺，是工科生的必备学习工具。那也得要省吃俭用多少天，才能凑足金额。所幸的是，当时自己的“开源”努力没有白费。广播电视台的业余中文编剧兼差，算是我这段苦学生涯中的一份优差。眼看年迈体弱的母亲，日趋伛偻的身影，我打从心里害怕有一天她会扛不动整个家庭的重担。

于是周日的空档，成为了我笔耕创作赚取外快的黄金档期。一些同学仿傚台湾言情电影追寻校园恋情的生活调剂，于我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梦。生活像是一潭死水，每天量入为出的消费、每一趟拥挤的小巴车班、周而复始枯燥乏味的生活规律，谱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主旋律。我没有抱怨现实的权利，也没有遐想的空间。我只期盼飞逝的校园日子能让我早日投身职场，减轻母亲的重担。这种心情相较于当初憧憬走进校园圆梦的期盼，何尝不是强烈的对照！它也印证了所谓“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老生常谈。

整整四年，我那形影不离的糖袋书包，见证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期间，在同辈的攀比下，我容或也曾有自惭形秽的刹那，但母亲含辛茹苦、永不言弃要让我完成大学课程的心愿，却无时无刻在鞭策着我。那毫不起眼的自制书包，可蕴含了她几许的心血与多少个小时的辛劳！缝制这书包的一针一线，何尝不是她多年殷切期待的累积！

遥想当年她万里迢迢，远渡重洋来到英属马来亚与夫团聚，却没想到老来得子。老伴骤然病逝后，毫无谋生经验的她还得撑起整个家，母兼父职把我抚育成人。在她的视野里，或许与父亲的想法并无二致，只期盼孩子能修完中学，具谋生能力，即已功德圆满。更何况久居市井之地，孩子不随波逐流误入歧途，已是几近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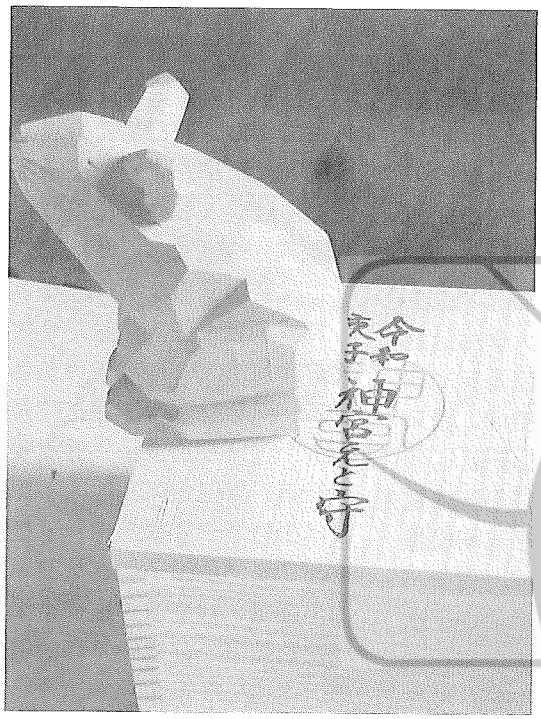
父亲病逝那年（1970年），13岁的我面临人生第一个攸关前途的抉择——卸下书包当童工，以帮补家用；还是咬紧牙关为延续我的求学生涯而紧撑开销。当时母亲正因为不想我年少辍学，才毅然母代子责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在她简单的思维里，她要家里出个中学毕业的孩子，是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也是父亲生前的遗志，只求孩子学好母语，兼通英文，在职场谋生无碍，即于愿已足。唸大学、戴方帽子等遥不可及的遐思，似乎跟我们的生活圈子永远沾不上边。

而今，母亲与我早已阴阳两隔，糖袋书包亦早已不知所踪。可这些在记忆深处定格的斑驳往事，却始终不曾湮没在流逝的岁月里。每次它的浮现，只加深我对亡母的思念，以及忠孝两难全的愧疚。

东瀛追忆

◎叶清润

（一）干支（えとeto）天干地支的吉祥物
——西田孝先生的礼物



今年春节前的一週，我收到了一个从日本寄来的小邮包，内容栏写着：one sword carving，我立刻便知道是“一刀彫**いっとぼり**Ittobori,今年鼠年的吉祥物。每年我的日本老师西田　孝（**にしだ　たかし** Nishida takashi ）都给我寄来的干支吉祥物。

而这吉祥物是伊势神宫的干支吉祥物是大有来头的。首先稍为讲述所谓“一刀彫”，它是江户时代后期的一种，不上色，单纯活用木头本身之美的雕刻，而“一刀”並不是使用一种类的雕刻刀，而是每一刀都用尽心思的意思。

神宫的“一刀雕”吉祥物是採用神宫林的楠材“**クスノキザイ**kusunokizai,这相同中国的传统珍贵的树种——楠树。

西田老师的家在三重県的伊势市，伊势神宫是与日本的皇室与朝廷的权威结合之聖地。

今年是鼠年，老师寄给我的便是“庚子”（**かのえ ね**）鼠年的吉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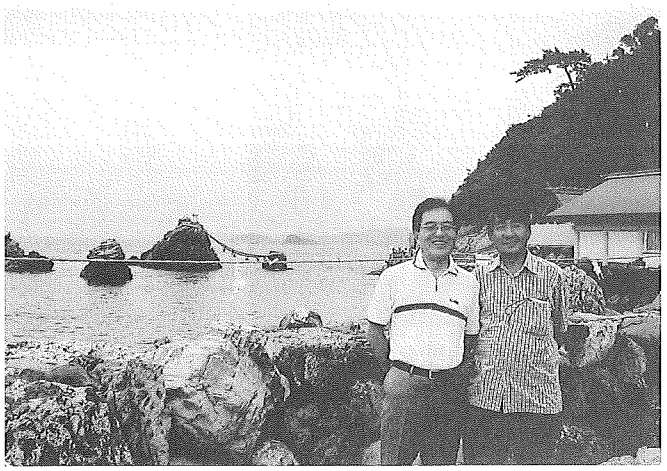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对天文地理的智慧创造了十二干支，日本也一直使用中国农历至明治维新后才採用公历，但对于“年”的称号仍旧使用干支的称呼，略解释如下：

十干（じゅうかんJyu-kan ）

甲(音読み)**こう**kou、(訓読み)　**きのえ**Kinoe
乙　**おつ**otsu、　**きのと**kinoto
丙　**へい**hei、　**ひのえ**hinoe
丁　**てい**tei、　**ひのと**hinoto
戊　**ぼ** bo、　**つちのえ**Tuchinoe
己　**き** ki、　**つちのと**tuchinoto
庚　**こう**kou、　**かのえ** Kanoe
辛　**しん**shin、　**かのと**kanoto
壬　**じん**jin、　**みずのえ**mizunoe
癸　**き** ki、　**みじのと**mkzunoto

十二支(じゅうにしjyuunishi)

子　（鼠**ね**、ne）
丑　（牛**うし**、ushi）
寅　（虎**とら**、tora）



（左）西田先生



（左）西田夫人（右）西田先生

卯　（兎**う**u）
辰　（龍**たつ**tatsu）
巳　（蛇**み** mi）
午　（馬**う**まuma）
未　（羊**ひつじ**hituji）
申　（猴**さる** saru）
酉　（鶏**とり** tori）
戌　（犬**いぬ** inu）
亥　（猪**い** i）

今年2020年是庚子年即鼠年，而日本也叫庚子（**かのえね**kanoene），只不过日本之算法为从公历2020年1月1日开始叫庚子年。而农历则从1月18日春节开始，如此类推。

当今日本人每年都很重视的一个节日叫**お**盆(**おぼん**boon)，已成为仅次于元旦的重要节日,全国都有约一周的假期返乡团聚祭祖，这等于我们的盂兰盆或中元的习俗，而他们只根据公历来计算，如今年日本的盂兰盆落在8月13－15日。

再说我与西田先生的结缘是在暨大日语三年级时，他是我们的外教日语老师，教导我们的日本文学，同时他是一位作家，他曾经送给我他的一本散文集《**まわり**道、**それも**人生》译意：人生免不了要走弯路。其中一篇以英文课题的杂文：Never too old to learn,他鼓励着终身学习的要旨。当我2005年再到东京国际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他特意从伊势来东京访问我,之后还协助我寻找资料和指导我修改论文。在日期间，我两次到伊势去拜访他,他更亲切的给我做了导游，参观了伊势的游遊勝地，包括伊势神宫、夫妻岩、世界著名的御木本珍珠島的海女表演潜入海里，将贝殼放入海中以及取贝辛苦的进行潜水作业。

留日的同学大概都知道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在1906年3月，鲁迅决心放弃医学转向文学，从仙台医专退学返回东京。作为分别留念，藤野先生将背面写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赠送予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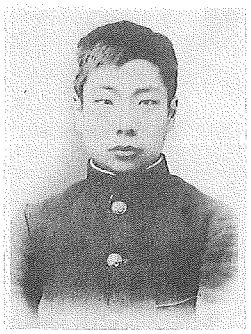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据说鲁迅一直把这張照片悬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作为对恩师的怀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激励。(1)

我与西田老师之间约20余年师生的感情是非常融和的，也是使我感激与鼓励的恩师，当翻开相册时，一样对恩师的怀念，在此耄耋之年，祝福西田恩师夫妇健康、幸

福、長寿。

今年是不幸新冠肺炎病疫之庚子年，让它快快的过去，迎接明年美好的辛丑年（**かのとうし**kanoto ushi）。我也冀待着老师的辛丑年的吉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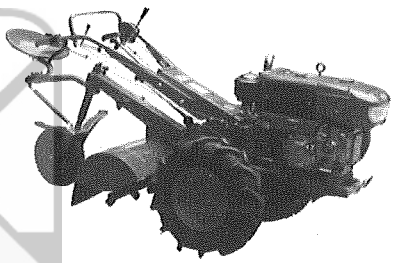
“断发照”，弘文学院时期的鲁迅



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照片

（1）《惜别的》（日）太宰治著，于小植译2006新星出版社，序前页之第二页（写真同样）
（Ref. 注（1）同样）

（二）耕耘机こううんきKounki 手扶拖拉机



惯例的上网阅读国际新闻，一则刊登于7月2日的凤凰网上的醒目標题，吸引着我：

王震从日本带回来什么，使毛泽东说：向日本民族学习

（大意）……1957年中日还未邦交。是年秋天，中国派遣农垦部长30人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行前，毛泽东、周恩来与王震等商讨此次之重点时，有人问王震，你是抗日猛将，此次访日怕不怕？毛泽东替他作答：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

……一天，代表团的车辆行进乡间公路上，一台正在忙碌的小巧农用机械，吸引了王震的目光，他赶示意停车，走过去观察，一台手扶拖拉机。王震反复询问用途，还饶有兴致地在驾驶座上坐了坐。回到车上说：这个手扶拖拉机，適用于我国的水田地带……

回国时，王震特地买了一台久保田手扶拖拉机和一些农用薄膜样品带回中国。王震向毛泽东汇报时，特地介绍了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薄膜技术。

毛泽东颇有感触，说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它既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性，又能非常敏感地接受外来的新技术。这点上，我们应该向日本民族学习……

上述提到久保田手扶拖拉机，也触动了我回忆的神经：

它改变了我人生的契机！

1967年，多虧公司派遣到日本久保田手扶拖拉机三个月的培训，回国后，总结的成果为以下的四个关键词：1，快。2，守时。3，礼。4，“漢字”

以上1、2、3都立即实践于行动中；然而“漢字”可是一个大学问，可非短期内可

以理解，而必须加以时日学习日语，最捷近的途径便是留学日本，然而老爸是新村开小杂货店的，要留学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唯一的方法便是“自修”！同时给自己立下了志愿：有生之年留学日本。

学习一种外国语文必须从字母的发音开始，如日本语的平假名、片假名的清音、浊音、半浊音、拗音和拗长音等，原定三个月内掌握它，然而因工作关系，停停续续，结果化了半年才能完全掌握了。再接下来的更遇到了文法上的困难：“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和“命令式”等，在自修上是很难攻克的问题，渐渐的对自修失去了信心，要实现学日语的目标，便如志愿中所说有生之年到日本去留学。要实现这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勤恳恳的工作，增加储蓄。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过去了，银行的存摺的数字已超过了Rm2万，这可勉强的去留学日本了。

当时已经是「三十而立」，对人生今后的立意和见解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1，出国留学。2，买下新村一木屋安居全家。

与全家经过多少的争论，最终议决：到东洋留学！

最终完成了学会日语的愿望，我必须感谢久保田手扶拖拉机的培训。

王震1957年从日本带回了一台久保田手扶拖拉机样机。1958年7月，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在中国诞生。由于它造价较低，小巧灵活，动力强劲，能犁耕，播种，收割，也能灌溉，还能跑运输，一机多用，被农民称为“多面手”。

目前，中国的手扶拖拉机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名牌产品。

马来西亚从1982年由吉打的代理输入中国手扶拖拉机，并因地制宜的改进，目前已成为最畅销的手扶拖拉机。日本制造的已逐渐的退出了本地市场。

纵观中日关系，因日本政治家的暧昧态度，如靖国神社的问题，令中日关系时冷时热；然而这经过了60多年前的报道还出现在最近的新闻上，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除了军国主义，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互相尊重与学习，邁向大同的世界。



马来西亚研修生纪念照1968年6月3日–7月13日，前排左一作者。



1964年公司悬挂的久保田手扶拖拉机广/告作者摄

江沙，一颗闪烁的钻石

◎谢伯校

我的家乡江沙，一个古老的乡土，一个山明水秀的皇城。它蓝山围绕绿水悠悠，间中流着一江春水。

清明节那天回乡，我站在拿督街河边，迎着清风，找寻儿时失落了的记忆。

阔别多年的霹雳河，两岸的水草依然一样茂盛，似曾相识的老鹰和燕子依然河面飞翔，那些神秘的水鸟依然出没在草间，岸边的舢板依然繁忙，他们好像图画里的景物，时间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我坐在儿时时常坐的板凳，往上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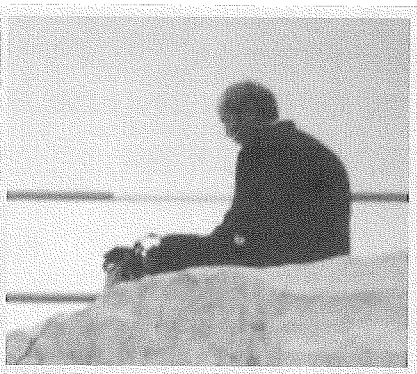
今天的江沙霹雳河面，绿水上耸立着一座拱形大桥，桥下的三个圆形大门，江水日夜不停穿流，小舟川行其间，诗情画意的景色更是锦上添花。

桥边的景色似曾相识，我问人，大桥那边是不是“kota lama”，“是”。啊！我的老家就在那边，于是我往左边的桥柱走去，寻找我儿时留下的踪迹。寻寻觅觅，屋子消失了，面目已非了，一无所有，无限的惆怅。

走下了斜坡，站在我儿时垂钓的地方，远眺下游的皇家山，白云下的皇宫依然托住了穹苍，银波闪烁的江水隐没在群山里，一样的空气，一样的阳光，而我那些同班美丽可爱的女同学呢?

江沙，它是一颗星星，暗淡无光的星星，为了环保不许发展不能繁华，但是江沙是一颗七彩熠熠的钻石，它不放出夺目的光芒，不引人注目，但是它有内在美，永远闪烁着令人陶醉清心凉快的光辉。

江沙我难忘的故乡！



老前辈

◎宋铭

有人说，终于走入没有亮光的，沉闷的日子，晚年的病痛与凄凉.....

一棵弓曲枯萎的树上，叶子逐日飞落而去，转眼，要光秃了。偶尔还会梦到翠绿如昔。

钻入回忆的隧道吧……那儿，往昔的，只有你可以独自品味。生活表层的所有颜色，绿的，褐的，红黄之后变黑的，給你荣耀或屈辱的，令你骄傲，使你卑微的，就慢慢在失眠的夜里清算。

行路，别惊慌张望，小心不能摔倒，可怜的老人，但只要一息尚存，走得动，我们就继续走吧！

（15/09/2019）

书生的独白

驼铃

人的一生，都在生活中不断接受教育和自我学习。认真看待问题的，经事长智；态度悠忽的，则难免重蹈覆辙而徒自惊忧。在这垂暮之年，回顾前尘往事，终究看请了自己，原来不过是眼高手低的书生，而且常常感情用事。拿笔可以，拿枪肯定不行。不知怎的，我老是记住："这是禽兽不会干的事！"这句责人凶残的话。

记得年纪小小，便会胡思乱想，满怀忧郁。那马来渔夫为什么穿得那么破烂？那印度工人为什么那么老又那么瘦还在找工作？爸爸和妈妈一天到晚挥汗如雨，到底能得多少回酬？突然日军来了，英军逃了，只见亲人在暗中奔走反抗。日军投降了，英军又回来，死剩的亲人却被抓了驱逐出境。强权就是公理。结果，这疯狂的世界，造就了我这个疯狂的少年。

实兆远南华1953年成功复办高中。校长坚持跟随槟城锺灵决策，以考取剑桥文凭为目标，而与董事部监学的办学方针大相径庭。1955年年杪终于爆发董教学联合要求撤换校长运动。我认为维护民族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公开带头四处奔走，劝请家长、校友签署支持有关请愿。结果事败，填写好的高中毕业文凭被扣押，翌年再受通知开除学籍。虽然仍拥有一张政府会考文凭可以求职谋生，但从此恶梦连连。政治部认为这是一个人才，尝试延揽利用。但当时独立斗争的烈火正在燃烧，那一小撮为虎作伥者，不免枉费心机。

为了摆脱纠缠，先到新加坡教书，继而又折返芙蓉协助友人开店卖书。在当局严禁中港28家出版物的打击下，眼见芙蓉书局已经难以为继，又自动退到小镇利民济重执教鞭。虽然没有什么作为，但却是一段令自己不时想起的日子。书店合伙人令兄茵斌君年前辞世，报上刊出大幅挽词"浩气长存"，堪称得体的礼赞。

若人人像他，敢于泼酒，相信华文教育不会亡。

1974年我终于被当局援引内安法令所逮捕，除了政治部的黑房和警察局的拘留室，也在甘文丁这所政治大学待了整整四个年头。若问我学得了什么，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倘真想了解，就请翻翻我的这些著作吧：《硝烟散尽时》、《沙哑的红树林》、《寂寞行者》、《华灯边上的寒星》和《风骨依旧》等等。

我不懂得怎样用枪，但自信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总是认为：犯错要承认，不要掩盖，不要老想伟大。人老要和气，要乐于和后辈共同研究新事物新思维，不唯我独尊，拒人于千里之外。前人说过：愈学愈发现自己的无知。你不觉得么？



八十且随缘

◎金鼎

今天，80岁不算老。但当你到达了这个年龄时，你环顾四周，发现好些朋友和同学已经不知去向，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啊，仿佛有点得天独厚。

能够年过八旬，依然健康，确是很不容易，我不禁要感谢上天的恩赐，不知别的人有否同感。对我来说，我有过两次的死里逃生：一次是使用热水花洒洗澡时触电，进了医院ICU；另一次是中了骨痛热症，住院十天，血小板骤降至14，就快到0，以致再次为自己的能否活着出院担心。

人家说，上了年纪的人，切切小心，不好跌倒，可能一跌就大件事。可是小心归小心，还是会跌倒，但幸亏只是皮破血流而已，爬起来再继续走路，真个是“自己跌倒自己爬”。

小时候，由于爱做野孩子到处溜闯，被太阳晒到很黑，妈妈遂给我花名“吉灵仔”，但我觉得我比吉灵人更黑，我是“塘虱鱼”。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烂贱鱼，能克服恶劣的生活环境求存。想起来，幸得上天给我做塘虱鱼，不是金鱼呀。

活到今天，不知年过八旬的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感觉人的一生就是难以自己，感觉“一切都是命”。强求无益，只得随缘。你的IQ更高，学历更好，但你的成果未必更佳，甚至差远矣。能不认命么？

我可以认命，但不肯认老。

有一天，我在吉隆坡武吉免登和朋友喝茶，等到要离开时，雨下大了。朋友冒雨去停车场驾车，我在店门前等他来接，而与几个年轻人排成一线。等了一阵，突然有个小姐跑过来，直将一把雨伞递过来给我，说道：“Uncle, 雨伞给你拿去用。” 我讶异，要道谢，但她已走远。为什么会这样？我在想，她显然敬老。我不认老也不行了啦。

想起来，人很奇怪。你六十岁左右时，不要人家叫你“Uncle“，七八十岁后，人家不叫你“Uncle”你会不高兴，觉得那是对你不敬。你觉得老是一种光荣，所以，在一幅画旁边，画家在名字下面要加上“九十叟”字眼。

是的，尽管老了要被他人作废，可是，老，有时却也可以代表价值。要是老人都属于陈年老酒或百年普洱就好！

180620

看《星期六》，想薛残白

◎柯金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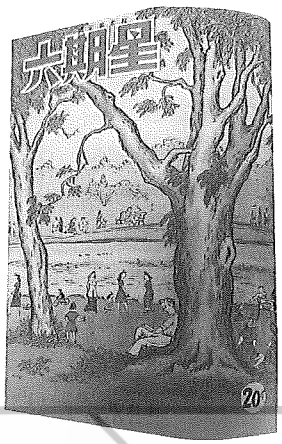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太平洋战争结束，新、马华文期刊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南洋商报先后出版《南洋商报丛书》及好几种定期刊物，如《南洋月报》、《星期六》、《文艺行列》、《南洋画报》等。

《星期六》创刊号于1949年9月3日推出，它是一本知识与趣味并重的综合性杂志，十六开本，定价叻币3角。虽然篇幅只有薄薄的二十几面，但内容丰富多彩，可读性高。因此甫一面世，即被读者抢购一空。徇众要求，印了第二版。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2.

重看《星期六》，不由想起薛残白主编，一位外形瘦削，叼着烟斗的资深报人。薛氏原名薛前璧，“残白”应该是“前璧“的谐音。1910年出生于福建金门，毕业于厦门同门书院。17岁(1928年)加入南洋商报担任校对和记者，开始写新诗、散文和短评。

两名编辑是姚紫和刘抗。姚紫，又署黄槐，原名郑梦周，是新马知名小说家。1920年生于福建泉州，1947年南来，任南洋商报出版的《文艺行列》主编，也是《南方晚报》“绿洲”副刊的主编。其中篇小说《秀子姑娘》一月内连出三版，成为本地文坛空前的畅销书。1969年担任新明日报副刊“新风”主编。



《星期六》周刊封面

刘抗是新马名画家，1911年4月1日出生，原籍福建永春。六岁随父南来，在麻坡落脚。中学毕业后赴上海美专深造，后留学巴黎。曾任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著有《刘抗文集》。曾出版《杂碎画集》，是新马最早出版的一本漫画集。

《星期六》版面编排美观，每期都采用本地画家的画作。这与姚紫和刘抗的精心策划是分不开的。

3.

薛残白以”残白“之名在发刊词中阐述了《星期六》刊名的来由及杂志的编辑旨趣。全文摘录如下：

”本刊筹备将近半个月，很荣幸的，今天得和读者见面了。照例，应该来个发刊词。

创办这本小小的刊物，既无政治上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共军的连战皆捷，席卷中原半壁河山，而称赞毛泽东风流潇洒，有儒将风。或是故意讥讽蒋介石的光头，秃秃不文。有点像袁贼世凯。可是我们总得承认，毛泽东确有文学的天才，一阕“沁园春”，万人争诵。因为事实总是事实，个人政治上的立场不同，也只是个人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歌功颂德“，或”落井下石“，并不见得高明。所以，我们觉得与其用美丽的谎词，向人们说教，不如用笨拙的忠言，引人共鸣。你以为对吗？亲爱的读者！

本坡的定期刊物，实在太少了。除几家日报之外，简直寥若晨星。京沪易手以后，国内一切杂志，停刊的停刊了，不停刊的也没有法子南来。精神粮食一经断绝，这沙漠也似的南国，更显得加倍凄凉。于是，我们邀集三五同事，倡办本刊。

大家的看法既然相同，并经报社当局的同意，即时毫无异议通过。

因姚紫先生写的《秀子姑娘》一版再版，而至三版，一时洛阳纸贵，名重士林。又以刘抗兄为华人美术会主席，素负时誉，所以大家决定请他们两人担任编辑，而余因在报界服务较久，各方情形较熟，可拉稿，可跑腿，亦躬与其盛，忝居编辑之列。实在是”聊备一格“，”毫无出处“。说起来惭愧得很。

本刊因为每逢星期六出版，所以就名做《星期六》。如其说，读书是正当消遣的话，则我们很愿负起这个小小的责任，使亲爱的读者，在每个周末，”一卷在手，乐在其中“。如果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星期六“，而误会到过去上海的”礼拜六“派，则吾岂敢。

以上当作发刊词。”

4.

这篇短小精悍的发刊词，写得亦庄亦谐，如以当时的局势来衡量，间中也颇有大胆、出格之处。

从创刊号的目录来看，《星期六》的作者有连士升、王仲广、谢松山、陈振夏、郑皆得、彭松涛、姚紫等，都是当时新马文坛的名家。他们当中不少还是《南洋商报丛书》的基本作者。

《星期六》取材范围，包罗万象，有国际风云、短评、传记、游记、体育专栏等。此外，它也刊登本地文艺创作，在培养本地作家方面，功不可没。

5.

《星期六》的出现，填补了本地期刊的不足，带给读者极大的阅读乐趣。令人遗憾的是，坚持了十余年的《星期六》出版至589期后，便宣告停刊。

主编薛残白从此改任《南洋商报》“商余”副刊主编，兼编《南方晚报》“咖啡座”版。有一段时期，薛老也插足过新闻版，担任“本坡版”及“马来亚版”的编辑。他自嘲是编辑部的“杂工”。1974年薛残白告老退休。2002年7月24日，这位在报界服务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名报人，在新加坡去世，享年92岁。

无数个星期六无声无息地过去了，然而《星期六周刊》和薛残白主编引起的文学涟漪，却永不止歇，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和启迪。

老师！老施！

陈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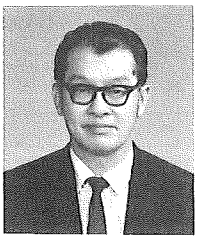
……在这多雾、多蝙蝠的小山城，他默默地耕耘，为民族教育撒下优质的种子，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为母语教育扎好坚实的根。

在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居銮和拉美士地区，很少人会不认得施炳文或　施炳文校长，人们给他一个亲昵的称呼—老施，一个不平凡的教育者。

他出生于中国，早年南来马来西亚，受过师训，在柔佛州华校辗转几十年。

一生勤奋，苦中作乐是他的写照。当早上的太阳刚从地面上爬起来时，老施已经在办公室忙着处理该办好的日常事务；等到黄昏降临用过晚餐后，老施却也会松弛身心到乡村小路去散步一趟。此时也，你会看到这位身体硬朗，声音洪亮的老施，一边走，一边频频与人挥手呼应。

“老师，老师，你好！”“　你好！”每走几步，便会有人走到他跟前或从屋里向他打招呼——老施的学生，学生的家长，老施一时应接不暇。　“你好，　你好“。他一面回礼，一面挥手。陪他一起在散步，我会随着他的节奏。　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路上的人向他嘘寒问暖，　我在旁边静静的聆听。



施炳文

分不出是“老师！老师！”还是“老施！老施！”两句话同样声调，一样亲切，已经融合为一。每次老施出现的时候，“老师！老施！…”的声音，此起彼落，在那乡村路上传开，飘扬在那黄土飞扬的居銮淘沙庄。

施炳文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曾向我说过这样一句幽默的话：“有一天我走了，就这样为我写墓志铭吧：灿烂星光来陪伴，一个快乐的穷教师。”　我无法了解他后来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他是一位风趣、令人尊敬的好汉、校长、老师、朋友，教育者。

“快乐的穷教师”，成为一句常令我怀念老施的话。他是一位有见解、爽朗、不分阶级的华文教师。他的生活起居俭朴，为人诚恳有礼，不拘小节，做起事来，却非常认真。他性格强烈，　有话必说，黑白分明。当他认为某事不对时，会坚持己见，和人辩驳得面红耳赤，直到找出真理。

他不为名利，不会阿谀奉承。他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非常执着，几十年来私下里对教育展开无休止的探讨，以期引领华教跟上潮流，与时俱进。他对教育的认知，有其突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在担任小学校长时，便经常和同事讨论研究教学之道。他说：孩子哪里有所谓愚蠢的？老师教不好，就怪上孩子，是老师自己失责！他反对设精英班，坚持有教无类的理念。他也强烈反对学校只是重视硬体建设，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几十年来，在这多雾、多蝙蝠的小山城，他默默地耕耘，为民族教育撒下优质的种子，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他协助母语教育扎好坚实的根。他曾是居銮一间小学的校长，　退休之后又被聘为独中的华文教师。那时，他和我同住在教职员宿舍，我还是一个年轻小教师，而他却是一位资深的校长。　茶余饭后，谈工作，论教育，天南地北，　都是话题，也经常黄昏一起散步。

老施也告诉我很多有关他早年的故事。他的家庭、妻儿都在中国，自己留在马来西亚只是为了一份为华文教育奋斗的使命，也为了舍不得离开一些结识很久的朋友，复杂的情结，　使他好几次想放弃在马来西亚的教育生涯，回去中国和家人团聚，但又几次改变初衷。

最后，他却令我感到意外，毅然要“落叶归根”，回去中国。　问他原因，他简单地说：“有关方面告诉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不能休而不退，照章行事。我没有了宿舍，就没有了家，只好知难而退。”他接着又说了一句：“为什么不能让我教到最后一天？”

大概是在１９８９年吧，他在回中国之前向我辞行，在我家住宿了一个星期，向我述说了很多往事。他写得一手好字，我提议为他办一个书展，筹募一些盘缠，却受到他婉拒。他送我一张写就的墨宝及数本珍藏已久与书法有关的书，我也买了一台精巧的录音机回赠给他。最后，我送他到梳邦机场，并用我的摄像机为他拍下临别的一幕。他在像机前向我挥手道别：“再见了，马来西亚。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他没有伤感。他再也没有回来过马来西亚。

23. 06. 2020 吉隆坡

群聊组

二炮（新加坡）

她与老伴合力创办一所幼儿园。多年的努力，幼儿园不断发展壮大，规模直追小学。去年老伴退下来，园长一职由她接任，凡事亲力亲为，尽心尽力。

这天晚上，她坐在客厅沙发上，聚精会神地滑手机。

“不要再忙工作了，放松一下，陪我看一会儿电视。”老伴放下报纸说。

“你看，我们园里的老师多好啊，后天有五个班要出游，中午时分回来，我刚在群组里说要买叻沙慰劳老师们，个个都说赞，纷纷发来信息感谢。”她把手机递给老伴。

老伴戴上老花眼镜，不只看最新对话，手指头还往下滑，看过去的对话，边滑边问：“所有的群聊组你都在里头吗？”

“我只在总群组。年轻人嘛，有她们的话题和想法，其他群组我在不方便，她们不敢说话。”

“你觉得她们个个都好？年底到了，个个表现花红都一样？”老伴话语中透着一股老男人那种沉稳、姜还是老的辣的味道。

“怎么啦，你看出什么了？”

“群聊组有意思，自己去琢磨吧。”

“老头儿，别忘了，你是顾问，教一两招吧。”

“你看，你每次发信息，总是这两个人第一时间就回复，其他人才纷纷跟进。”老伴指着手机屏幕说。

“这说明什么？”她一脸疑惑。

“这两个人的表现一般，不管你发什么信息，她们的反应却特别快。”老伴摘下老花眼镜，接着说：“这两个人已经成精，其他的还嫩、还在修炼。”

“不会吧。我还想给这两个人多一个月花红。”她说。

“先别谈花红，我们来个人心测试。”老伴说。

“怎么个测试？”她眨了眨眼问。

“现在还早，你发个信息给负责交通事宜的小红，叫她通知老师们明天要开会，不要放时间和地点，过一个小时私下问小红反应怎样？”老伴说。

她听完老伴的话，立刻发信息给小红。

一个小时后，她站在老伴面前，撅着嘴、默不出声。

“测试结果很失望吧。”老伴看了她一下说。

“小红的群组毫无反应、静悄悄的！竟然没有一个人问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她生气地说。

“这很正常，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只是糊口，不会太上心的。”老伴说。

“连那两个反应最快的也没回复，真让我傻眼！”她皱着眉头说。

“有些人，精明啊，你开口，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别人开口，爱理不理。”老伴说完，摇摇头。

过年之前，老师们都有花红，跟往年不同的是，没人领多，大家都领一个月。

冷眼旁观，亲身体会，相互结合，才看出什么是冷暖人生。

——编者

一首令人“永远向前憧憬”的诗

◎ 余振之

在那青春热血澎湃的年代，在那正派文艺蓬勃的年代，中国现代一些经典励志诗是我的最爱，但19世纪西方几位具有进步思想的诗人名作，也激荡着我的心灵，成了汩汩不绝的精神力量之泉。

万万想不到，有一天在旧箱中，竟然翻出一本沉睡了超过半世纪的剪贴簿。空白处赫然出现了我的年青笔迹，所抄录的诗，有德国海涅《我是剑，我是火焰》与《我的心，你不要忧悒》，英国雪莱《有力的鹰隼》、波兰密茨凯维支《航海者》、匈牙利裴多菲《自由与爱情》、美国朗费罗《人生礼赞》……，顿时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这些我曾反复吟诵的译诗，大多只剩下记忆中的片言只字，而深深烙印心坎的，除了裴多菲那小诗，就是俄国普希金的这一首经典。

普希金（1799–1837），沙俄时代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批判现实主义鼻祖，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俄国现代文学之父”。他因积极支持十二月党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的农奴革命，结果遭受先流放、后幽禁的厄运。幽禁期间，他结识邻近庄园三山村奥西波娃一家。他和奥西波娃女儿姬姬成为“忘年交”，这首诗，正是他赠给这位十五岁少女的纪念册题诗。

这首两节八行的劝勉诗，在俄罗斯不同时期的百年革命运动中，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尤其鼓舞进步青年们。五十年代，精通俄文的中国翻译家查良铮，也是著名诗人穆旦，把它译成语言朴质凝炼、声韵铿锵动听的现代诗。从50年代至70年代，这首洋溢博大激情、充满乐观精神、蕴含生活哲理的抒情诗，不但在神州大地为人们所喜爱，在东南亚，特别在我国，也给在逆境中奋斗而遭遇挫折的青年有所启示，有所砥砺。

正如其他古今励志名诗，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征途上，不论是面对那无边无际的炼狱的夜晚，还是面向那人心叵测的社会现实，这首哲理诗，始终是抚慰我灵魂的进行曲，磨砺我意志的最强音。

正值桑榆之年，壮心不已的我，在三年前振中群星之宴的舞台上，为当晚受褒奖的风华正茂的学子，作平生第一次当众朗诵这首诗。那情景，犹如历经风刀霜剑坚持理想的前辈，给即将展翅高飞冲向另一个生命之旅的后辈，送上语重心长的临别励言。

今年2月间，霹雳老友韩君，为“民主变天的果实”被“篡夺”而愤愤不平，并以这首不同版本的译诗“自慰”。惊叹“吾道不孤”之余，足见这阕经受近两百年历史长河浪花冲击的经典，是多么富有深刻现实意义底蕴，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让我们承传普希金的精神瑰宝吧！这跨越时空、跨越世界、跨越人类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2020年3月26日完稿

最是人间留不住

◎一介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我喜欢鲁迅〈忆韦素园君〉开头的一段话，不料江青竟也欣赏它，由美国人威特克(R. Wilkes)〈江青评传〉，开端就引用到——希望不要：“佛头着粪”！

在已经去世的老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亚顺兄和郭玉昇兄（以下恕不称呼），都是邦咯岛小学同窗。

亚顺和我同班，1955年小六毕业。他并非岛上土生土长的，大约念小四时才从槟城迁来。父亲原是当小贩的，因逢不景气，难于维持生计，听闻邦咯岛鱼汛大起，谋生容易，有不少外地人来“落户”，也举家迁来——今年，邦咯岛辟为免税岛，烟酒免税，许多人看好这一商机，会否重演鱼汛大起那一幕？他父亲在孤岛，只能在甘梦渔船当渔工。他身材魁梧，傍晚常和三五个住在大丸区的海南同乡，操着浓浓的万宁县口音，从我家前面经过，走去吉灵丸区的渔寮收网和吃晚饭（当年渔寮有提供伙食），这段路不算短，现在谁还愿意走呢？他们边走边谈，倒予人“逍遥自在”之感！

或许因为家口多，鱼汛不来了，身为长子的亚顺，约在六年级起便在大丸区后芭历史悠久的民昌茶室当“堂倌”，下午放学后，便去值班，约至七点才回家，做作业、温习功课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但成绩仍是顶呱呱的！

挨到小学毕业时，他的父亲有远见：捕鱼生涯难为继，儿子又会念书，留在孤岛，哪有能力让他过海升学，岂不误了他的前途？当机立断，那年年底，又搬回槟城，重操小贩生涯，亚顺也得于进入钟灵中学深造。他在小学时，本名“亚祥”，此时易名“亚顺”。

我们经常通信，他在信上提及的“社尾”、“万山”等名字，应是摆档的地点，住家也搬来搬去，什么“柴埕头”、“咸鱼埕”、“牛干冬”、“椰脚”……我觉得槟城的街名好怪。

我们有互赠书籍，他曾寄给我一本《江南春》，是收录陆蠡、靳以等人的散文，文笔极优美，另有槟华女中教师黄晚香著的《第三个月亮》……我则赠他《思前想后》、徐志摩的《自剖》等书。

那几年，学校风潮频仍，钟灵中学更在风口上！我俩算是“中间偏左”型，看到“开除学籍”的惨酷，那敢越雷池半步！他在信上说：钟灵左派学生，爱剪鲁迅式发型，唱《我们是文艺青年》：“我们是文艺青年，我们是鲁迅的子弟，鲁迅啊，教导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讲过同级有个前进学生（陈家X……多年以后，我从前辈作家金枝芒（殷枝阳）的讣告中，知道家X是他儿子。

1960年底，他高中毕业。（钟灵因为改制，中学只需五年）五年来首次到邦咯岛一游，送我一册毕业纪念特刊，幸未遗失，是珍贵的纪念品。他在岛上创办不久的“海星英文学校”找到份教职，当了约一年临教。

后来，他改到威省或吉打州执教，期间或有重考剑桥九号位文凭，1963年，进入吉隆坡马来亚师范学院（MTC）中文组就读。

1974年11月，他来邦咯岛派请柬，刚巧和我的结婚日子极接近，事情很忙，按华人习俗也不宜碰面，就互不出席了。

一向身体健壮的他，却不幸于1992年1月21日病

逝，享年积闰五十有四。夫人陈老师，是他的学生，两男一女，现在都都已壮年了！

郭玉昇，读小学时比我高一年级，后来在怡保育才中学又再同校。（他进大学后，易名“预声”。）

关于玉昇，原有许多事情可写，但因篇幅关系，就尽量“压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博览群书。我和他都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育中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我翻看许多好书，书末所附借书登记卡，都有他的姓名，那一套旧版本《鲁迅全集》，约十厚册，我在书架前翻了又翻，却不敢借，怕没时间看，他却全借阅过！这全集有一幅照片，是鲁迅留学日本时，与数位同乡学生合影的，其中一人是陈仪（公侠）。陈仪抗战时期担任福建省长，日本投降后派去台湾接收敌产，稍后出任台湾行政长官，“二二八事件”时是最高级官员，后调任浙江省长。他看到蒋介石政权气数已尽，暗劝受他资助到日本读军校、手握重兵的汤恩伯上将起义投共。不料汤氏竟向老蒋告密（按：蒋氏当时实已下野），陈仪即被逮捕、撤职，后被押去台湾处决。这张照片，在新版本中料不会收入。陈仪还是郁达夫“托孤”的人，郁达夫、王映霞婚变后，儿子郁飞即去投奔老上司陈仪，由他养育成人！

玉昇原本住在学校宿舍，大约1957年学潮过后，政府禁收寄宿生，便搬到文冬新村赖柏寿的家住。柏寿是育中顶尖儿学生，成绩优异，口才一流，1956年高中毕业，后读南大现代语言文学系。他家中有许多好书，玉昇又获益非浅。

1960年底，玉昇参加高中会考（从这年起它易名“高中离校文凭考试”，高中二学生也可参加），成绩辉煌，华文、英文、数学三科都获A！它只考此三科，每年全马三科A的人如凤毛麟角，不过区区三五人，报纸会特别报导。我依稀记得，历年考获三科A的，有育中的尤珠（男性）、雪隆的谢天平、黎族命（因为名字奇特，故能记得）等。我也去参加考试，主考是霹雳女中校长彭士麟（翠园）——当年政府考试，育中考场多由她主考。华文、英文没问题，数学因为课程纲要未教完，答来有点棘手。结果获ABC成绩，过关了！

玉昇凭会考三科A辉煌成绩，荣获琼联会奖学金，负笈南大政治系。每年只两三人获此奖学金，那一届另一获奖者是林明法，读数学系，是巴生海南宿儒林蕴光老师（著有《文苍集》等书）的公子。

当玉昇申请奖学金，准备深造期间，我因家贫，升学无望，只想赚快钱。前辈学长有在偏僻地方当临教的，讲起“校长兼校丁，上课兼敲钟”的苦哈哈生活，羡慕不已，尤爱去金马仑地区！无奈那时恰逢师资过剩，在彭亨、吉打都找不到空缺，只好乖乖续念高中三，寄望年底会考有更好的成绩。到了四月间，收到日间师训学院录取的公函，便跟母校“拜拜”了！

玉昇不久到南大读政治系去了。孙中山说：“政，众人的事；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人都认为前途无量，只有小学时代的账房（当年学校有此职）兼贩卖部主任符先生，外号“二毛务”（注）的不赞同，说“玉昇选错科系了，读到没有用的科目！”

我曾向玉昇借过颇多好书：如剪伯赞的《中国史纲》、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张弦、吴演南编的《西洋经济思想史》、谢征孚的《社会学》上下册……他也向我借阅过《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大众哲学》（艾思奇著，旧版本）、《苏鲁支语录》（尼采著）、《鲁拜集》（Rubaiyat）（郭沫若译）……

1963年底，我刚师训学院毕业，某日，玉昇与一位小姐，各踏一辆脚车，来到我的破木屋，蓬荜增辉，令我受宠若惊！（周来源与萧洋，倒是常客）以后，每有见面他都会一再提起某小

姐，我才明白他有撮合之意。再后来，听到“秘闻”他是她的仰慕者、暗恋者，但他在新加坡已有女朋友……那位小姐，眼界很高，终于越走越远了，但无论如何，我仍感激玉昇的美意！

他大学毕业后，定居新加坡，很少回到家乡，以后各有各忙，便不了解他的情况了。十多年前，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他应该是过着中上阶层的生活，诸事无忧，但这绝非他当初念政治系的意旨！如果仅追求中上阶层或更好的物质生活，那么当初在南大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或财务管理系不就得了吗？何必硬啃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人的专著？

附记：我写此文，文思顺畅，障碍全无，颇感骇异！难道先走了的人，也希望他们的事迹，为人所知吗？呜乎，老友！

（内部消息）

注：上文提到的符先生，倒非等闲之辈，琼籍老人相传，他是二战前夕、战云密布时，中国国民政府或特务组织“军统”的情报员或特务，派到新加坡搜集敌情的。抵达不久，一颗炸弹在他附近爆炸，大难不死，精神系统却受创，变得呆板、不灵巧。海南乡音又重，“二角五分”讲成“二毛务”，故得此花名，理账却极老练。在邦咯岛三五年，又回新加坡定居，终身未娶。

另一说：他在大学读过政治系，确是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人生百态的人。学生们只知道“二毛务”，不知其名。

偶遇友族情

◎ 章钦

晚上八点多，门前路上，喀喇一声响，我惊慌走向门外看。

见到一对马来夫妇，男的蹲在电单车旁，双手不断拉动车轮，我见状打开铁门，上前问他发生什么事。

他望了望我说，电单车轮不能转动了。我上前协助他推拉，车轮就是无法转动。他不懂修车，我也不会。

他打电话叫人求助，载他两夫妇回家。一会儿，一个年青人驾车到来。他说他的电单车放在路旁，明天叫人来修理。我见他夫妇说话挺有礼貌，我说放在路边不安全，可以放进我的铁门内，晚上我的铁门会上锁的。他静思片刻说，这不好，会打扰你。我说不会啦，来我帮你，于是就把电单车推拉进来，放在铁门里面，他就把车钥匙交了给我，说明天九点多会叫人来处理。

明天九点半，一个马来青年，骑着电单车来到门外，表示他是来处理电单车的，我就把电单车钥匙交给他，他说不用，只是拆轮去修理。他拿出工具，动手拆螺丝，一会儿就把轮脱了出来，说是轮轴的珠子破裂了，要拿去修理，等会就来安装，麻烦你了。当他回来安装好后，就通知车主前来取车。

一阵子，车主骑着单车载着老婆来，我把钥匙交回给他，他声声“特礼马加喜”，老婆就递过一包四粒橙给我，说是送给我吃。我拒绝了，但是她还是塞了过来，说是小意思一定要收下。

当我手中拿着那包橙，友族的热忱，让我非常感动，上前紧握着他老公的手。一个陌生马来同胞，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方便，他却感恩在心。这一份马来同胞情谊，我会永记在心，但愿友族情谊万年长……

有的时候，人间情谊不必刻意强求，只要拥有一颗善心，随意善待人，我想，人间自然就会充满温情，处处见喜悦。



◆看看

第一次進醫院

醫院如戰場

我這一生，得天獨厚，身體健壯，鮮少染疾。到了五十歲左右，才發現有輕微高血壓，在私人診所，每月去檢查，吃些血壓藥，也就了事。

自從我太太病後，一年多來，常進出醫院。對于醫院，好像是家，進出無常，將世界翻轉過來。太太患癌，到了晚期，難以治療，經過一年多的煎熬，遇到併發症，終於撒手西歸，我也受盡折磨，像打完最後的一次仗，慘敗而回！太太逝後，辦完了喪事，以為可以解脫了，鬆了口氣，過一段正常的生活，真沒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將它歸咎為命數，又似乎不太合理，說它是生命的規律，似乎合理一點吧？

首次進醫院

前面我說過，我向來很少病疼，可能是比較照顧身體，注意飲食，故到了七八十歲，身子還是挺朗硬的。怎知，太太喪事辦完一個月左右，我常感覺身體很疲累，兩腳沉重，頭暈暈，尤其是飽食後，情況更壞。一次到馬大看醫生，被醫生懷疑，可能是前列腺發生問題。

繼醫生幾次驗血檢驗後，將我交給泌尿科醫生診治。開始作逐項檢驗，定期檢驗了一二次內臟等，我的孩子認為進度太慢，怕延誤病情，遂送我到著名私人醫院治療。主治醫院詢問病情後，認為只有兩個辦法治療，一是開刀，二是打針，問我意見。我說：那項較好？醫生說：當然開刀乾脆，但索價萬多元，打針，每月費用千多元。我說：多久？醫生說：那不知道，看病情而定。我當機立斷，還是早點開刀吧！

開刀後病情惡化

大概是2017年12月，醫生為我開刀，然後告訴我，不必服藥，每月來檢驗一次。開始時，病情大有好轉，怎知三個月過後，病情復發。PSA飆升，又開始惡化，再過三個月檢驗，醫生說：不行了，你還是回到馬大醫院，一是化療，一是服藥（一種昂貴的特效藥）。又說你年紀大了，我不贊成你作化療，醫生說那種貴藥，每月費用需萬多元，如果你是公務員，那大概可免費吧？我聽醫生說後，未回到馬大，後來又到另一間私人醫院求診，看看是否還有其他治療方法。見了一位從馬大出來私院行醫的著名癌症專科醫生，他診治後，為我照了X光，花了萬多元，又為我打了一支針，花了好幾個千，叫我一個月過後回診，一月過後，病情沒有好轉，反而變壞，再過二個月，更加惡化，那醫生，沒有辦法，也說：你還是回到政府醫院吧！我在失望之下，回到家里，與孩子商議，只好決定回到馬大，作一系列的治療，看看生命還有多少回旋！

政府医院有团队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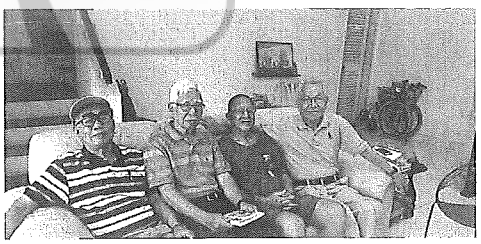
在私人醫院，我感受到，醫生雖也悉心治療，不過，一人作主，有些問題很複雜，須多方面的觀察檢驗。我的一個侄兒，是專科醫生，擁有兩個醫銜，曾經一再告訴我，政府醫院有一個治療團隊，集思廣益，而且設備較齊全，總是好一點的，可惜他遠在英倫，無能為力為我治療，而且私人醫院，收費太高，又一人治療，時間有限，有時十分鐘就診治完畢，不像政府醫院，有多次的治療過程，對病人較多關顧。

現在，我每月的醫藥費一萬多元，不能免費，因為是特效藥，聽說政府無法負擔，公務員也沒有優惠或免費。我的病情稍微穩定，我每月或每週，都須回院檢驗，各方面也算顧得週全，醫生也和善悉心，與私院的治療態度有些不同。

殖民時代醫院如難民營

記得，小時候處在殖民地時代，醫生短缺，護士奇少，治療制度不良，設備奇差，醫務人員極多態度惡劣，而且有盛氣凌人之概，醫院十足像難民營，進入醫院的病人，簡直是活受罪，現在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不過現在人口多，醫院病人常爆滿，醫院人員還是嫌有所不足，聽說新加坡一名政府醫生，每日平均要診治七十個病人，本國則須百名以上，外國貧窮地區竟達二三百之數，這是極大的難題，關係到國家經濟，雖然還有私人醫院，卻也幫不上大忙，因為私院，收費高昂，只能顧富裕者，窮人是難予求助的啊！何況人的壽命已日益增長，基于人道立場及政府政策，看情形醫療服務，已成為國家的一大負擔，須設法解決呢！

15.04.2019
寫于吉隆坡白沙羅



16.09.2019 遠方朋友來問候

（转载自《育才中学高中第八届（1952–1957）同学期刊》・第53期）

看看（吴均昌）先生千古

文苑星洲

《燼火》文学季刊

同人敬挽

文苑星沉

从此，邦咯岛再无那白发飘飘的美髯诗人

——悼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小说家马里姆·加扎利（Malim Ghozali PK）先生

◎北塔（中国·北京）

一，马里姆先生帮我们忙完第33届世界诗人大会就病倒了

6月19日，我接连两次接到噩耗，老友马里姆·加扎利（Malim Ghozali PK）先生因心脏肿瘤不治。虽然他的身体一直不佳，这些年尤其不健；但我还是感到惊愕。

2018年10月我请他来中国参加诗会，他那时的形象历历在目。

无论在哪个季节，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休闲的时候，马里姆先生几乎都保持一个形象（他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长头发，大胡子，除了眉毛，他头部的毛发几乎全都白了。他喜欢戴淡灰色的轻便礼帽（其实就是那种最简朴便宜的宽边凉帽），遮住他的飘飘长发（我只有一次见他脱帽，发现他头顶秃得比较厉害），额上皱纹很多很深。可能由于太累，他的脸色有点苍白，而且泛黄，由于脸型瘦削而显得更加疲惫；然而他的两眼却始终炯炯有神。他已经有点驼背，由于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天气热，一般人都穿短袖类衣服，而他一直穿长袖衬衣，袖子呢总是半卷着，下身则总是穿长裤。他的习惯性动作是捻他的美髯，讲话时则伸出微微弯曲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他曾去美国留学，英语很棒，声音小，语速快。可能因为病累，他很少说话，也就几乎没有说过废话。或许也是因为病累而且忙乱，当然也因为他清净节俭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从不胡吃海塞。他是虔诚的信徒，绝对不占一口酒精饮料。

我跟马里姆先生结识于2013年11月马来西亚霹雳州。那年，我们第33届世界诗人大会由霹雳州政府承办，举办地是霹雳州首府怡保市和风景绝美的邦咯岛。马里姆先生是那届大会的马来西亚国内协调人（国际协调人则是法籍华裔马来西亚诗人吴婉华女士）。在怡保期间，由于他忙于会务（尤其是盛大隆重的开幕式），我俩没有多少交流。但我感觉得出来，他是当地文化界的大拿，尤其是时任州务大臣拿督赞比里先生的座上宾（顶着高级文化顾问的帽子），州政府尤其是热爱诗歌的赞比里先生对马里姆这样的文化名人特别器重，专门批了一块不小的地，让他建设并经营文学艺术，名为“马里姆艺术村”。那届大会有几项活动便安排在艺术村中举行。

赞比里先生和王涛都是邦咯岛人，他担任州务大臣期间，正值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力推旅游文化之际（我曾受邀去首都吉隆坡参加由大马中央政府旅游文化部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是以文化推广旅游的高大上活动），他自己也好这一口，于是大力赞助文化活动，其中代表性的或者说由马里姆主导的，便是邦咯岛国际诗与歌节，旨在宣扬邦咯岛静如处子、无与伦比的旅游资源。于私而言，邦咯岛是赞

比里先生的父母之邦；于公而言，邦咯岛确实是霹雳州乃至马来西亚乃至全世界最美丽舒适的岛屿之一，确实值得全力推广。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肆虐，但邦咯岛没有一个病例。我跟王涛兄开玩笑说，邦咯岛太清纯平和，连病毒都不好意思去骚扰。

在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介入之前，邦咯岛国际诗与歌节已经举办过3届，因此，2013年的第四届与我们的第33届合在一起举行。前半场在怡保市期间以世界诗人大会为主，后半场在邦咯岛期间以诗与歌节为主。

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大会千头万绪，马里姆先生忙得不可开交。我不好意思去叨扰他。他确实是举办诗会的老手、好手。他协调霹雳州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社会的各种资源、大马文学界的方方面面，把诗会做得极为丰富多采而又有条不紊，创意迭出而又流畅协适。比如，在从红土坎码头前往邦咯岛的航路上，在我们所乘的渡轮两边，不仅有两条警艇护卫，而且每条警艇的两舷都插着与会所有诗人所来自的国家的国旗，有好几十面。这是极为特殊、庄重的礼仪，令人感动不已。

其实，马里姆在后半场依然很忙，尤其是闭幕式，他亲力亲为，因为他是当地电视台的大导，有着精湛的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经验，他对别人的工作有点不放心。闭幕仪式相当简短，只1个多小时，以红土坎海军基地的海军歌舞团的表演为主。统共只有6名诗人被安排登台读诗，其中马来西亚本国诗人和外国诗人各占一半，包括马里姆自己和我。闭幕式在25日晚上举行。傍晚，大概所有其他人的其它事项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他派人到宾馆找我，让我去走一下台，算是彩排。我遵照执行，效果不错。

第二天一早我们中国代表团就要离开邦咯岛，前往吉隆坡的机场。马里姆命人给我们安排了小巴、大船和大巴，还亲自来跟我们道别。我俩相约次年在秘鲁举行的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上再见，他欢迎我再临邦咯岛。

但是，2014年11月10日，我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大会开幕式现场，却没有找到马里姆的身影。我向与会的马来西亚诗人打听，他们告诉我他在去年劳碌完第33届世界诗人大会不久，就倒下了，被诊断为癌症，还动了手术；还在休养状态中。我赶紧给他去信表示慰问并祝他早日康复。他没有给我回信，但信没有退回来；我相信他是收看了。他老人家平素就不太爱回电子邮件，也许因为太忙，也许因为太累；再加上身体太弱，也的确需要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杂务，安心静养。有时，我遇有重要的事需要问他，在连续发两封邮件而没有接到他的回复之后，我只好给他打电话。那两年我也忙得像个陀螺，后来没有再加紧跟他联络。

二，2016年，他带病操办第七届邦咯岛国际诗+歌节并同意出任国际丝路诗社执委

2016年9月，我率团赴捷克参加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访问欧洲5国。马里姆和赞比里先生则率马来西亚诗歌代表团出席。他看上去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不错。我们聊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当面诚恳邀请我组团参加即将于当年12月8日–11日举行的第七届邦咯岛国际诗+歌节。他慷慨地给了我们中国团20个名额。我答应了他，但提出要求：鉴于他自己太忙，为了顺利展开有关工作，我需要他的助手主动积极跟我联系。

很快，他的助手给我们发来了邀请函。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太紧了，访欧行程甫一结束，我就立即投入到组团工作之中。我全力以赴，在很短时间内组成了17人的代表团，这个规模在

参加国中世界第一。我们中国诗歌团提前一天抵达吉隆坡。第二天一早，马里姆就亲临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并跟我商定诗+歌节期间的一些跟我们团有关的议程。他还给了我一卷打印书册。原来是我们提前提交给诗+歌节的诗歌作品。我们提交的都是英语译文，他亲自翻译成了马来文；说我们在用中文朗诵时，这些作品的相应马来译文将在电子荧屏背板上显现，以便观众比较充分地了解作品的含义。他说，活动结束之后，他们还将出版《2016咯邦岛国际诗+歌节作品集》。他真是细心周到，而且亲自动手翻译；这让我感动不已，感激不尽。我把打印书卷接在手里时，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这一届的安排还是有别出心裁之处。12月8日上午，会务组派来的大巴车拉着我们从吉隆坡出发前往红土坎码头方向，但是，车子东绕西转，我始终辨别不到码头的样子和气息；当时车上只有一名司机是当地人，不懂英文，无法交流。我正纳闷间，前面出现了港湾，港湾里停泊着军舰。大巴车直直地开了进去。车一停稳，就有当兵的来接应，但说要我们留在原地等着。等了有十几分钟，来了不穿军装的人，说是会务组的。然后，他和当兵的一起，让我们下车随他们步行到军舰上去。舰上士兵列队欢迎，接力把我们引领到甲板上，那儿已经有不少平民服装。我一问，都是与会诗人和工作人员。海军军乐队蓝波乐队一直在卖力地给我们表演音乐节目，有器乐，也有声乐，女歌手居然还用中文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见他们准备之充分。

接见仪式结束之后，天已全黑，舰上亮起了并不太明亮的黄色灯光。军人们已经在甲板上支起好多张长条桌，桌上已经放了餐具和食物。于是，州务大臣、舰长和士兵们一起共进晚餐。餐食比较简单，我想，大概跟士兵们平日的伙食差不多吧。

我问马里姆，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这趟军舰之行。他说："就是想要给大家惊喜啊！用现役军舰来欢迎你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感觉还不错吧？"我说："那当然，美妙得出乎意料！谢谢您的不可复制的安排。"

简单晚宴在欢快温馨的氛围中结束之后，诗人嘉宾和地方人员随着州务大臣与舰上官兵一一告别，上岸。

会议期间，马里姆召集与会的十来个重要嘉宾，开了个小会，宣布成立国际诗歌翻译协会。这是个宏大的设想，我们在中国从事诗歌翻译的一些同好很多年前就有此意；但很难真正成立组织。马里姆的国际诗歌翻译协会后来也没有具体的下文。

闭幕式落幕之后，来自各国的诗人就要各奔东西了。我们中国团本来计划第二天一早离开邦咯岛、直奔吉隆坡机场。闭幕式结束之后，我正在跟其它国家的诗友们相互道别，但是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我们马上收拾行李，连夜离开。因为根据天气预报，第二天早上马六甲海峡将有大风巨浪，他们怕渡轮停航，耽误我们去吉隆坡赶飞机。于是，我们匆匆赶往码头，未及与马里姆道别。

折腾一宿后，我们终于在第二天早上抵达吉隆坡机场。在机场餐厅吃早餐期间，我给马里姆发了封邮件。他过了几天才给我回复。我俩又回到无事几乎不联系的君子之交的状态。

三，2017年，他继续带病操办第八届邦咯岛国际诗+歌节并给中国主宾国待遇

2017 年8月中旬，我率团参加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隆重举行的第37届世界诗人大会。马里姆率马来西亚代表团参加。我俩交流时，

我对他去年邀请我们参加邦咯岛诗+歌节再次表示感谢。他说，第8届邦咯岛国际诗+歌节即将于12月初举行，还是邀请我组团前往，并承诺这届给中国主宾国待遇。

可能是第七届作为预热的军舰招待晚宴得到与会者的极大赞赏，第八届干脆以军舰诗会作为诗+歌节的开幕环节。我们抵达吉隆坡机场后，直接被大巴车拉上军舰。助兴伴奏的还是蓝波乐队。不过，这次部分与会各国诗人代表在军舰行驶过程中，朗诵诗作，别有情趣，间杂歌舞表演。朗诵结束后，是晚宴。晚宴结束后，没有回到军港码头，而是直奔邦咯岛。

马六甲海峡黑乎乎的，风浪有点大。由于军舰太大，没法靠岸，只能停在离岸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海上，我们得分小组乘坐小型快艇登岸。军舰的船舷相当高，我们得靠双手抓着一根麻绳，慢慢往下出溜到小艇上。小艇在下面摇晃得厉害，很难对准。幸亏舰上和艇上都有士兵接应，我们才陆续比较顺利地下到小艇上，然后，迎着黑暗和风浪，前往邦咯岛的岸滩。有好几次，大浪来袭，小艇几乎要侧翻；好在舵手老练，才稳住。但是，我们几番被海水浇得满头满脸，身上的衣服几乎湿透了。我紧紧地护着随身小包，生怕里面的护照等重要物品掉到海里去。到宾馆房间入住后，我打开包，才发现，包里被灌了不少水，我带的两部手机中的一部就在包里，已被浸透。当时，我不知道，那种情况应该先不要开机，等手机彻底晾干之后，再开机，或许还能救活。我着急忙荒地开了机，屏幕闪了几下，就彻底黑了。那部手机也就彻底废了。后来，我写有一诗纪念此次马六甲海峡的夜航。大意是说，军舰诗会太开心，以至于对风浪掉以轻心，以至于乐极生悲；好在损失不大，跟军舰诗会的独一无二、异常珍稀相比，丢掉几百个电话号码算不了什么。

四，2018年，我出面请马里姆来中国参加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和并到我老家苏州盛泽镇参加第二届丝与诗国际诗会

2018年10月中旬，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在贵州遵义市举办，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世界诗人大会。我算是主办方的顾问或协调人，于是利用我的一点点便利（不是权力），推荐并邀请马里姆。主办方同意了。我老家的诗会呢，本来就是我倡导并主导的，嘉宾名单基本上都由我做主。我于是第一时间向马里姆发出两份正式邀请函。

这一年，马里姆似乎特别忙。接到我的邀请时，他说他马上要去英国访问，会尽快回复我，配合我的工作。过几天我再联系他时，他已经在伦敦；再过几天，他又在格拉斯哥了。由于时差的缘故，我俩的联系异常别扭、困难。我把马里姆列入重要嘉宾，对他的参会要求当然也比较高；我需要他提供两个诗会所需要的多项资料：至少一张照片、一份简介，两篇符合不同主题的论文，两首符合不同主题的诗；都得是英文的。马里姆当时在国外旅途的奔波中，况且身体条件较差，要完成并提供这些资料，绝非易事。我自己深有体会，因此，一开始我并没有急催他。但是，到了8月份，他还是没有交齐。这会影响会议手册的印制。两处主办方都挺急的，他们还要求他马上提供确定来的全部人员名单以及往返航班信息等。我就开始催他；但他老兄似乎无力顾及，一直拖着。我不断地发邮件，甚至打电话；但他依然没有及时回复我的邮件，甚至电话也经常不接。偶然回话，他也是匆匆忙忙只客气地说上两三句，表示

尽快办理。到了9月份初，我因为要在中旬率团去东欧访问，必须在我出国之前，把两处诗会所需要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帮他们弄妥。于是，我给马里姆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在9月10号之前，交来所有的资料和信息，我们就无法安排他和他们马来西亚团的会务活动。这下他急了。他估计是拼了老命，在10天之内，陆续勉强交来诗文等资料和信息。其中给我家乡的那一首短诗还是他在格拉斯哥访问期间临时写的。真是难为他了。希望他不要怪罪我这个被夹在中间的办事的，更希望他不会因为被我催工而累坏了本来就不太灵光的身体。

还好，10月10日，马里姆带着三位马来西亚诗人如约而至遵义，对我们的招待和安排都比较满意。他一跟我见面，就非常着急地说，他发现他的手机在中国无法使用，而他必须给家里报平安，他要找电脑发邮件。我请工作人员很快就帮他解决了。他这才安下心来。他还急着向我通报了一个号消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逃往精神病院》正在由一位香港的译者翻译成汉语，即将在中国出版。他视之为很大的荣耀。我向他表示隆重祝贺。在世界诗人大会期间，我请他在论坛上发言。由于他带来的大马诗人太少，我带着歉意告诉他，我们没法安排中、马双边交流会，他表示理解。

10月16日，大会闭幕之后，我陪同马里姆、还有匈牙利、法国、新西兰等国的几位诗友同机由贵阳飞到上海，然后转车到我的老家苏州盛泽，旋即展开一场小而精的诗会，只有12位诗人嘉宾，中外各6人。经过已经整整一个礼拜的旅途劳累，马里姆显然已经累得够呛，吃得更少，说得也更少，面色也有点黄。我时不时悄悄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还可以。我决定，不是必须的活动，比如夜宵、夜游等娱乐性的活动，我都同意他请假，让他早早地好好休息。我可不敢让他在我操持的诗会上出现身体故障。

2019年夏天，他通过他的助手来信询问我是否能组团去参加第十届诗+歌节。这年，因为我的出访重点放在了印度。对于已经去过了三次的邦咯岛我确实不太能提起兴致，因此我又婉拒了。本来以为10月份在印度举行的第40届世界诗人大会上，我和他能够见面，但他没去。

今年1月中旬，我又去了趟印度；回国时，新冠已经在中国尤其是湖北肆虐，接着是全世界蔓延、加重，离全面的社会恢复似乎遥遥无期。朋友们纷纷相互询问、问候近况，连隔壁邻居都不太见面，更别说是相距遥远的外国朋友了。瘟疫期间，噩耗一个个传来。有的是死于病毒，有的则是殁于常规病；因为在瘟疫期间，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破，平常的病都不能得到正常的医治，遂恶化而亡。马里姆就属于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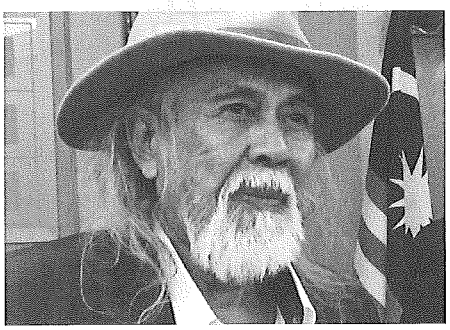
从此，在世界诗人大会上，在邦咯岛诗歌节上，在任何一个活动上，再也没有马里姆风景线：美髯的英雄自得、白发的仙风道骨、礼帽的绅士风度。

马里姆·加扎利简介：

Malim Ghozali PK马来西亚小说家、诗人、电视编导，邦咯岛国际诗+歌节主席，霹雳州政府文化顾问、马里姆艺术村村长，国际丝路诗社执行委员。著有诗集《晨雨》、《谁知我诗》、长篇小说《哀树》和短篇小说集《九月之歌》等。曾获东南亚文学奖、卡塔克文学奖等多项殊荣。著有诗集《晨雨》，短篇小说集《九月之歌》《乌鲁仕林的无星之夜》《碴山》等。其长篇小说代表作《逃往精神病院》已于2019年9月在中国出版汉语译本。

追寻Questing
——悼念 Malim Ghozali
In memory of Malim Ghozali

◎王涛 诗·杨松明 译
by Wang Tao
translator / Yeo Song Meng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



我家乡邦咯岛的海水湛蓝如你的诗梦
你曾乘船激起海的理想
巡视马六甲海峡叠叠浪花
读青山的倒影中的诗篇
渔人追捕粼粼星光
在紧密碰触里
蓝眼泪
宣告爱情的圣洁

生命如何诠释得了？
你
以小说说不完长长的故事
以诗章吟哦，以白发苍苍
常常沉默 —— 当海风吹拂
丹绒玛林之子
你始终戴着帽子
以艺术的姿势
遮挡岁月无限的沧桑
而人们岂能知道
睡在白沙罗墓地的你
已经魂归海岛
海风里
诗的声音随浪涛澎湃

26.6.2020 霹雳红土坎

Pangkor Island, my
homeland
The azure water is like your poetic dream
You aroused the ideals of the sea while sailing on boat
You watched the surging foams while patrolling in the Malacca straits
You read poetry for the reflection of green mountains
While the fishermen were in the pursuit of the sparkling stars
Getting closely in touch
The sea-fireflies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e sanctity of love

How life is to be interpreted then?
You wrote fictions to tell endless stories
You wrote poetry for recital, and about sorrows with your grave hair
Very often, you kept silent——while the wind was blowing
As a son of Tanjong Malim
You always wore a hat
With an artistic posture
You had covered up boundless vicissitudes of life
Whether people are being told
You had already slept in the graveyard of Damansara
And your soul had returned to the island
In the wind
The sounds of your poetry are surging with the waves

方成英译《笑林广记》(1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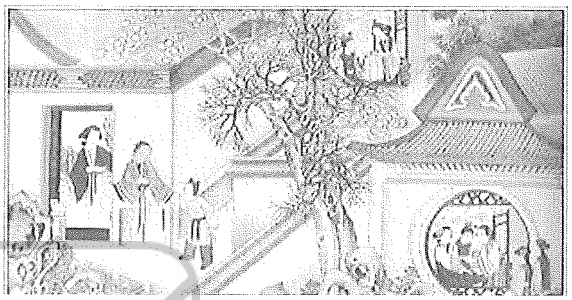
OLD CHINA HUMOUR 17
AN APPEAL TO NOISY NEIGHBOURS　浇匠迁居

One who relishes quietude happens to live between a coppersmith and a blacksmith. The incessant din day and night is driving him mad. He often proclaims, " If these two agree to relocate, I don't mind hosting a banquet to thank them!"

One day the two neighbours approach him together to say, " We have decided to move. We're here to thank you for promising to host a banquet in our honour."

The man is delighted beyond words and promptly prepares a sumptuous meal in their honour. During the banquet, he asks his guests where they are relocating.

" He is moving to my house and I am moving over to his," says one of them.



一人极好静，而所居介于铜、铁两匠之间，朝夕聒耳，甚苦之。常曰："此两家若有迁居之日，我宁可做东款谢。"一日，二匠并至曰："我等欲迁矣，足下素许东道，特来叩领。"其人大喜，遂盛款之。席间问之曰："汝两家迁往何处？"答曰："他搬至我屋里，我即搬至他屋里。"

OLD CHINA HUMOUR 18
MASTER CONFUCIUS ADJUDICATES　证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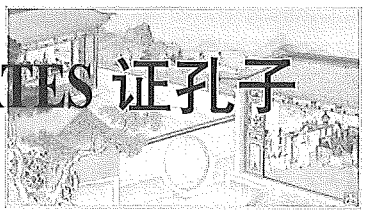
Two Confucianist pedagogues have an argument and soon begin to lambaste each other as a sham. When the bickering drags on with no hope of a resolution they decide to invite Master Confucius to adjudicate.

Confucius descends from his pedestal and makes a deep obeisance to them saying, " Boundless is the way of Master Kong (Confucius), why insist on one and the same exposition ? Both of you sir, are truly learned in the Confucianist school of thoughts.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high regards for you senior gentlemen, why speak of charlatan ?"

Both gentlemen are pleased as punch as they leave.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asks, " Why does my master lavish such compliments on them?"

Confucius says, " It's good enough to be able to coax such kind to leave us alone, why ruffle them up the wrong way ?"



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各自诧真道学而互诋为假，久之不决，乃请证于孔子。孔子下阶，鞠躬致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学，丘素所钦仰，岂有伪哉。"两人各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谀之甚也？"孔子曰："此辈人哄得他动身就够，惹他怎么！"

OLD CHINA HUMOUR 19

CONGRATULATORY GIFT

Someone celebrates an auspicious event. His friend sends him a niggardly sum of money as a congratulatory gift with a sealed note that says, " Cash five cents , on credit five cents."

Not long after, his friend also celebrates a happy occasion. In a tit-for-tat he sends him an empty but sealed envelope carrying a note that says, " Debt of five cents cleared, on credit five cents."

醵金

有人遇喜事，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贺。乃密书封内云："现五分，赊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贺分。其人仍以一星之数答之，乃以空封往，内书云："退五分，赊五分。"

OLD CHINA HUMOUR 20

A NOSE FOR VITAL ENERGY (QI) 识气

Someone who is blind in both eyes is capable of detecting Qi (vital energy of things or beings) through his sense of smell. A xiucai (primary grade scholar) brings him a copy of 'Romance of the West Chamber' for him to smell.

" That's ' Romance of the West Chamber'," he says.

" How could you tell ?"

" There is a scent of maquillage (cosmetics)."

The xiucai then hands him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smell.

" That's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ys the blind man.

" Now how do you tell?"

" There is a scent of things martial," answers the blind man.

Filled with amazement, the xiucai produces his own work for him to smell.

" This is your own writings."

" How on earth do you know?"

" Why, it smells of fart."

一瞎子双目不明，善能闻香识气。有秀才拿一《西厢记》与他闻。曰："《西厢记》。"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气。"又拿《三国志》与他闻。曰："《三国志》。"又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兵气。"秀才以为奇异。却将自作的文字与他闻。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问："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气。"

OLD CHINA HUMOUR 21

A DREAM BEFORE EXAMINATION 梦入泮

Candidate for the Xiucai (primary grade) examination has a dream before the test where he asks the deity ," Will I pass the examination ?"

" Was your grandfather top scorer in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

" I'm afraid not."

" Do you come from an affluent family?"

" We are not exactly loaded."

The deity laughs and says, " If that's the case , you have no business dreaming away like this!"

府取童生祈梦。"考可望入泮否？"神问曰："汝祖父是科甲否？"曰："不是。"又问："家中富饶否？"曰："无得。"神笑曰："既是这等，你做甚么梦！"

OLD CHINA HUMOUR 22

CANINE SCHOOL MASTER

A habitual liar tells his daughter's father-in-law, " There're three treasures in my household: a cow that can cover a thousand li (Chinese mile) in a day; a rooster that will crow once at the turn of every Geng (Chinese clock divides the day into 12 Geng, so each Geng is 2 hours); and then there is this dog who can read."

His relative gapes at him in awe, " This is incredible, one fine day I must pay you a visit and see it for myself!"

Upon returning home the man recounts to his wife how he told a cock-and-bull story. "I have landed myself in a shithole, what do I do now?"

His wife says, " Not to worry, I'll handle it."

The following day, the relative comes to visit. Liar's wife says, " My husband has gone to Beijing."

" When is he expected to return?"

" About seven or eight days."

Asked how come he can make it so fast (Beijing is probably months of travelling time away) she says, " Because he rode the family cow."

" Is the Clock Rooster still around?"

It so happens that at that very moment some cockerel in the courtyard begins to crow.

" That's the one," says the woman, " not only does it crow hourly at night, it even crows in broad daylight to herald the arrival of a guest."

" The dog that reads, can I have the honour of making its acquaintance ?"

" I'll be frank with you, we are strapped for cash. So the dog has been sent out to teach classe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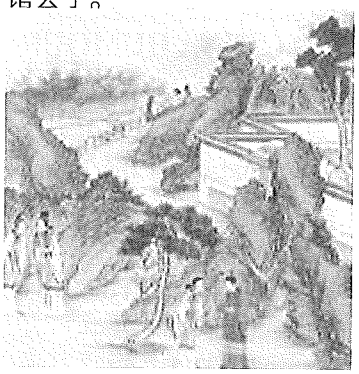
Translator's note:

1) No wonder they are husband and wife, both are in the same business of testing the limits of credibility.

• Chinese idiom -- If a mountain is high, there is a higher one.

狗坐馆

一人惯说谎。对亲家云："舍间有三宝，一牛每日能行千里；一鸡每更止啼一声；又一狗善能读书。"亲家骇云："有此异事，来日必要登堂求看。"其人归与妻述之。"一时说了谎，怎生回护？"妻曰："不妨，我自有处。"次日，亲家来访，内云："早上往北京去了。"问几时回？答曰："七八日就来的。"又问为何能快，曰："骑了自家牛去。"问："宅上还有报更鸡？"适值亭中午鸡啼，即指曰："只此便是，不但夜里报更，日闻生客来也报的。"又问："读书狗请借一观。"答曰："不瞒亲家说，只为家寒，出外坐馆去了。"



散文集《脚印》自序

◎叶清润



继博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已是74耄耋之年，而我的终身学习计划为日中翻译，桌面已摆放了《日中翻译手册》，《中日翻译问题》，《现代曰汉大词典》……

然而与梁冠中社长机缘凑巧的相识后，好意的邀请我在《爝火》投稿，把40年前留日的见闻书写出来。这是很好的建议，以便把留日时的点点滴滴书写出来，让现代人能阅读到70年代曰本的往事。

使我回忆留日的事跡，最容易的便是从我的写真库存中尋找灵感，我的第1篇散文《扶桑记忆〈我的写真生涯〉》，便在第47期刊登了，承蒙梁社长的继续鼓励，《王贞治》，《我尊敬的的奥巴桑》……等都在《爝火》上刊出。

至今把这5年间刊登在《爝火》的散文印成单行本出版，以便记录我"东不成西不就"的人生《脚印》。

仅此感谢《爝火》的领导，鼓励我的朋友们致以最亲切的感谢。

驼铃序：为大同的梦而书写

《爝火》文学季刊上的文章，不论作者有没有名气，我是每一篇都读的。大约五年前，一个署名叶清润的回忆留学生涯的系列书写，深深的吸引了我，他没有什么生花妙笔，也不见什么雄心壮志。他有的是不亢不卑的生活姿态，坚持到底的学习精神，可说与常人无异。其实，他不但有强烈的是非感，而且怀抱着一个不分种族的大同思想。这一切，都隐藏在字里行间，等待读者自己去发现去吸收。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这文集里的许多篇章，都有这方面的情节。不论是浓墨重彩的正面绘制，还是轻描淡写的点染，无一不打动人心。譬如非日本国际的棒球手王贞治，为日本打出了868号全叠打的世界新纪录的轰动及其谦和的反应；寡妇吉田秋子那简单明白的反战心声，无一不令聞者肃然起敬。

有道爱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不论是保卫国家民族轰轰烈烈的大爱，还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真挚的友爱，甚至男女之间那生死相许的恋爱，都不乏让世人传诵的佳构。若把《脚印》集中的《魔法瓶》与《含羞草》这两篇文字连接起来，不也是一篇令人读来伤感却又充满诗意的小说。

这《脚印》所记述的，主要是留日的生活见闻，而怀念善良的草根人民的篇章又占十之八九。大同情怀，实在毋庸置疑。有鉴于此，敢说这书，除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刺激思考人类文明进程的作用。君何妨放下手机，读一读。

2020.06.24 端午节笔

追梦

——叶清润著散文集《脚印》读后，并兼致清润兄

◎金苗

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向往、追求、一步一脚印。

有目标，有方向，不离不弃，奋斗，坚持，梦想成真在望。

有梦有希望，脚印扎根土地，就有前进向上的力量。

梦在火种在，一步一脚印，燃烧起青春的火焰，灵光乍现。

为了梦想，为了改变命运，你远赴樱花盛开的国度，勤学，做临时工，不怕吃苦，战胜艰难，成功让平凡的人生变了天！

在那里，你拍摄了几万张的菲林底片，非常珍贵，是你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也是你的青春岁月中的亮点之一。

岁月无情似有情，半个世纪一眨眼无影无踪，又像是昨日星辰。

岁月无情，不饶人，把黑发染成白发。

岁月有情，让人生有机际发光发热，塑造亮点，留下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回忆是芬芳的，温暖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当年的经历，情未了，教你如何不想她。

如今，你把这段情写成散文，倾诉，缅怀一个个好人，一件件遭遇，非常感人！

《脚印》中的散文，篇篇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真情意切，毫无造作，从中可意会到那些好人好事经已感动了你很深！

生活海洋中的一点一滴，没有很多的故事环节，只是一人一事，用散文的体裁呈现出来会更适合。把一件曾经感动你的事实写出来，让它感动别人，燃烧别人的情感。

这一点，你的确做到了，可见你的选择是对的！

写散文需要饱满的情感，拥有艺术生命，才能感动读者，才会摇撼读者的心坎。

“以情感人”是散文的最大特点之一。

语言是散文的要素，语言朴素、简明、流畅、优美在散文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语言。

在你的散文中，情感和语言都有不俗的体现，再接再厉！

在散文集《脚印》中，非常感动我的有：我尊敬的奥巴桑——吉田秋子、扶桑记忆——王贞治、魔法瓶——热水瓶、含羞草、我的房东、秋桜、怀念等篇。

这些善良、可爱、有情有义的好人，你是当事人，和他们关系密切，当然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是局外人，读了你的散文描写，了解了你们之间的故事，也会对他们产生好感。

除了以上的几篇，其它的篇章也各有精彩的内容，值得阅读！

你的散文中，结构的严密、文字的流畅、情感的动人方面都处理得颇好，期望你多多创作，多多阅读，假以时日，更上一层楼，你一定可以写出更精彩更优秀的散文！

最后，我谨以两位名家对散文的看法与你共勉：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说：散文是用加过工的语言组织成篇的。

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说：因为世间没有全然相同的事物，作者对于事物，要先观透它的个性，描写的时候，务须明晰，使读者不致看错。这样，自然和人生的真像，方能在文中活跃。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选词，我们应该晓得，表示某事物的语言只有一个，若错用了词语，就容易和别的事物混同。

总之，散文一点都不散，它是其中一种经典的生命力旺盛的文学体裁，清润兄，加油！

（12.06.20写于八打灵再也）



左1：叶清润
中：驼铃
右1：金苗
左2：甄供
右2：梁冠中

《脚印》序

◎苍浪客

我认识叶清润先生是机缘凑巧。当年，他在布特拉大学攻硕士学位，硕士论文必须有文学杂志接纳并推荐发表的信件（注一）；《爝火》先前已接纳并推荐刊登过有关的硕士论文。这回叶先生获得《爝火》的通讯地址，叶先生与我就在一家玛末餐厅相见。他的硕士论文通过并刊登，如期获得硕士学位。叶先生性情中人，他还不时与我联络，我就邀请他写一些在东瀛读书的回忆文章在《爝火》刊登；不旋踵又经年，他在《爝火》刊登的文章积累不少。在Covid-19禁足令期间，他突然给我发来电邮，他要将登载过的文章汇集成册，邀我写序文，作为老朋友，我当然一口答应。

安居乐业。有了家室，就要养家糊口，努力工作，这是人生规律。作者因获得培训，成功为农业机械推销员，薪金优厚；有了积蓄，又引发了他更上层楼的斗志，不是再接再厉生财，而是鼓足干劲向知识进军，提升自己；在获得家人赞同后，他毅然决然奔向东瀛，进修商业写真专业。毕业后，为了生计，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喜好；在“我的写真生涯”里，文末这样写：“如今看到留日时期带来的那好几万张的菲林底片，我已不能在暗房中冲洗出以前喜爱的作品。偶尔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孤单的欣赏毕业作品，……。”字里行间的无奈，是有欲说还休的！

“契机”里，作者生动的描述自己的人生际遇，他机智又勇敢抓紧契机，人生的转折关键；高中毕业，不想继承父亲的杂物店业务，他走出家门，应征成功手扶拖拉机推销员职位，他奔向农村乡野，置身在充满田园风光的稻米之乡，接触的是厚重笃实的农人，推销机械，学习修理机器，虚心学习，不怕脏，不怕累，参与农民在烂泥浆的田芭里劳作，水蛭山蜞令他胆战心惊，日久也就习以为常。与农民生活一起工作，学习他们的语言，也学到为人处世之道。他的勤奋，不拘小节，赢得同事、上司的赏识。公司派他去日本培训，学习维修农业机械；回国后，将日本管理制度引进公司，上司知人善任，作者再上层楼，薪水递增。成家立业，算是事业有成，作者

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他不要在原地踏步，他还有更广阔的人生目标，他要获取更多的人生经验；获得家人认可，他负笈从师，只身飞赴日本。

在日本求学是半工半读，作者描述做临时工的际遇，人情冷暖，温热自知，人际交往，和气融洽；接触的平民区的兄弟姐妹，都能相安无事，不时还相互援手，通过作者的笔底，他们活灵活现的形象突显在字里行间。

奥巴桑吉田秋子，一个学生食堂的女工，友善开朗的老奶奶，她与作者年龄差距大，彼此却没有隔阂；作者嘴唇上黑痣，使她联想到在战场战死的夫君，她嘴甜舌乖的，也来个打情骂俏，却无伤大雅；她丈夫死在战地，她对战争、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深恶痛绝，她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侵略者是铁般事实，老奶奶说话总是那样的心平气和，令她的听众疑心四起，是不是口不对心，在他们诘问中，她斩钉截铁说她是反战的，是真心的，这时她的听众才平息下来，这么一个爱恨分明的日本老奶奶，令人钦敬。作者在文末写道：……推算已接近90高龄了，祝福她长寿、健康、幸福……。这是赤子之心的祝愿。

独在异乡为异客，人地生疏，有时病痛来袭，孤寡一人，“秋桜”里讲述哮喘病发，孤立无援，却是打醒精神，自我救助，没有哀叹，也没有后悔，去国前，他曾对家人说：“哮喘病！？我坚持承担这一挑战！为了留学日本的理想，这是人生的奋斗！”可圈可点，面对困境，站起来，勇往向前这才是年轻人的男儿气概应有的人生承坦。作者看着“盛开着粉红、金黄色的秋桜，随着微风飘荡……。“抒情言志，像秋桜有活力，有后劲，从不低头。

作者的文学语言多少倾向日文结构，我以为无伤大雅，只要表情达意顺畅驾驭到家就非常圆满。作者叙事、写人、描写、抒情都有他的独到之处。

“含羞草”抒情委婉，不露痕迹的真情，读后余情未了的缭绕心匡。在屋角小花园栽种含羞草，望者心存怪异，含羞草的深情爱意就是那样的羞人答答。原来这个令人不起眼的含羞草，早已此情脉脉植根天边；留学期间，无意购下的小球形粉红色花朵的小盆栽是“赤道的野草，可慰藉了我这来自远方游子的心。”

一天，他外出做临时工，房门未上锁，却出乎意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客人来访，主人外出，不妨事，简单的吃了快熟面，投宿一夜，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留下字条：……，最吸引我的是摆在窗前的含羞草小盆栽，这热带的含羞草想必引起你的乡愁吧！我也很喜欢含羞草，希望你能代买一棵，陪伴我今年的夏天。署名是樱子。作者承应樱子所愿，买了含羞草小盆栽送她。两人在“异人馆咖啡店”，促膝谈心，一边喝咖啡，一边天南地北，相见欢，情意长。含羞草小盆栽，变成他与她日后相互交流的话题。这不动声色的柔情蜜意，我在《爝火》编后话里这样写：“一段耐人寻味的异国男女情。借抒写思乡的含羞草，不着一字爱不着一字情，却让读者体会到一段柔情深意。”文末的“……枯树在冷风中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叫我如何不想她？……”“脉脉此情谁诉，雨横风狂，一曲能教肠寸结；天地总无情，泪眼问花不语，乱红飞过鞦韆去，飞得远远的去了”（注二）

人的一生，有人浑浑噩噩，有人有方向，勇往直前。跌跌撞撞，跌下去，爬起来，整装再出发。跌跌碰碰人生路上，一跌下就再也爬不起来，那就是人生的终结。跌下爬起，跌下再爬起，勇往直前，摸索人生的意义，最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2020年5月禁足令·

（注一）：《爝火》已接纳并推荐发表，至今有9篇硕士论文。
（注二）：唐诗宋词。

《写真集脚印》自序

◎叶清润



千辛万苦，梦寐以求的留学日本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大学选读经济系本科，以便衣锦荣归。

一年的日语课程，快毕业的前夕，我便在升学的“进路"表格中填上大学经济系。

冬假的一次留学生的送别宴会中，大家都兴高采烈的畅谈互相的抱负。其中一位隣国的留学生——A君，他是读写真系毕业的，他介绍了日本在摄影上和彩色摄影技术上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先进国。学成后，可轻易的找到工作，而技术员的薪酬可比本科生还好……

回宿舍后，A君的谈话，整个夜晚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反覆的思索……。

大学入学前的三天，我把入学许可証交给我的指导老师：戶田先生，说明我最终选读写真科。戶田先生即刻的光火道：

“男人啊！不可忘却初心！”

1978年毕业的前夕，脑海中出现的两个问题：

“创业！？”，“就业！？”

70年代是日本企业转移到马来西亚的高峯期。某日，先辈介绍我到一间要去吉隆坡开工厂的老板当翻译兼助理，待遇可观，我立即接受了聘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自承诺打工的那一天起，便是我写真生涯的终结日。

每当我进入书斋时，观赏从日本带回来的黑白写真，虽不是佳作，总觉得很怀念，于是大胆的选出中意的写真，刊印成写真集，以纪念这人生中，忘却初心的，常被**おふくろさん**（Ofukurosan)老妈子，唠叨的“东不成西不就”的平凡的“脚印”！



脚印《相册与文集》序

◎**马阳**（中国·广州）

阅览叶君的相册和文集，学海浮沉畅游的点点滴滴，虽说不上可歌可泣，但绝对可圈可点。万里赴东瀛，半工半读，已届花甲之年，没些壮志豪情，岂能为之？

此后人生长路，似乎都是赢家。这不禁让我想起两句古诗：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当然，“庆功酒”好喝，但背后的艰辛付出，又知多少？

寥寥数语，能为序否？

马阳于中国广州，是年八十有三！

（2020年7月1日广州）

驼铃序：为人间留下真善美

写真之道，由文字的描绘而至照相机的利用，可说一大突破。它不但变成一种可以用来谋生的技能，而且迅速地被提升为讲求艺术美感的专业。日本是这方面的先进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他们设立专门学校，培训有关人才。叶君一时竟也搁下了攻读经济学的计划，转而学习摄像写真。

由于通晓日语，毕业后竟又随着马日经贸的发展而从商。然而，从日本带回来的黑白写真作业，始终是他书房里的珍藏。现在，更从中挑选精品编辑成册，并取名《脚印》以志其艺术追求的初心。

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曾经在一首五绝里感叹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面对着叶君这一册写真集，我内心感触的复杂，也真是一言难尽。一遍又一遍的翻阅寻思，就是舍不得放手。尤其是那些年长妇女背负着提携下一代的悲苦而坚韧的形象。那些进步的年轻女性不计成败参与所谓民主选举的纯真笑貌，都是别出一格之作。我最最为欣赏的是那一张，刘海儿底下紧抿着双唇的笑脸。她显然有满腔的真情要倾诉。艺术张力之大，就是什么维纳斯、蒙娜丽莎都比不上。

这魅力从何而来？我禁不住，认真揣摩。那端庄的仪态、那朴实而典雅的穿着，还有那一眼便可以看出来的率直而真诚的秉性，简直无一可挑剔。这岂不是套语中所谓“真善美的自然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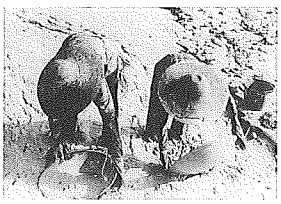
老叶，生意照做，摄像工具也照样随身备用。有人说，一图胜千言。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收获。

2020.06.15笔

美感●永恒

——序叶清润写真集《脚印》

◎金苗



美感是起点也是终点
起点和终点意境美
脚印是记忆也是永恒
记忆和永恒镌烙印
一双锐利的眼睛
捕捉即逝的景物
定格在瞬间
留住心动的岁月

一摄一图片
真挚的感情洋溢
生活的内涵充实
艺术的魅力激情

写真集中一片天
多是人民大众的身影
有平民区的兄弟姐妹
有善良的妇女和男士
有辛勤的劳动工人
有向往和平的飞翔的心
有酒巴的老板娘
还有甜美的姑娘.....

一步一脚印
踏足在樱花盛开的国度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
追寻闪亮的光明
实现渴望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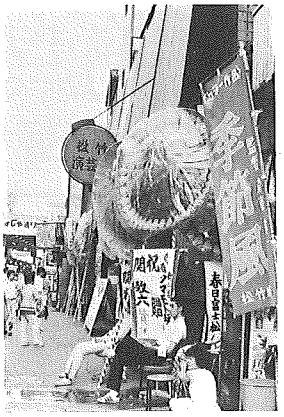
摄影是手段
美是灵感
脚印是踏实
走自己的路

不负韶华　不忘初心
脚印扎根土地
年轻激情的青春
多姿多彩的经历
永不会随岁月老去
它不时出现在梦里
它早已刻印在心上

(3.6.20写于八打灵再也)

《写真集·脚印》序

◎苍浪客



叶清润先生给我捎来的《写真集脚印》，闪现眼前封面头戴斗笠黎头巾露齿欢容笑靥洗琉瑯妇女形象，金山沟形象的将弓着背脊手把水龙射手矿工如影随形，我心头震撼。童年时，我居住在矿湖边乡野之地，矿湖、金山沟、矿工、琉瑯婆都很熟悉。劳作时，矿工被迎面而来的汹涌泥头淹盖丧失性命，琉瑯婆不小心涉足深沟溺毙矿湖，时有所闻，那时年幼无知，这样的矿场悲剧也未引起心灵波动，眼前摆着叶先生拍摄的矿湖人物形象，电影蒙太奇效果，猛然一惊，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她们穿着一身大蓝衫裤，头上披着一袭红头巾，手里拿着法瑯盆，在金山沟下，矿地里，一瓢一瓢的从那沙土中淘洗出锡米来。她们永远能和男人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劳力，用自己的血汗赚钱，补助家庭的开销。”（摘录自拙作《矿湖边》）

一张照片隐藏着千言万语的故事。“山很高，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路很长，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叶清润先生走了很长的路，他的脚丈量着人生的路，一步一脚印，他的《写真集脚印》便是一步一脚印的人生记录。矿工、琉瑯婆、金山沟，这一系列的影像记录了马来亚锡矿业光辉的历史，也记录了矿工、琉瑯婆在历史长河中劳碌伤痛事迹。

看叶清润先生的拍摄影像，还要用心去读，他留学日本拍摄的一系列日本各行業兄弟姐妹和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大街小巷的写真，我化了一些时间先浏览再认真的读。先说日本妇女的肖像，服饰淡雅，举止端庄；有的含羞不语，有的横波一笑，有的神气活现，有的心广体胖，有的好整以暇，有的深藏若虚，有的神情淡漠，有的颐养天年，有的饱经沧桑，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影片《望乡》，明治维新初期，破落的农村，贫瘠的土地，秀子被贩卖到砂劳越做了雛妓，与许多同样命运的日本妇女过着非人的日子；她们赚到钱，汇回家乡，救济亲人；等到人老珠黄，回去家乡，却受到亲人邻里百般歧视与凌辱，造成也有一些宁愿望断归乡路流落他乡终死他乡的断肠人。叶清润先生摄相机镜头下的日本妇女，她们的心灵深处可能都有苦楚，她们在摄相机前显露那么美的笑容，我感觉到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放下它，海阔天空，你的人生就开朗！

人类春天，天真无邪，朝气蓬勃的孩童，有的在妈妈怀里，有的安详伏在妈妈的背脊，有的婆婆牵引呵护，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嬉皮笑脸，有的结伴背着书包在政客竞选招贴前举手划脚，他们年幼无知，却是乐在其中，这就是童年生活，无忧无愁；但其中有一张在那寂静的街道，一个低着头的小女孩，背着两手，右手搭着垂下的左手，右脚踏实，左脚举步，这小女孩似乎充满心事，过早的承受了什么委屈或是哀伤，前路茫茫，她举步还是往前走，面向前方，她还是迎向前方；我费了好多时间看着这小女孩，望着她处身的环境，我只能凭我的想象给这小女孩画梦，我的心有个砣，放不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

我忽然想到《论语》里大智大慧解析的人生真谛，与叶清润先生共勉！。

2020年6月下旬

禁足令解禁

蝉鸣鸟叫的演奏
——《斑鸠斑鸠咕噜噜》后记

◎冰谷

之一

我对写作完全没有野心，一向随意，所以写得出奇慢；但慢未必就写出好作品，“慢工出细货”也看人而议的，非一杆皆准。像我这把年纪，黄昏暮景，早该著作等身、名扬四海了，而我仍在蹉跎岁月，原地踏步，作品数量连十根手指都挤不满，自己都觉得汗颜！

虽然汗颜，但凑够了字数，也有将文稿累积成书的必然需要；况且这本小书获得双福文学散文组的出版认证，因此，也就顺应规章，让它按照程序，公诸于世。

之二

我的写作习惯是，一个主题尽量由一本书去承载；也即是从头到尾的陈叙覆盖整个事故。这样的秩序模式令自己感觉出书写的愉悦，也同时与阅读者打造一个连续性的交接。

最早从橡树林爬梳出来的系列〈园丘散记〉，累积成1973年由棕榈社出版的《冰谷散文》；退休后补写的〈风卷落叶〉却要等《橡叶飘落的季节—园丘散记》（秀威，2011年）面世，才终结较完整性的胶林记忆。而《走进风下之乡》的沙巴丛林故事、《岁月如歌—我的童年》的悲喜融合，到浪痕江湖的《流霞.流霞》、《今年桂花开得特别早》，更远也更久是那段《掀开所罗门面纱》的荒凉岁月，自身的漂泊记忆终竟要交给历史，却是句号。

说所有的文集皆属统一性的内涵，那也不尽然，间中出现东拼西凑的、无法归类的内容在创作中也很自然的事，总不能把它们剔除掉。例如《阳光是母亲温暖的手》（2013，有人；2015，醸出版），这本书辑一〈阳光是母亲温暖的手〉为篇幅较长，以抒发亲情作主线的文字；辑二〈感觉人间真美好〉较多短调，可称为心灵小品；辑三〈走出中风的魔咒〉是2006年中风后的痛苦与挣扎，有自励也有感叹。

其实我很想效仿江上舟（方又圆）和林雪乐，把中风的熬炼磨出一本完整性的病中纪事，劝戒社会人士要注意健康，瘫痪累己烦人。但眼高手底，事与愿违，日子过去了，没能发挥更大的韧力以完成心志。可见我的意志力还存着不少弱点和缺陷，未来需要设法改进和克服。

之三

《斑鸠斑鸠咕噜噜》是另一本涵盖多层意识形态题材的散文集：抒情、叙事、游记、随笔、感怀、自述，兼而有之，可说五味杂陈，很难归类，就让它像蝉鸣鸟叫一般混合演奏吧！这样的组合属于文集出版的常态，要编选一本统一主题内容的散文集要费很大的筹谋和韧度。

这部《斑鸠》该是继《母亲》之后另一个由各形态散文的组成，希望更广阔的题材发酵给读者感受更多个中异趣，享受阅读上的多元性。

以个人耆好角度，我较偏向感性类散文，抒发情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作的愉悦就是这样掳住一个主轴去组织文字，自然流露或者说天马行空，戛然而止的从容就像放下一桩心事。所以有些篇章于己流露特别的情感。例如辑一中的〈暮年的活动天地〉、〈早起的鸟儿〉、〈篱笆和历史的纠缠〉，辑二的〈斑鸠斑鸠咕噜噜〉、〈穿越橡胶林的小溪〉，〈送客〉和〈拾荒〉等篇，承载了触动人心的浓度。

之四

本书的大部份文稿，都同时有幸在本地和海外报章副刊登载，文末都注明日期与报章副刊出处。感谢余仁杰先生，这位未曾谋面注1却力荐拙作在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甚至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作家，从赠送给他的书本拙作里抄录注2拙作，代投寄给上述报刊，刊出后寄来副刊和代收稿酬、复印稿费单据，凡此种种琐碎事情，不收分文的常期付出，的确是极少数人愿意去承担的苦差，所以令我感恩莫名！

李有成教授于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使拙书增添风采，非一句感激所能涵盖。据知李教授自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荣休后，整理堆叠的学术论文以及稿约纷飞而至，令他日夜繁忙，序文的骚扰令教授的工作重新规划。再三致谢与感恩！

本书获得福建会馆2018年度出版基金赞助出版，减轻了印刷费用的沉重压力，铭感于心。谨向双福会馆以及诸位评审致以万分谢意！出席会馆领奖时受到丰厚礼待，感恩会馆对马华文学之重视与推动不遗余力，以及对中华文化保存的不吝付出。

注1：今年乘出席第13届东南亚诗人大会（31/5---2/6）之便，与会后和诗人秋山连袂前往慈溪市桥头镇烟墩村拜访了余先生，并获得他们全家热忱接待，留宿两夜。余先生公子和媳妇带领游当地多处古镇和书院，尽兴而归。

注2：余仁杰先生不懂操作电脑，用手抄写。

2019年九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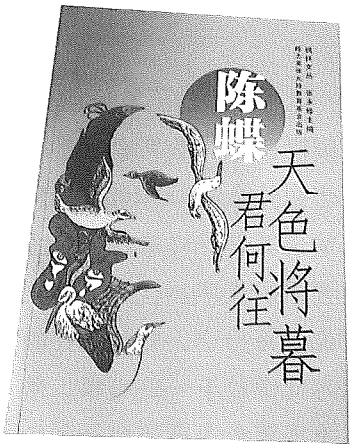
写于双溪大年



若我逝去，请别哀悼

◎陈蝶

《天色将暮君何往》后记



我这一生(在世超过一个甲子，曰一生，不为过)，做不到之事没少，而豪言不出版文集却又食言，过后完全忘却曾出此诺，诸如此类，亦不知凡几。

竟又出版，乃是由于此生，可资善录之事，或有一二，愧疚懊悔之事，却有许多，如今年岁渐闲，往事渐远，暮色遮笼，天云漫招，回顾前尘，历历在心，缅怀过往，除却文字，无有其他！既有文字，乃可网影追风，亦能疗愈块垒！回溯文字，却更似遥送鸿影，谁辨东西?

进入暮年，一切已无回转余地，创作一首五言，或可志怀于万一：

六十已望七，万物告别离，佛圣难超渡，　痴痴一梦迷。

而面见五衰之相，身当清瘦，心须清寒，领略瘦寒，方得于乌有之际，凛然理解，人生有该要，有该不要。

毕竟血肉之躯，未多修炼，软糯之心，惯沾烟尘，久来意志自由如猿马，又固执如骡驴，不论步伐腔调，行事言辞，每有与世俗相背违之处。虽望之不似异类，游走友朋之间，服务社区之内，仍然将大众戒尺引为准则，身边却有一套指标，无有尺寸，不见刻度，量别人不合，测自己最准。

故而文章筛选之时，是华或是渣，亦不以他人为念，对美文追尚，将美事深铭，向美友致敬，以美书为终。也曾为多位美友之书为序，今日只邀最远与最近者为我书作序，自然大有典故。远近不在路程里数，却拘于际遇之转折，因缘之变数。

杨启平(杨川)，相识他于1983年初涉社会，直到他如今博士级别退休，若说高攀，他必不依，承蒙他跨刀加持，为我打气，仿佛再现当年青涩少年时光。相与往还，跌入了文字障中，道途之幽玄，人生之荒漫，都已不复当年，是以其序文格外珍贵。曾作奇想，我若先行逝去，灵车前一列熟人，执绋人选之一必会是他。然而如今我已选定更加自在方式，即不需任何丧礼，仪式与悼文，况乎执绋呢！

暮色将临，不就是生死那关？问君何往，路亦无需细问，这篇后记，写得诡异，正像一篇遗书！这样也好，将话说满，广叫亲人朋友勿以我为念，爱我文者，可读此文集。生时若并无交会交心，何须于我逝后添笔，故若那日骤降，请无言待我，不胜感涕！

许通元乃我小辈，走访问候，文学知音，长文代序，友谊妙品。我居留猫城多年，亦成他家常客，其母亲不论烹饪，缝纫，栽花种草皆有心得，益我良多。通元与我忘年跨岁，云水江湖，义气仗剑，不亦快哉！

而美友之一张永修，从通知我出版计划，至甄选书名与照片，谢其暖心，同时感激枫林文丛陈美枫老师资我出版此书。

2020年3月7日

地志书写的表述模式

◎黄裕斌
（马来西亚 博特拉大学研究生）

摘要：本文主要透过文本分析，罗列常在马华散文地志书写中出现的几个表述模式。不难发现，地志书写的几个表达模式的形成离不开作者对前人的研究与分析，以及个人的记忆与想象。有些作家追根溯源会翻查记录做田野调查，有些作家真实记录个人对地方的情感与回忆，也有些作家会透过对地方或景观的联想，以某些意象呈现他们对某地的观感。本文将尝试归纳各地方叙述的表述模式，希冀能透过各种书写策略看到作者所呈现的地方独特性，并探讨他们对地方的认同与书写地方的意义。

关键词：表述模式、书写策略

一、前言

马华文学中的地志散文，在各地作家的各种主题书写中，呈现了多面向的文学地景。这些地景的存现往往与地方上的历史背景或当地社会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地志散文与史学意义上的“地方志”类似，同样重视多向地志的呈现，包括记录地方自然景物、人文风俗等，只是地志散文除了写出了作者对地方的多重认识，还包括了对地方的真挚情感，因此形成了一种即感性又知性的文类，这种文类不属于报导式的文字，也很难以一般的“抒情的”“感性的”散文来评断。“地方感”让作者笔下所书写的地方呈现了非一般性的地方介绍，呈现出了作者对地方所感知的一面，而这恰好凸显了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特质。

每一个地方都存有其地方性，地方性最能凸显地方特质。陈大为（2006）曾以槟城为例，认为槟城的一般性已经失去诱读的力量，而值得书写的是其地方性，也就是槟城之所以成为槟城的特质（页112）。因此，如何透过主观情感的文学性来包装地方一般性的地方书写，如何在陈述地方时将对地方的洞察写得生动，展现出地方性的特质，这是相当考功夫的，也是主力于地志书写的作者们需要考量的。在目前已出版的马华地志散文中，最能显现地方特质的“槟城图景”最为多人讨论。陈大为就曾根据林春美、钟可斯、杜忠全书写槟城的作品，总结出“空间释名”和“味觉锚定”这两种书写策略[1]。（页126）笔者以为形成某个地方的图景，应当不只有两种书写表述模式，因此本文将立足于这两种书写策略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出更多书写地方的表述模式及其他可能。

二、建构地方特质的表述模式

表述，指的是一种叙述、陈述方式；模式，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者让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书写地方的作品很多，表述方法虽然各异，也还是有迹可循。根据观察，目前常见的一般表述模式与书写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地方的命名与空间释名

地名（Geographical Names或Place Names）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地理实体的代号，是区别某一特定地理实体与其他地理实体的一种标志。在众多书写地方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总有几篇会和地名的由来，街道名称的由来有关，顺手拈来的包括：欧阳珊的〈马六甲之名〉〈鸡场街，坦坦荡荡一条古老典雅的大街〉〈荷兰

街没有荷兰人〉、陈政欣〈家乡的地名〉〈横街〉、蔡羽〈那年，我在印度街找印度人〉、杨邦尼〈古来河那边〉等。杜忠全的《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一书则以42个老故事带出42个老街名的过去与现在。

Miller（1995）曾说过“地景本身并非一个先验性的存在物体（pre-existing thing），它是一个透过在地的生活，被人为创造出来的富有意义的空间。”（页21）地方的命名，可能受政治因素、当地的文化、宗教、商业活动，或为了纪念某个名人而影响，因此在描写街道的文章中，作者并非一味给这些地方或街道命名，而是把曾经在这条街道上发生过的生活痕迹记录下来。当地人的在地生活痕迹给这个空间带来特殊的意义，因此才会有以当时商业活动命名的路名。从杜忠全的《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里记录的路名，如〈打铜仔街〉〈打铁街〉〈打索街〉〈胡椒埕〉等，就可发现槟城早期商业活动的多样性，街道名显示了当时商业活动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

地方或街道的命名可能很官方，可是还是不难发现一些受政治因素（官方）而命名的街道名称与当地人们惯用的称号不同，如马六甲的“敦陈祯禄路”和“汉日拔路”，如果不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在手机搜寻，相信很多当地人或观光客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只要提到“荷兰街 ”和“鸡场街”，大家就会很熟悉。此外，部分路名的英文路名、马来路名与中文路名也非完全对应的，槟城的打铁街是*Beach Street V*，胡椒埕是*Sungai Ujong Road*，马六甲的鸡场街是Jalan Hang Jebat，英文是Jonker Street等。这些差异性明显显示出官方的立场与视角与地方文化、族群的生活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延伸出来的官方命名系统和民间系统就有了可比性。地方的“命名”虽说不一定要完全对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差别提供了作家“空间释名”的契机，展现出某地的地方特性。

空间释名，记录着“命名”时特定环境的某些特征，一般包含个人经验或前人的记忆。槟城的“畚田仔[2]”在杜忠全的经验中是一条“书店街”，但是因街道上的棺材店更引人注目，所以常会玩闹地说要到“棺材街”买书。透过翻阅历史典籍，杜忠全发现这条街在未经城区发展计划改造前，其实是“草塘”，是一大片的泥泽荒地，而“畚田仔”这个名称就是当初的闽南人叫开的。“空间释名”除了是对个人记忆的记录，也可以协助解读某个地方史实。在杜忠全小时候的记忆里，*Burma Road*就称为“车水路”，直到他翻查了一份约莫百年前的老记录才发现，原来槟城也有“牛车水”，一百年前“车水路”都被当地人唤着“牛车水”。顾名思义，“牛车水”就是载着山泉水的牛车。当年，贩水营生的车夫，扬鞭赶牛，进城摆卖的图景，透过“路名”霎时浮现出来，也展现了当地的史实。诸如这般透过对地方“命名”而作的“空间释名”，不仅让当年先辈们的生活经验得以再现，也深化了街道的特质，让“牛车水”有别于其他街巷，让明白这段生活痕迹的人，站在这条街道上时有了多一重联想。

“空间释名”作为地志散文的一种书写策略，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因为结合个人感受，再辅以当地人的生活痕迹与地方史实的叙述，地方特点也因经过“释名”的过程而立体了起来。

（二）地方饮食与味觉锚定

与饮食文学[3]不同，地志散文中出现的饮食题材，多数是“味觉”已经被“锚定”在某个地方上了。这种“味觉锚定”正如陈大为（2006）形容钟可斯对印度人卖的各类食品如*Kacang Putih*、花生、香果、豆类、烟草槟榔叶产生了记忆中难以泯灭的“印度风

味”，因此只要闻到或想起这种“味道”，就会想起百乐门和乐宫戏院。（页121–122）由此可见，钟可斯虽然写的是记忆中的饮食，但却不是他与饮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透过味觉记忆拼凑出早已被摩天大楼“光大”取代了的百乐门和乐宫戏院，那是他年少时常溜达的场所，是他的少年回忆。

一位阔别吉隆坡数十年，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七旬老人，带着子孙到吉隆坡做寻根之旅，那是他最初落脚南洋之地。成记茶楼的大包、三间庄的肉丸粉、丽章茶楼的叉烧鱼肉面、师爷庙后巷的猪杂粥和云吞面都是他味觉锚定的食物与场所，无奈这些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最后他想起“大树头”这个地方，可惜当年的“大树头”已经成了*Sinar Kota*购物中心了，幸运的是，当年的知名食档迁地后继续经营，谐街颂记的客家牛肉丸面，*Jalan Imbi*的苏记姜葱炒牛河等都将当年的古旧风味保留至今。其实，老人对当年的食物味道早已印象模糊，但是模糊记忆里却依然能拼凑出当年依稀的情怀。林金城（2013）在〈孤路后巷大树头〉记录了这一位老人寻找记忆、寻“味”的故事，虽然经历了物换星移，昔日的市井风华已经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但是凭着其时代余韵，昔日的市井情怀在老人心中仿佛重新活了一遍，慰藉了阔别多年的眷怀。林金城在〈风车聚宝楼〉写过的这一段话就剖析了“地方”与“美食”之间的微妙关系：

> 作为“知食分子”，乐趣的焦点并不只聚汇在美食的色香味而已，上山下海、兜兜转转的寻吃历程都无形地提升了我们在美食修行上的“知食”刻度，就像对佳肴美食背后所潜藏着的时代背景与典故的认知，其实都是增添美味的“味之素”。至于地方小吃的特色，全在于“地方”两字，要是对这地方不加了解，也讲不出一个轮廓，那小吃即使美味，在味蕾探索的过程与意义上，就少了一份地缘性的感动。（页82）

这段话很实在地提到了地方小吃的特色。味觉只不过浅尝了小吃的色香味，重点还是“地方”，如果对着地方多一点了解，那么佳肴美食吃起来肯定别有风味。由此可见，地方饮食有了地方时代背景、地方掌故的加持，可以形构一个地方的特色。味觉锚定作为地志散文的一个写作策略，无疑是相当具开拓性的。

（三）“我方”的历史叙述

> **“景观也充当着一种社会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页95）**

凯文·林奇（2001）的这段话视地理景观为记忆的载体，景观的出现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人们的集体回忆与认同。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某个具体的空间里，因此今日地方上所存现的景观很可能就是历史的场所。也就是说，我们游览历史古迹，就是对历史场景的亲身经历。马华地志散文对于历史景观的书写不少，有些书写地方的作者亲自到古迹处进行考察，有些考据史料或进行访问，杜忠全的老槟城书写就永远有一位“老槟城”在叙述着那些不在史书上面的“我方”历史。这些作品有了历史叙述作为后盾，增加了地方叙述的厚度，可说是地方历史叙述的初衷，也是地方建构的基础。

杜忠全（2012）在书写〈木头公巷谢公司：历史与想象交集的老地头〉一文时，选取了孙中山在乔治市的脱逃历史情节来建构“谢公司”这个地方的具体形象。谢公司于1866年落成，是乔治市城区最早营建起来的氏族祠堂。它原有两个入口，一个面向木头公巷，另一个面向阿贵街，这个入口在林氏九龙堂建起后就封堵了。石塘谢氏族人很

早就在槟岛华社活动，长期与洋人接触，对于革命党的新思想怀抱同情。当年被清廷通缉的孙中山因为与革命党员秘密会商后教人泄密，主持会议的孙中山不得不在重重围堵且前无去路的情况下抄后门密道逃走，其中一个就是谢公司那条已被封堵的秘密门洞。在槟城有流传着许多孙中山在乔治市脱逃的传奇故事，可是都于史无证，多是口传的历史情节，唯有抄谢公司秘密门洞这件事在谢公司旧物堆里发现了证据。杜忠全对于孙中山在乔治市脱逃的历史事件，是从“老槟城”口述的生活记忆中得来的。他在历史事件中筛选具有意义的事件来叙述，透过地方上的历史事件书写地方，让读者从孙中山的历史事件中关注谢公司，也因此让谢公司这个地景得以更形象地、更有生命力地伫立在乔治市城区里。

历史，是一种纪实的叙述形态，它承载往事，复活记忆，其特性决定了历史叙述只能以过去的材料来建构，作家们的书写动机一般上是被过去的事物所触发。他们将时代遗留下来的事物作为书写材料，以文字去反映过去的时代。杜忠全（2016）是个正视历史的人，他的槟城书写丰富了槟城的历史，也让读者透过阅读，了解槟城的历史与变化。他在〈槟有古城，因以城名〉一文中就谈到了康华利古堡（*Fort Cornwallis*）的一小段兴衰史。原来槟城之所以为“城”，并不是因为街道纵横、街屋林立的乔治市，而是因为康华利古堡，正如前人所说的“槟有古城，因以城名”，这座岛城或以英王乔治为名开埠建起的海隅港城，就是从康华丽古堡这个位置开始的。康华利古堡建在东北海角，是莱特当年登陆升起米字旗的故地。莱特的城是他就地取材以木桩来建的，而如今留下的固若金汤的砖砌坚墙，应该是其继任者完成的。这座城堡建成后，一度成为岛城的权利中枢，曾是莱特办公的公署，是发出行政命令之地，也是军事守卫的要塞。岛上的规划与发展，也以这座城堡为中心辐射而出。此后，康华利堡基本就定格不变，反而是城堡以外的地方发展逐渐形成了城市面貌而渐渐成了乔治市的核心区。康华利堡也因此惨遭政治权力的弃置。虽然不至于成为废置区，但是现在的康华利古堡基本上也只剩慕名而来的游客会浏览观光。杜忠全的这段历史书写，带我们见证了康华利古堡的兴衰，再现了槟城之所以为“城”的那段有意义的过去。现在的康华利古堡是那段历史的实物证据，也是地志书写纪实的历史叙述。地志书写所呈献的地方历史叙述，不是以编年体般的年代顺序铺陈，而是选择性地再现某一段历史，作为现有史料的补遗。

总括而言，历史叙述对地志书写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环。马来西亚的历史不算悠长，但是如果从15世纪马六甲王朝发迹的时代算起，也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历史长河，各个城镇因为一些历史事迹而残留下一些古迹，有者被妥善保护，有些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在历史文献中，或老一辈的人口中寻找些蛛丝马迹。地志书写的出现，正好就是将过往那些有意义的过去再现出来，让马来西亚的历史内涵浮现，也让后世了解我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因此，以“我方”的历史叙述作为地志散文的书写策略，无疑能更加丰富地方上的历史，也能呈现出地方上某段深刻的社会脉络与在地经验。

（四）地方想象与意象导向

地志书写属于文学范畴，除了上述所提比较纪实的地方叙述，当然也可以加上文学想象。作家通过地志书写作品提供读者地方的意象，读者也可以凭着这些意象来想象地方，就算没到过那个地方也可以凭着意象将地方的面貌勾勒出来。

杨邦尼（2015）在《浮沉简史》一书

中，曾经描写到新山的南方第一大城计划开始时是如何沸沸扬扬，到最后却不了了之的城市变奏曲：

> 你确实听过看过，直到现在你还在听闻，信誓旦旦要如何规划南方第一大城的计划，从没决断过，十几年前，要把丑小鸭在数月内变天鹅，你那时确实很小，美丽童话，延绵数公里的海岸，日日夜夜赶工装点起来，铺人行道，挂彩灯，植花草，立了人工蘑菇型角亭，一颗硕大黄梨，沸扬一阵，美好城市的景象。然后，十几年过去了，天鹅没变成，到黄昏，所有城市的街树，卷烦的乌鸦，你哑口无言，呀，呀，呀。
> 乌鸦之城。（页48–49）

这段文字写出了改造新山的计划和期许，借用童话故事里丑小鸭变天鹅的意象，说明了这个改造计划最终如丑小鸭般，始终没有变成天鹅而告终。杨邦尼对新山的改造计划不疾而终带有些许遗憾，但是更多的是讽刺意味，他讽刺城市改造失利，丑小鸭变不成天鹅，情况还变得更糟，城市的街树上竟然充斥着令人厌烦的乌鸦。

“乌鸦”是杨邦尼描写新山街景的一个重要意象，“乌鸦”在杨邦尼的新山书写的好几篇文章中出现过，对他而言，“乌鸦是打不死的蟑螂，繁殖力强，很快就找到新桠寄居，子孙漫天飞布满天”（页21），其车子更是曾遭乌鸦粪便轰顶、腐蚀，虽然鸦群为患干扰民生，市政府也曾动员射杀，却始终杀不完，也赶不走，最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因此杨邦尼笔下的“乌鸦”总是予人负面的印记。杨邦尼把新山称为“乌鸦之城”，在〈乌鸦之城〉中，他是这样形容乌鸦的：

> 你看，乌群结伴盘桓巡猎，在倾倒的垃圾桶、漉湿长苔霉的后巷、淤塞的沟边、嘛嘛档、学校、啄破塑料袋，叼出馊食、肉淋淋，骨未寒，或发了臭的尸，不择而食。黄昏，精力勃发返回树桠，呀呀呀如巨浪淹没了汽车和人声，张开又合起的黑翼把落日余晖尽遮，瞬间，边城的夜就暗了下来，夜极其的黑，如鸦群身上炫目的黑。（页22）

新山的乌鸦，于他而言就是群在“倾倒的垃圾桶”“漉湿长苔霉的后巷”“淤塞的沟边”，叼馊食、发臭的尸体，还不择而食的鸟类，绝不是《伊索寓言》里的慧鸟，更不是《旧约·列王记上》里的白鸽、天使，当然也不是东方神话里必有后福的不死乌鸦。何况，他所碰见的乌鸦，不时还发出刺耳的叫声，张合的翅膀也把美丽的夕阳遮住了，让天空暗得更快，而夜就像“鸦群身上炫目的黑”笼罩这座城市，使他感到不安。这个“黑”也是一种意象，用来比喻新山的治安问题。新山近地不佬汽车天桥底下那段路是罪案天堂，是攫夺黑区，每回经过时总是让人神经紧绷，就怕一个不小心，遇上摩哆车劫匪或遭蛮匪推倒在石柱阴沟昏迷不醒，所以他很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回到令他感觉安全、舒适的古来。

杨邦尼以“乌鸦”“黑”这些意象形容“新山”，显现了他所建构的“新山”是有其暗黑的一面的，对他而言，新山仿佛是个“罪恶城市[4]”。对地方进行想象，视地方为一种精神性象征，主要是让读者透过地方意象，建构出对地方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可端倪作者心里对外界事物或地方现象的投影，杨邦尼将新山喻为乌鸦之城，可谓意在言外。目前，经由地方意象的展现而勾勒出地方面貌的作品在马华地志书写之中并不常见。

三、小结

在现有的地志书写文本里，有几种表述模式是可以观察出来的。地志书写与一般的地志学的书写不同，地志书写不会着重地方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将作家对描述对象（地方）的知性理解与主观情感进行抒发。地志书写的重点在“地方”，为地方命名或书写

地方历史的作家一般会在落笔书写前先做资料收集、阅读、整理相关资讯，或透过采访等方式，以传递正确，有依据的讯息。

另外，要以“意象”来书写一个地方，肯定需要反复亲临过该地才会有那种体会，家乡的味道之所以特殊，也是因为过去多次的“品尝”才会有那种“再寻味”的感觉。由此可见，作家对于书写的地方大多数不是一次的经验与实录，而是多次经验、思考的总结，经过剪裁后的文学呈现。

地志散文与一般的地方报导不同，主要在其文学性的描述语言，将地方的特质描绘赋予柔软质地，而且也是知性与感性相互参照。本文对地志散文表述模式的探究尚属初步，未来当有更多关于地志散文书写策略与表述模式的谈论，如从地方方言作为切入点以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劳动与文化等课题。

【作者简介】

黄裕斌（1978–），男，马来西亚公民，祖籍中国广东揭阳，华文教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华文学、砂华文学。

注：

1 关于这两种书写策略的书写，可参阅陈大为（2006）〈马华散文的地志书写〉一文，收录于《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页107–127）一书，在此不再赘述。

2 文中所谈的“畚田仔”与“牛车书”收录于杜忠全在2009年出版的《老槟城路志铭：路名的故事》中。

3 杨惠椀（2009）在其硕士论文《80年代以来台湾饮食散文研究》中，以饮食散文书写类型定义其界限：“以人与饮食的互动关系为描写主题之一的散文文本”、“文中有味：能呈现各时期人对饮食的意识”、“逐渐发展成以文学糅合合相关范畴书写的独特文类”。由此可见，地方饮食与饮食文学的范畴是不同的。

4 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1997年将“新山”形容为枪击案猖獗的牛仔城。

参考文献：

▶ 艾兰·普瑞德（Allan　Pred）（2002）。〈结构历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觉结构的形成过程〉（许坤荣译），载于夏铸九、王志弘（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页81–104）。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蔡羽（2013）。《这里》。古晋：风行文化事业社。

▶ 陈大为（2006）。《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 陈政欣（2014）。《文学的武吉》。八打灵：有人出版社。

▶ 杜忠全（2009）。《老槟城路志铭》。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2012）。《恋念槟榔屿》。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2016）。《乔治市卷帙》。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 凯文·林奇（2001）。《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林金城（2007）。《十口足责》。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 罗杰·巴格诺尔（2007）。《阅读纸草，书写历史》（宋立宏、郑阳译）。上海：三联书店。

▶ Miller, J.Hillis.1995.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P.

▶ 欧阳珊（2011）。《世遗马六甲——浮游老街》。马六甲：地理学家咖啡馆。

▶ 杨邦尼（2013）。《古来河那边》。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2015）。《浮沉简史》。黑风洞：大将出版社。

以诗传情（之六）

◎金苗

（女爱诗者对《来世》给男方作了答复，男爱诗者持续诉情—）

·来世·



切机缘　一切机遇　皆属天意
甭须逃避　甭须拒绝
　就让一切随缘　一切随意吧

你我相遇　在不同的时空里
彼此的默契　没有间阂　只有贴心
迟暮的情缘　绝非距离
相互的爱慕　岂非朝朝暮暮

我无以抗拒　爱你的心
　就像宿命的注定　难以改变
　就像四季的变化　永远固定

爱你　皆属一种自然性
　没有缘由　亦无答案
不经意点燃的火苗
　早已化为熊熊烈火
　为我俩生命的恋歌
　谱成一首又一首
　　优美的旋律
　　在你我耳际
　　轻唱着…轻唱着…

若有来世　我愿
让你牵着我的小手
站在康桥上　以它为见证
　许下我俩彼此的爱情宣言
与你携手共创　幸福的一生

·诉情·

东风阿　你轻抚着叶儿
　你对它说什么
我在它耳边细语
　叶儿啊　我爱你
　你吸取太阳的能量
　制造食物　滋养着树木

阳光啊　你亲吻着大地
　你对它说什么
我在它耳边细语
　大地啊　我爱你
　你以丰富的资源
　至诚奉献　哺育着万物

波浪啊　你拥抱着沙滩
　你对它说什么
我在它耳边细语
　沙滩啊　我爱你
　你以洁白的形象
　承受风雨　焕发着青春

东风啊　阳光啊　波浪啊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恋情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思念
请你们静静地聆听我的诉情
　天意让我遇见一位好姑娘
　她的神态优美　笑语盈盈
　她的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她勤奋工作　热爱生活
　她爱读诗也爱写诗
　众里寻她千百度
　我们成为知音　互相爱慕
　我们还订下了千年的誓 约
　从今起　我们作着同一个梦
　同一个千年之梦……

Liu Xin The Point（刘欣论点）

◎ 苍浪客

妆饰 仪容 目光温煦
乍一见
文静 形象美好
语气顺和
Liu Xin The Point
准时收看

浏览报章
读讯息
看视频
纷至沓来
政棍文痞

谎言诽谤
针对你的祖国
狂轰滥炸
在台上
你一句不漏
不徐不疾
复述原文原话
间或皱皱眉头
（这样的谎言恶语）
愧他们想得出）

听取邀来佳宾
他她们的看法
他她们的感受
你全神贯注
眼睛利似穿云箭
不打岔不表态
不卑不亢
温文尔雅
摆事实 讲道理
刘欣 论点
（Liu Xin The Point）
读到你的智慧

赞你学养深厚
语文驾驭高明
政棍文痞鬼蜮伎俩
昭彰
（记得那个金元国电视台
女主播
口出狂言 约见你
一见面 竟自惭形秽
打肿脸皮 死撑
自圆其说）

2020.7.18

抒情诗两首

◎ 王涛

1 饮蓝

蓝显得越加可贵追寻
黑还流连着黑更深黑

蝶花之魂已消融
举杯我邀风吼吼
在疫情战斗中守望
那浩瀚海洋那起伏涛声
那草原辽阔的思念绵延

老天啊！请还给我们
自由走动的影子
视线的距离。告别
堕落而迷失的灵魂
畅快的对话，大声
且大声的笑与舞蹈

都沉落了，黑生活
蓝日子，蓝蓝的盼望
与等候。忧郁的蓝

世界在黑中
地球，在蓝着
我站在窗户旁
独饮天色入梦
一杯寂寞而宁静的蓝
穿透这深蓝，我愿是
天空逍遥自在的云

14.5.2020

2 那株红叶——致母亲

妈 这不关系季节
我想将花朵轻轻安插你苍发，让岁月
静静的留守。时光
总是梦伴小溪歌唱
听您
儿时喊我们回家吃饭
少年叫我们回家吃饭
长大吁我们回家吃饭
现在，我也逐渐老去
每年总想要至少一次
像您的叮嘱我也叮嘱儿孙——
回家吃餐饭
这季节不会过去
花朵一定会盛放
正如您插在家门前土壤上，艳阳下
红叶发亮的那株

10.5.2020

读刘思《赠薛君》忆神医

◎ 长谣/新加坡

赠薛君刘思

多年不见活华佗
此日相逢鬓已皤
曾赐神针起废疾
可能仙草除消磨

1963

To Mr.Xue , a TCM practitioner　•长谣英译

Living Hua Tuo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last met
Our encounter today led me discovering our hair are white
You once saved my life with your miraculous skills
Do you have any fairy herb to deliver me from this current plight?

今年庚子年真的流年不利，新冠病毒突然爆发，蔓延全球,搞得各国人仰马翻，治理者手忙脚乱。关于它，可谈的太多，我只想提一点，它是一面照妖镜，通过它，谁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尽心尽力，抢救每一个生命；谁脑中只有个人私利，不顾人民死活，没有担当，问责时就推诿甩锅,人民一目了然。

近日看新闻，特别敬佩白袍战士；那天当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完成任务返乡，看到一个老者在路边忽然跪下，对乘坐巴士的白衣战士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心中十分感动。我完全理解老人的感激之情，因为六十多年前，我们家也经历过一番从无助绝望到庆幸狂喜的心理过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经历二战后五年的颠沛流离，终于被星洲日报聘请为特写记者和编辑。我们全家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摆脱父亲失业和到亲友家借住的苦日子。没想到父亲到报社上班没过多久，他忽然病倒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当年父亲得了什么病，只记得他行动艰难，双脚无力，走路时头不由自主地转向一侧。为了照顾他，母亲只得放下我们和家务，扶着他去上班，有时扶他去看医生。父亲看中医，也看西医（当年报馆有个名列狮城四大名西医的医药顾问，他告诉父亲他的病无法治，只能休养）。我们家几乎天天弥漫母亲煎中药的气味。过了不久，父亲病体承受不了日日奔波，终于卧倒在床。

我们当年住在今天尤诺士一个甘榜的亚答屋，屋主把屋子分隔成好多房间出租；我们家在前面，对着黄泥大路。屋后有一户姓陈的人家，他们有个朋友，姓薛，是个走江湖郎中，大家都称呼他薛先生。我们的邻居把父亲病重的情况告诉薛先生，还说父亲是报馆记者，写特写的笔名是“高云”（当年报馆的记者编辑，可能是物稀为贵，一般老百姓都很尊敬）。薛先生听了，就走到我们家来，原来他读过父亲写的特写，认为他是个有才气的人。

也许是缘分，也可能是同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不久，薛先生告辞，我记得他对父亲说：“你放心，你的病是个灾厄，这是命，躲不掉。不过，你

命中有贵人，他四个月后会来救你。”

接下来四个月，母亲每天仍不停地扶着父亲去看医生或独自去求神拜佛。

四个月后的一天，薛先生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他探头向父亲打个招呼，走到他面前。

父亲问：“你说的贵人呢？”

“我就是。你相信我吗？”

父亲挣扎着撑起半个身子，握着薛先生的手，说：“我的命，交给你了。”

母亲拿张椅子放在床边，请薛先生坐下。

薛先生仔细看着父亲的脸，然后把脉。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饭桌边坐下，从衣袋抽出一张白纸，沉思了一会儿就用自来水笔开药方。许多年后，听父亲说，薛先生开了二十四味药。

薛先生把药方交给母亲，告诉她即刻去中药店买三帖药，一天一帖。

父亲服了第一帖药，当天泻了约十次。奇怪的是父亲看起来精神却很好，还坐了起来。

第二天，母亲又煎药让父亲服下，父亲大约泻了七八次，父亲的精神依然很好。

第三天，薛先生一早就来，要母亲再煎药；不料祖母和母亲竟然双双在他面前跪下，母亲说：“薛先生，他不能再吃药了，他病了七八个月，身体太弱了，不能再泻。”

薛先生叹口气说“好，好，不泻不泻，你们快起来。”

日后听父亲说，薛先生当天对他表示，他原本要把父亲体内的毒全部清除干净，无奈家人不答应，他只能把病治好七十巴仙。二十年后，父亲果然旧病复发，不过这一回的病情没以前那么严重。

三天后，薛先生又来了。他对父亲说他已把体内的毒清除得七七八八，现在要调养病体，早日康复。他当天要下坡去牛车水余仁生药房买药散（药粉），两小瓶大约要百多块；他看到父亲面有难色，又看到母亲身上没有半件金饰，他明白我们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父亲说他下午再来。据屋后的邻居说，薛先生当天找他的妻子商量，拿她身上的首饰去当，才下坡去买药。

下午薛先生又来了，他把药交给父亲，告诉他放心，这两瓶药散服下，一切tik lang（这是薛先生的潮语口头禅，意思大约是万事大吉，我至今没听别人说过）。

薛先生真是妙手回春，父亲服了他的药，病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与此同时，父亲收到报馆的来信，要父亲下个月回去上班，否则当辞职论。大约三个星期后，在母亲扶持下，他终于能去上班了，我们家也避免家破人亡的悲剧。

我们甘榜的小孩都喜欢薛先生，父亲病好后，在家若听到有人高喊：“薛先生来了！”他一定三步并作两步走，出门去迎接。

薛先生后来据说到越南去做买卖，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返回新加坡，不久就去世。

我很遗憾，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薛先生的名字。父亲生前见到他，总握着他的手叫道：“薛仙！”

是的，他有救活濒危病人的本领，又有慈悲的胸怀，他是活神仙！

18-5-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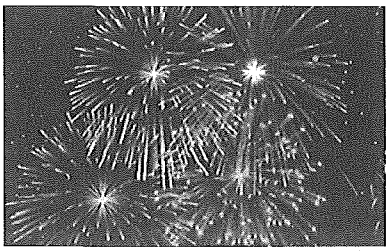
追逐

◎ 江上舟

你们在有生之年
还有精力去拼搏
这场似无止境的斗争
追逐个人头上的光环
追逐至高无上的那个座位
希望将威望、权位集于一身
成为一国全民之首

一个是想做到油灯燃尽
一个是穷一生也要尝到任相滋味
两人的政治议程
劳累傍友四处奔走
招兵买马一张张拉票
有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有的厌倦两人的行径
有的因而投靠到敌对的阵营

我是一介草民
关心政治
却不懂得玩弄政治
不懂得分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我追逐的是三餐温饱
追逐的是一个平静安稳生活
对你们乐此不疲
拼得你死我活
追求一己私利
不屑一顾



烟火秀

◎ 季载

嗖一声飞上天后
烟火得意忘形地嘿了一下
开始口沫横飞
夸耀自己迸发的火花
如何照亮大地
绚丽璀璨如同白昼
翩翩舞姿
让每个人都陶醉

火花瞬间陨落
仰望的眼眸
看到的
依然是漆黑的夜空

诗两帖

◎锺夏田

1 说政事

同行最怕中山狼，
反噬哪管夜未央。
马老不知蹄已失，
抚须看他怎癫狂。

2020.06.15哥文宁

2 银行

我的心有一间银行
收了很多存款
喜怒、哀乐和悲伤

因为利息高
所以存的悲伤多很多

2020.06.16哥文宁

旅途哀悼天赋弟

◎陈颂

2017年11月18日与家人往张家界旅游。忽接天赋弟逝世并海葬消息。悲痛之余，写下七言绝句3首，遥寄哀悼之情。

数十年来兄弟缘
患难与共苦亦甜
劳作一生撒手去
悲切惟其问苍天。

命途多舛在当年
四海为家走世间
不惧日晒风雨打
铁汉只怕病来煎。

往事已矣似云烟
手足之情梦里牵
海角天涯魂何在
遥寄亲情在水边。

18.11.2017

诗两首

◎ 敦煌听雨

1 ……

爱上省略号
因为
有欲言又止的含蓄
有小鹿乱撞的暧昧
有单纯的可能
却
没有一个人静静的世界

2 疫情下的小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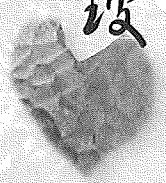
日历瘦了
肥皂瘦了
仙人掌瘦了
人却难瘦了

水费涨了
电费涨了
口罩涨了
眼泪也涨了

时间慢了
脚步慢了
网络慢了
呼吸也慢了

头发长了
胡须长了
指甲长了
对旧生活的缅怀更长了

玻璃



◎宇轩

透明物都是玻璃制造
如果也包括
一颗心

他越擦拭你越
透明，第一道曙光
从心事穿过

为你我坠入另一道风景
你愿为我
狠狠碎裂一次吗

诗之殇

◎ 红尾箭

“请不要惋惜一位诗人的死亡，那是一首诗的生命之升华。”

笔尖成了一叶帆船
飘荡中留下忉忉的折痕
稿纸只停格在有飞蛾的夜
碎散的光晕与桌灯隔空对话
咖啡始终保持着沉默

思绪的断层在奔流
为诗卷撕开一页页迤逦的殇
诗人习惯把黑夜喝下
培育支离破碎的引吭高歌
意象轻描且淡写
势必在神秘的宿命中追捕一尾韵味

孤独奉孤独之名
沉溺在矛盾的浪涛里
为禁欲的国度激化成粗暴的快感
于是
缪斯女神给了简史一个机遇
让诗休克在肆无忌惮的伊甸园
征服一一脱序并失控的灵魂

当星火燃尽
有人将从诗席中被抽离
以分割的方式踯躅在灰与蓝之间
定义此时不过是只搁浅的蓝鲸
心动偷偷在诗的弧度最高点
绽放出一种凛冽的婉约
把在灯火阑珊中迷失的诗句
藏进腐烂的躯囊里

终究会怅然若失
诗的英魂在黄昏里延续
拨开清风
尚未焚化成灰的诗笺
在霉化的墓碑上隐约拓印着：
诗已殇

寻书启事

李楠兴

行管令下
跨州越県是个禁忌
你冒着疫情风险
快马加鞭
只为讨君欢颜

日盼夜盼
知道你要来
不须腾云驾雾
怎会迷失彩云间
不须踏浪迎風
怎会坠落汪洋一片海

怀疑繁忙佳节
行程被架空
又可能邮差善意
令你掉了队
煎熬滋味使人愁

爝火书刊失踪
是都门重大新闻
有伤文学火苗
羞向衙门报案
彻查有难度

想起 MH 370
心中一片茫然
忧心忡忡
世事本无绝对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可怜心中的他....
不会是断线纸鸢吧

看得日出
又看日落
左三天右三天
唯寄望英勇的白鸽
千里音讯
羽下见真情

2020.05.29

极端的诗八首

敦煌听雨

1.辣椒

只有痛后
你才会记得我

2.键盘

成佛或成魔
一念

3.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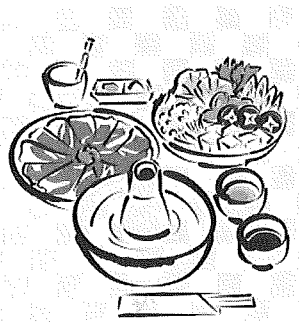
真的在内
假的在外

4.剃刀

斩草
未必不留根

5. 火锅

你我是不同的世界
却要装熟在一起



6.星期一

新的开始
总被丢臭鸡蛋

7.咖啡

少了禅
多了红尘

8.抽屉

遁世的桃花源
谢绝访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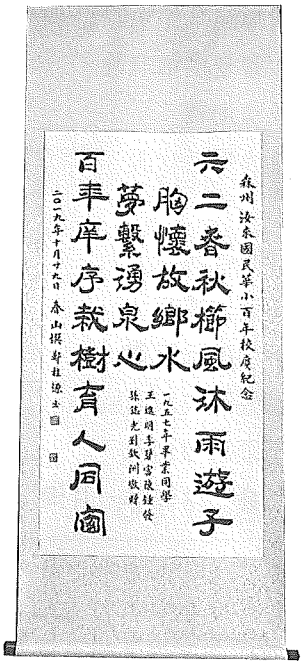
联花集

◎ 春山

纪念黄顺财故友联

筠风协奏清泉韵
翠阁长怜皓月华

2019年10月18日深夜



★ 黄顺财是我超过半世纪的老朋友。70年代曾献身社会改革运动。因害急症，2019年10月17日不治。
他老伴黄翠华于2017年3月18日病逝，安眠汝来孝恩园和平纪念骨灰阁。我为她撰悼联：韶光梦逐山河翠 / 园阁魂牵宇宙华，已刻于其灵位。
今顺财来长陪爱侣，我又撰一联寄意，与《悼翠华联》相配，镌之永念。

赠母校森州汝来国民华小百年校庆纪念联

六二春秋 栘风沐雨 游子胸怀故乡水
百年庠序 栽树育人 同窗梦系涌泉心

郑桂源书
2019年10月29日

★ 我曾两度就读汝来国民华小。1957年高小第二届毕业同学14个，已逝者多位，有的无从寻觅。正值母校百年大庆，我届联系到的5位老同学，王进明、李碧富、陈鍾发、孙誌光、刘钦洲，相约于11月9日校庆晚宴团聚叙旧。又特撰纪念联，联名赠予母校。

五四感怀

◎ 李菲

在当年的岗哨
迎风远眺
飘飘银发
突然掉下一滴泪

一个世纪
又过了一年

脚步
越走越稳健
信心
也丝毫不减

一个回望
却发现

原来还在
五四里程碑前

民族情怀
依旧推己及人
思想学说
也不强人接受

恶霸却为此
摩拳擦掌

谁知文明之途
竟如此曲折而多阻

抗拒Covid-19班顿

陈胜尧

1. **Hentam Pembunuh**
Covid-19 adalah pemusnah.

Pagi mendung burung kurang,
Insan terkurung dalam rumah;
Sini tolong bendung bangkang,
Insan merenung hentam pemusnah.

هنتم ڤموسنه
كوۏيد-19 اداله ڤموسنه.

ڤاڬي مندوڠ بوروڠ كورڠ،
انسان تركوروڠ دالم رومه؛
سيني تولوڠ بندوڠ بڠكڠ،
انسان مرنوڠ هنتم ڤموسنه.

抗拒劲敌

新冠病毒摧毁人类。
晨阴暗鸟少飞行，
在家里因被禁锢；
在此协助防疫情，
想办法抗拒病毒。

Fight Common Enemy
Covid-19 kills humans

The morning is gloomy with few birds,
Stay at home owing to Movement Control Order;
Try to help in fighting the scourge,
Ways to slay the enemy, avoiding disaster.



2. **Hujan Derai**
Covid-19 pandemic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mulai 18.3.2020.

Jirus air hujan derai,
Orang kurung dalam diaman;
Virus hadir sakitan sampai,
Orang renung malam nyaman.

هوجن دراي
كوۏيد-19 ڤرينته كاولن ڤرڬرقن

جيروس اير هوجن دراي،
اورڠ كوروڠ دالم ديامن؛
ۏيروس حاضير ساكيتن سمڤاي،
اورڠ رنوڠ مالم ڤامن.

雨打

新冠疫情，行动管制令。
屋外有风吹雨打，
留在家里几个月；
病毒引起痛苦大，
静思怎安宁过夜。

Rain Hitting Windows
Covid-19 pandemic movement control order.

With the storm, rain hits the windows,
Stay at home for many weeks;
The virus strikes with painful blows
At night, think of peace and relief.

3. سالهكان اورغ

ترامڤ لمه دالم اوسها ممبندوغ ڤيندميك كوويد-19. ڤد 31.5.2020, اد لبيه 1.81 جوتا كيس دان 104,000 كماتيان دامريكا شريكت. بلیو ميالهكن اورغ لاءين سڤرتي جينا.

ڤيندميك تيمڤا سرات سدنيا,
ترقربان اورغ، سياڤ برسدیا؟
ڤيندميك كنا دريتا ماءنسي،
سالهكن اورغ، جاكا امڤويا.

Salahkan Orang

Trump lemah dalam usaha membendung pandemik Covid-19. Pada 31.5.2020, ada lebih 1.81 juta kes dan 104 ,000 kematian di Amerika Syarikat. Beliau menyalahkan orang lain seperti China.

Pandemik timpa serata sedunia,
Terkorban orang, siapa bersedia?
Pandemik kena derita manusisa,
Salahkan orang, jaga empunya.

特朗普软弱进行美国新冠疫情工作。2020年5月31日，该国有超过181万病例和104,000死亡。他嫁祸于人如中国。

新冠肺炎大流行，
未曾准备牺牲人；
痛苦因病毒来临，
为自保嫁祸于人。

Put the Blame on Someone

Trump is weak in handling the US Covid-19 pandemic. On 31.5.2020, the country has over 1.81 million cases and 104,000 deaths. Trump puts the blame on others such as China.

To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 pandemic is spreading,
For so many deaths, no one is prepared;
The virus causes so much suffering,
Put the blame on someone, to save oneself.

4. **Ujian Covid-19**

Virus timpa rasa gentar,
Insan cari jalan atasi;
Terus kena cuba sedar,
Insan mesti akan diuji.

اوجيان كوويد-19

براڤ اورغ جڠكيتي ۏيروس،
مريك ميمڠ سيبر بادي؛
ڤريقسا اورغ داءوجي تروس،
اوڤاي هالڠ تولر لاكي.

新冠检测

病毒袭击人恐惧，
想方设法抗疫情；
竭尽所能找工具，
必须用检测才行。

Covid-19 testings

The virus strikes terror on humans,
Look for ways to overcome the organism;
Continue to find effective treatment,
Essential to do testings with dynamism.



5. Bosan Duduk Di Rumah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Mac--Mei, 2020.

Satu dua ahli keluarga,
Pagi malam satu bumbung;
Satu dua hari bertapa,
Sunyi macam 'gitu murung.

بوسن دودوق درومه
ڤرينته كاولن ڤركرقن ماچ--مي 2020.

ساتو دوا اهلي كلوارك،
ڤاكي مالم ساتو بومبوغ؛
ساتو دوا هاري برتاڤ،
سوڤي ماچم ڬيتو موروغ.

6. Malaysia Berupaya Bendung Covid-19

Sedunia usaha hadapi jangkitan,
Ada kekesanan, berapa kurang;
Malaysia upaya mencapai kemajuan,
Ada keyakinan, ternyata menang.

مليسيا براوڤاي
ممبندوغ كوۏيد-19

سدونيا اوسها هادڤي جڠكيتن،
اد ككسنن، براڤ كورغ؛
مليسيا اوڤاي منچاڤأي كماجوان،
اد كاءيقينن، تريات منغ.

7. Covid-19 Pandemic

On 11.3.2020,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declares Covid-19 pandemic.

WHO declares Covid-19 pandemic,
All nations must be prepared;
Aware the burden's fantastic,
Fight an all-out war, nothing to spare.

ڤينديميك كوۏيد-19.
ڤ 11.3.2020 ڤرتوبوهن كصيحتن دنيا مغيشتهاركن ڤينديميك كوۏيد-19.

بدن WHO اشيهار ڤينديميك تركيني،
سموا نڬارا ڤرلو هالغ؛
بدن WHO ميثر ڤينديميك بيني،
سموا نڬارا توجو ڤرڠ.

居家寂寞

大马行动管制令，2920年3月至5月。



全家成员在一起，
整天禁锢同屋脊；
早晚有沉默静思，
寂寞正好像忧郁。

Loneliness At Home

Covid-19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arch to May, 2020.

Members of family are at home,
Day and night under same conditions;
There's all the time to think alone,
Loneliness borders on depression.

大马有能力　克服新冠

全球努力抗新冠，
效率是参差不齐；
大马有能力改善，
相信促进好成绩。

Malaysia Capable Overcome Covid-19

The world is up against the disease,
Some are more successful, others less;
Malaysia is capable of overcoming the pandemic,
Confidence ensures the success.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大流行。

世卫宣布大流行，
各国需面对调整；
觉悟大流行难顶，
只要求众志成城。

Pandemik Covid-19

WHO isytihar pandemik terkini,
Semua negara perlu halang;
WHO menyedar pandemik bebani,
Semua negara tuju perang.

秉烛而学

◎纪亿萍

近年来，我翻阅了一本名曰《叶老先生》的书籍。这是一本陈旧的书籍，书页经已泛黄，显然这一本书出版也有一段时日，这本书的外表乍看之下有点日式风格，但内容大部分以中文编写，其中还参杂了小部分的日文。其实早在多年前，我已知悉有这么一本书，当时我对这本书的外貌第一印象应该是来自日本一位年迈的作者。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有幸翻阅这一本书，但是当我翻页到作者——叶老先生的简介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该位作者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

这本书首页的日期始于日本入侵马来亚的前一个月。这一页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有一张婴儿呱呱坠地的照片……叶老先生部分的童年是在日据时期的马来亚中度过，即使日本二战投降后撤离马来亚，当时我国被日军糟蹋至满目疮痍，经济极差，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天真幼小的孩童们在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生活环境下成长，在随后几页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叶老先生的童年乡村生活气息浓郁，可见当时叶老的童年不如我们八、九十后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愁吃穿，吃香喝辣那么幸福。

我纳闷着一位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作者所出版的书为何会隐约泛有日式的气息，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便刻意翻至有日文的页面一探究竟，原来作者曾留学日本，这部分有多篇关于作者留日的文章，扶桑记忆与东瀛追忆的系列等等……部分中文内容叙述着叶老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期的点点滴滴，而少部分的日文则是他在日本所经历与相遇过的人事物。叶老首次踏足日本，头一回接触日语是在一次工作的机缘下而前往日本培训三个月。直到后期辛勤工作，银行存折簿里的金额得以翻倍，同时收到一封之前所申请的日本一间日语学校的批准信，终于得偿所愿到日本进修，也在这一次的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叶老先生利用着留日多年所学的日语和关系，加上刻苦耐劳，移樽就教的个性，随后经营着与日本往来的生意。虽然初始有筚路蓝缕的艰辛，但在较后的日子里事业还算颇有建树！

叶老先生到了耳顺之年，他的事业已稳定经营多年，拼搏了一段时日总算到了该退休享福的年纪，我普遍地认为接下来的文章就仅以退休人士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概况来编写剩下的页面，岂料当我读得越深入，越多在之前的页面所没有的知识渐渐涌了出来。显然地，叶老先生选择在享福之年继续进修提升自己，紧贴着现今社会的时事与知识，从不落伍。

当我翻至叶老的耄耋之年时，在这之前他不断地在不同的国家进修课程，成绩更是斐然可观，更取得了学士学位。截至叶老古稀之年，他还是一样持续不断地撰写着接下来的页面，更新着不同的知识，甚至已在攻读博士学位当中。他的好学心态即使到了年迈的岁数还是像孩童一样旺盛，对于学习的态度笃志不倦。不论是旧时的史记，时事动态，甚至是现今的科技产品，叶老的知识在部分同龄的长辈中可谓是学识渊博，甚至超越现今年轻一辈的大专生。

最令我敬佩的是页面当中会隔三岔五地出现这几句话，“谢谢！”、“你辛苦了！”、“麻烦你了！”、“谢谢你的努力”……这一句句的道谢词语竟是一位身为长辈的叶老先生经常对年轻一辈说的，叶老先生的谦卑心不曾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消失或减少。《叶老先生》这一本书不止记录着各方面的知识，当中亦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哲学值得我们年轻一辈去借鉴参考学习，实属一本励志人生的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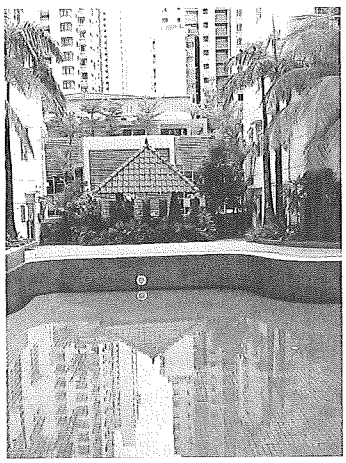
秉烛而学的原译中，晋平公担心自己因为已步入暮年而不再适合学习，师旷巧妙的利用三个比喻向晋平公劝学，其中启示更是震撼了晋平公，

（文转第73页）➤

異乡人

◎叶清润

我喜欢我的庶民公寓，首先它解决了我的藏书问题，终于把我从1967年起至2005年间学习日语的参考书和字典，一共用了6尺高2尺宽的书架总共30个，全部填满，成了我的“葉书斋”。



公寓泳池旁的凉亭，作者摄

它位于公寓的三楼，有别于一般的公寓，对面便是左右邻居，而中间隔了一个長方形的小公园，中间还有一个游泳池，两旁还有凉亭。小公园里栽种了椰子树、不知名的棕榈树以及各种花草，每当走进小公园散散步，总感觉到处青枝绿叶，空气清新，心情总会变得格外舒畅。

今天书写论文时，遇到了瓶颈，闷闷不乐的呆坐一会儿，便随手拿了一本写真集漫步行到游泳池旁的凉亭坐下，闭起眼睛，安静的在冥想。突然间从游泳池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睁着眼睛一看，来了五、六位身穿比基尼泳装的美女在游泳，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于是正要动身离开凉亭时，眼前来了一位美女：

“安哥！安哥！”

“什么事？”

“我头疼，可以给我头痛丸吗？”

“我不认识你，我可以给你，你相信我吗？”

“我认识你，我时常在你门前走过，看见你傻傻的在看书，总不会是坏人。”

（文转第74页）➤

◀（文接第72页）

师旷从而成功说服了晋平公在老年时继续学习。“老而好学”虽比不上“少而好学”与“壮而好学”，但总比不好学来的好，人生就应该学无止境，任何时候都应抓紧学习的机会。叶老先生好比晋平公，虽已步入暮年，但对于学习的心态不会因为年纪的阻碍而放弃。

人们说人生就像是一本书，书的封面是父母给的，虽说书本的厚度由不得作者决定，但该书的内容精彩或平淡，都是由作者自己去谱写出来。需知道人生并没有许愿池，倘若许了个愿后就翘起了二郎腿什么都不做，不去思考，不去实践，该书的页面不会因为你心里默许的愿望而自动浮现出精彩的内容，最终这一本书只会是一本空白无字，毫无意义的书而已；即使是一本不起眼的草稿书，被修改或实验了无数次，虽然书页被橡皮檫磨得破烂不堪，但至少内容还是会有其中成功的例子值得借鉴。每一本书皆有它的可取之处，而在叶老先生的这一本书，我看到了作者把活到老，学到老这一谚语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看过某杂志的编者的一段文“从一个上进青年，自动自发，不怕脏，不怕苦，一步一脚印，逐步扩张自己的天地，到年迈还在不断更新知识，是今天一些不长进的青年，有许多值得反省与借鉴之处。”确实这一刻苦耐劳，皓首穷经的精神正是现今社会年轻人所缺乏的。

学海无涯，终生学习的益处多不胜数，不止可以增进知识，增广见闻，甚至可以利用毕生所学赚取可观的收入让身边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甚至造福社会，可谓受益终生。年纪性别和成功无关，只要有目标，有恒心，我相信只要鼓起勇气在错误中学习，不断地更新和扩大知识范围，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谱写出一本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精彩人生。

有意识流，兼有电影蒙太奇，一个人物形象，浓墨淡彩的笔下突显，写法灵巧，见功力。——编者

◀（文接第73页）

即然她如此的信任我，便回到公寓，拿了2粒头痛丸和一瓶矿泉水交给了她。她很有礼貌的向我致意后便离开了。

游泳池的嘈声渐渐的消失了，于是回到凉亭，继续的翻阅着写真集。正看着入神时，她又走到我面前说“安哥！头痛好了。为什么你的头痛丸这么有效！”

“是吗？神仙药呀！”，其实我也是不定期的头痛的患者，普通市面上的头痛丸已失去效用，现在服用的是留日时一直服用到现在的E牌的超强的头痛药。我继续好奇的询问：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讲普通话？”

“ 我是xx人！不是中国人！”

这更引起我的注意，继续的追问着她，她可慢条斯理的说出她的故事。

阮氏花xx人，现年35，出生在农村，二个兄长和一个妹妹，爸妈耕田为活，生活贫苦，二个兄长读到小学便停学帮助爸妈耕田，二姐妹因没求学而帮助爸妈耕田，一家大小勉强的生活着……

正当花样年华，村里来了个媒婆，给了爸妈一笔钱，远嫁他乡到北京城外的农村，丈夫姓梁名勇，汉族，比我大十岁，也是一个耕田的农民，家境小康，不久生了二个小男孩，全家生活乐融融。

去年家里来了一封信，老妈子中风进院了，于是和老公多次的商量后，应允回国看生病的妈妈。在医院里看到睡在病床的妈妈，相拥的在哭泣……

老爸为了生活，还得看守着耕田，妹夫远赴城市打工，妹妹得在家照顾大小，而我则远嫁他国，谁来看守病中的老妈子，一时大家都成了不孝之子女，大家都内疚的在斗争着……

回到北京的农家，大家都很同情，但之间也充满着矛盾：可否暂时离开丈夫、小孩、奶奶和爺爺回国看顾生病的老妈子？……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老公终于在身边细语的说：回去照顾你妈妈吧！这里我说服爸妈，你先安心的回去吧，顺手还捎给了我五千元人民币。

依依不舍的离开北京的农家，回到家，立即与妹妹商量好，由妹妹看顾妈妈，我出去打工支持大家的生计。很快的便联络了村里的媒婆，不及一个月便来到吉隆坡“打工”。中介费用包括机票共马币三千五百元，分三个月清还。三个月后再給二千元办延期费用。“打工”的收费，每次一百七十元，老板七十，我得一百。如“打工”顺利，则每月六千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每天都在祈愿着平安不要被扫荡。

故事结束了，那群游泳的小美女也冲了上来，说不游了，于是阮氏花一一给我介绍了她们的吉祥号：8、18、48、88、118。

她们还满有礼的向我挥手道别。

“祝福你们—異乡人！”

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看过一部有名的日本电影《望乡》：

……季子正是明治维新初期的人，贫瘠的土地，破落的农村，无以为生，年仅十四岁便被贩卖到砂劳越做妓女……她们赚到钱，汇回家乡，救济家人，却未想到晚年回去故乡，受尽亲人故里的百般轻视和冷言讽语。另一些有先见之明的都不愿还乡，而老死他乡。正如那个东京的女记者说的，她们仍然痴痴的望着故乡，但却回不去！（1）

过后我也参考了一些资料，日本叫**からゆきさん** Karayukisan,明治时代，日本的長崎県原半岛、熊本県天草诸岛的贪窮的农村和渔村的少女，由“女衒**ぜげん**zegen”的所谓仲介业者把女人卖到海外当娼妇。

在回忆去希腊旅行时，当地导游介绍一座古老的城堡附近的碎石头旁的一根石柱时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根广告便矗立于此，内容：引导海员去嫖妓图。

由此可见，娼妓的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便长盛不衰的问题。今后是否能在国际的论坛上可以提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

（1）伍良之著1980年《串铃篇》页75

超放之花（1）

◎丁云

（1）

洪进兴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武术！他12岁就加入武术队，开始练长拳、咏春拳、八卦棍，还有12弹腿。那时候他单纯地认为，只要在比赛中打赢对手，就是“CHAMPION”！在运动会上，他的确拿过武术项目的金牌！但当他不断赢，不断打倒对手，不断觉得自己所向无敌时，却渐渐觉得，他要打赢的，不再是对手……而是他自己！

在拳赛中，他看着对手趴在地上，眼角爆裂，血流披面，无法起身！他却从容地、踌躇满志在台上跳跃，像一只花豹冷睨着它的猎物，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冷酷。然而，他也有被击败的时候，唯有他自己倒在擂台上，在淌血、疼痛、呼吸困难，甚至差点休克的情况下，他才猛然觉察到自己的骄傲、盲点、虚荣，都是他自己的“对手”。那一次，他在清迈的一场非法拳赛上打败了一位泰国拳手，对方倒在擂台上，竟然死了！拳证终止比赛，医护人员冲上来，为伤者作抢救，然而最终，泰国拳手还是死了！那一刻，他没有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他被逮捕了，罪名是打非法拳赛、过失致死他人。他在牢里，一直被恶梦所缠绕，每一次的梦魇中，拳证翻过拳手的尸体，他发现那倒在擂台上的，赫然是他自己。

他的胜，是虚空，唯有败，却那么真实。

真实得像梦魇……

（2）

10年牢狱，进兴终于回家了。

烟霾仍然笼罩狮城……

回到芽笼，进兴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提前一个站下巴士，却撞见一只死狗，被车撞了，躺着血泊中，呦呦呻吟而至断气！民防人员很快把狗尸清理了，用水笔冲洗净马路上的血迹。他心里一阵发冷，背着军用的长形背包，到了加冷河畔。

河水悠悠淌流，看不到鱼，也看不到蜻蜓。

但漂流着垃圾！

树林里也有垃圾，像是野餐丢弃的空饭盒、筷子、纸巾，还有避孕套。

苍蝇在“嗡嗡嗡”乱飞……

这里本是他和一群童年死党的“秘密天地”。他们用绳子编制了吊床，绑在两棵树上之间，他们也在每一棵沿着河岸而栽种的树木刻上自己的名字。CHAMPION进兴、榴莲阿花、丽丽、阿强。进兴捡了个人家丢弃的沙包，吊挂在树上练拳。爱美爱打扮的丽丽，则偷了姐姐的化妆品，在脸上涂涂抹抹，甚至以撩人的姿态，学走模特儿“猫步”。长得丑的阿花，却常常从老爸的榴莲档顺手偷了榴莲来孝敬他们。阿强呢？胸无大志，永远霸占着那吊床睡大觉。

相隔了多少年？他一时也恍恍惚惚，记不清了。

加冷河畔还是加冷河畔，野树林还是野树林，河水仍然潺潺而流，蜻蜓不飞、鸟儿绝迹。但吊床被清理了，沙包被弃了，树皮上雕刻的不管是“CHAMPION进兴”，还是“榴莲阿花”都已模糊不清了。倒是那些垃圾与避孕套，让他怀疑这里成了外劳寻芳的“野合”场地。

然而，令他诧异惊奇地，有一排不知名的树，竟然在这烟霾笼罩的九月，在这酷热的季节，纷纷绽放了花朵。

童年的他们曾经问：“有些树开花，有些树为什么不开花？”

长大了去查书，他们才晓得：

“果实和种子都与植物体的生殖有关，它们的生理活动保证了被子植物的种子得以延续和发展。不开花的孢子植物虽没有种子，但它可以通过向空中释放成千上万个活性小颗粒——孢子来繁衍后代。有花植物的繁殖方式较孢子植物高级，它通过自身或外界授粉后，结出果实，果实保护着种子，又是一株新植物的诞生。

还有一部分有花的植物不是通过种子繁殖后代，而是利用自己的根、茎或叶，把这些部位的一部分转化成新的植物体。所以说，不管植物开花还是不开花，都不会影响它们的繁殖和生长，开花和不开花只是植物种类不同而已。”

他们明白了，怒放的花，是为了迎接春天，迎接滋润的雨水，并且繁殖后代，但在这酷热、在这烟霾、在躁郁不安的城市里，竟然激发了从来不开花的树，也一整排怒放了，红花特别醒目，红得像是淌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进兴拧紧了背包，有种焦躁感。

难道植物也有焦躁感？……

芽笼，依然是美食天堂，依旧是人群，灯红酒绿。

他终于回到了属于“红灯区”XX巷的家。四层楼的小旅店，以前是背包客的落脚处，他在国外十多年，姐姐阿玉却把小旅店装修，隔开更多房间，变成“钟点酒店”，专门租给寻芳客与妓女。因而站在柜台前，总是听到莺声细语、淫声浪语，妓女与嫖客，还有皮条客的打情骂俏。

幸好进兴的房间，姐姐阿玉还给他保留着。

阿玉看到蓄留长发的进兴，差点认不出来了。给了他房间钥匙，自己却忙着招呼住客与清理阻塞的马桶。“TMD，这些家伙，什么卫生纸、安全套、卫生棉都往马桶里塞，臭死了，王八蛋，讲又不听。令娘，这些钱真难赚。”

入夜的大街，灯火通明，霓虹灯光管尤其灿亮，多彩多姿！随时闪出“XX按摩中心”、“XXPUB”、“XX网吧”、“XXSPA”、“XX夜总会”的招牌。隐约有警车的警笛“呜呜”声传来。进兴站在天井处抽烟，神情郁闷看着攀爬在对面旧店屋墙上的植物。姐姐阿玉忙完了，走了过来，瞪着他。

“阿兴，你都在干些什么？”

“没干什么……”

“为什么会坐牢的？”

进兴有点烦躁：“都说别提了！”他继续抽烟。

阿玉叹口气，语气难掩埋怨，跟进兴要了根烟，也抽了起来。“妈妈是在去年走的，她洗肾多年，又等不到移植的肾，死了，等于是解脱。她临终前，一直遗憾见不到她的儿子最后一面。我打电话去泰国的领事馆，他们什么都推说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是无能吧！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怨我，干嘛把家分割成许多房间，租给嫖客妓女，是吗？是吗？……不是吗？但是，我没办法呀，死老公跟一个暹罗女人跑了，妈妈的医药费一大笔，我……我需要生活的呀！”

进兴闷声的。“姐，我没有怪你。”

“那就好，我们姐弟俩，不要怪来怪去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阿玉掏了些钱递给进兴。“喏，这些钱你拿去。”

“我不要……”他看到皱巴巴的钱。

“拿去理个头发，你要做野人啊？”

进兴坚持。“我不要你的钱！”

“哦哦，你嫌这些钱脏，是吗？是吗？……我告诉你，我就是靠这些钱，还了妈的医药费，还有办丧事的。”她懊恼的，微微激动，眼眶有泪。“你……你不要瞧不起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给死老公欺负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可是家里的男丁啊，发生了那么多事，我……我几乎快要疯掉了！你……你以为我喜欢赚这些钱吗？”

进兴惭愧低下头。

阿玉把钱硬塞给他口袋。

（3）

电视报导，烟霾仍然处在不健康水平。

进兴仍然做那个噩梦，“打倒了擂台上的对手！拳证翻过对手的身体，只见血流披面、奄奄一息的拳手，赫然是他自己！”“他嘶喊，摇晃着牢房的铁栅，但狱卒奔过来，没有对他施予援手找医生察看，反而责骂他，是把他压倒在地，一顿毒打。”

他醒来，抹去额头的冷汗，再无睡意。

芽笼夜无眠，他也无眠。不夜天的街市仍然传来酒客的喧嚣。他继续抽烟，看到姐姐留给他的杂物箱子。他无聊上前翻看，都是一些他在运动会上得到的奖牌、奖状、双截棍、武术衣。他觉得那些奖

状，对他无疑是绝大的讽刺。他捧起箱子，走到阳台，毫不恋惜的把那整箱奖牌、奖状悉数丢下楼去。

他枯坐在阳台上，抽完一包烟，直至天亮。

天还是烟霾笼罩，阴阴沉沉……

清道夫在清扫路上的垃圾，鸽子在啄吃咖啡店桌上的残羹。

他洗个脸下楼去，用姐姐塞在口袋里的钱剪了个头发、洗了个头、买了架手机，吃了一碗热腾腾的大虾面，然后无聊地在街头溜达。网吧、巴刹、食阁、后巷的赌天九牌的赌客、宿酒未醒的老妓女挨着小旅店楼梯口打呼噜。他嘴馋，想去榴莲档吃榴莲，想不到竟然遇到榴莲阿花，阿花仍然亲切喊他“CHAMPION！”十多年年没见，阿花仍然大咧咧性格，榴莲刀耍得越来越熟练，跟洋人顾客介绍名种榴莲，还会卖弄几句英语。

“喂，CHAMPION，你死哪里去了？”榴莲阿花不等他回答，就连珠炮地问了他七八个问题。“最后听阿强说你在泰国打拳，后来就没消没息了。有10年了吧？阿强还说你是不是在泰国定居了？娶了暹罗妹了？我说不可能，你喜欢的是长腿妹妹，像丽丽的那种，怎么可能娶暹罗妹？呵呵，喂，你家变成了妓院了，你知道吗？还有啊，丽丽的故事，你听说了吗？你喜欢她，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想不到她会这样……哦哦，不谈了，吃榴莲，我请，D24怎么样？还是要青虾？”

榴莲阿花的问题，他一个都没回答。

也不知先回答哪一个？……

阿花迳自开一粒名种榴莲。

香喷喷的榴莲展示面前，也像被榴莲香吸引，阿强也出现了。

进兴没来得及回答榴莲阿花，阿强就插进来了。

“喂，CHAMPION！令娘，你真的还活着！老天保佑哦！”

榴莲阿花掰开榴莲瓣，他们大快朵颐吃着。

谈起芽笼十多年的变迁，阿强与榴莲阿花更多的是牢骚与不满，强调现在的芽笼，跟以前不一样了。“网吧、非法借贷中心、赌窟，到处都是。还有什么麻辣四川火锅店、脚底按摩。以前？以前大家都知道，妓寮是合法的嘛，警方时不时来突击检查、扫荡、查牌。活动只仅限在XX巷。现在，外地企街的无牌妓女多了起来，一到夜里，至少有1000个妓女张开大腿接客，一个人一晚算接三个客人就好，嘿嘿，不得了，用掉了3000个避孕套。哈哈，不问我了，问你姐姐开的小旅馆吧，一晚有多少生意？”

阿花插口：“更离谱的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野树林吧？CHAMPION常常在那儿练拳。他们竟然在那里搭了寮子，搞起野外妓寮，外劳都往那里跑，避孕套、卫生纸乱丢。警察最近才大扫荡，抓了十多个，寮子也拆掉了。”

阿强说：“这里的私烟走私也很严重。”

阿花又插口：“还有毒品呢？毒品才可怕！”

“对了，毒品才可怕。哈哈，吃喝嫖赌，再加上阿窿和毒品，都是孪生弟兄姐妹嘛。听说他们还搞人口贩卖，引诱了大批泰国、越南、缅甸的小妞，姿色一流的，送中东，差一点的，直接推入火坑。那些什么社工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世界再没有逼良为娼的事，TMD，骗谁去？丽丽，你知道吧？”

“丽丽？丽丽怎么了？”

榴莲打眼色，阿强还是说了。

“她染上毒瘾，被迫接客。”

“你说什么？你胡说，我揍你！”

“你揍我，我也要说……丽丽最后因毒品过量，死在妓院。你问我怎么会知道？我告诉你吧，不怕你笑我，有个时期，我服完兵役，无所事事，皮条客我也混了，很丢脸？是吗？丽丽死在妓院，他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跑去看的。TMD，半裸的，躺在浴缸里，手臂上还插着针筒！还是我抓了浴巾帮她盖起来的！”

进兴还真的揍了阿强一拳，跑了出去。

或许他之前在泰国看过报纸新闻吧？或者听说过丽丽的事吧？只是他潜意识拒

绝相信罢了。打人，是借机会发泄痛苦与躁郁吧？进兴离开了榴莲档，他发觉自己在马路上奔跑，跑了足足有三公里，跑得气喘吁吁，来到了加冷河畔。他在每一棵树上，找寻丽丽的名字，但都模糊了，看不见了，只依稀留下些许“疤痕”。他开始把树当沙包，打得拳头淌血，也不停止。

他和丽丽，算是青梅竹马吧！四个童年玩伴，在河畔“秘密天地”，诉说各自的梦想与委屈，互相取暖与疗愈。当进兴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个“CHAMPION”时，他们都给予赞赏的掌声！而榴莲阿花却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个“榴莲小贩之花”时，大家都嗤之以鼻。阿强更不消说了，他读书成绩最差，竟然志气昂扬说：“我长大了，要做个马夫。”大家都知道“马夫”是怎么回事，就是骑着摩托车，载送妓女的“车夫”嘛！唯有丽丽，她含羞答答说：“我要成为一个红模特儿！每天穿不同的服装，打扮美美，走天桥。”

榴莲阿花却戏谑：“你的愿望，不是嫁给CHAMPION咩？”

丽丽笑了。“人不能太贪心的！”

但谁也没想到，这四人中最美的甜姐儿丽丽，却活不过25岁。

（下期续）

陈彦的闪小说

（1）抗盗

组屋楼下有一间便利店，店里只有一位年过六十的女员工，负责收钱的工作。

这一天下午，店里很空闲，一个顾客也没有。忽然，一个手臂刺青的年轻人推门而入，一进来就亮出一把刀子，指着女员工的胸口威胁说：“别动！快把收银箱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女员工不动声色，暗自从柜台下面取出一根铁棒，闪电般的往劫匪持刀的手用力挥去。劫匪没想到老妇胆敢反抗，手腕被铁棒击中，手一松，刀子掉在地上。

“打抢呀！”老员工见劫匪手上已没武器，立刻高声呼叫。劫匪乱了分寸，不敢在店里久留，连忙夺门逃遁。店外的人听到呼救声，抬头一看，看到有一名男子跑出来，转眼失去踪影。有人拿出手机拍下劫匪逃遁的狼狈样，交给随后而来的警长。

警长查案时对老妇说：“你真勇敢，可是对方身怀利器，你这么做未免太危险了。”

老妇笑嘻嘻地说：“我年轻时学过武术，有点底子，遇到危险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露出两手，让大家为我操心，真不好意思。”

（2）劫机

“大家别动！我们是E国战士，这架飞机将会飞往我国的机场。”客机上突然出现两名恐怖分子。

其中一人用枪指着机上的乘客，另一个拉开驾驶舱的门，准备劫持机长，逼他改航飞往指定的地点。可是，驾驶舱内空无一人，飞机按照设定的航道，安稳地飞行。原来这是一架无人驾驶的客机。枪手无从下手，悻然冲出机舱，打算大开杀戒。

这时，有一名持枪的机组人员现身，直向他们走来。恐怖分子先发制人，分别向机组人员发难，只听见砰砰声响，不绝于耳，子弹仿佛射在钢板上，被射击的人还击了，他亮出一把激光枪，一道强光射出，准确地射中两名枪手的头部，两人立即倒地身亡。

机上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毫发无损。乘客这时才发现，原来挺身而出，为乘客解围的勇士，不是血肉之躯的凡人，而是一个刀枪不入的机器人。

机上的乘客齐声欢呼，空姐这时说话了：“请大家扣好安全带，保持安静，飞机就要降陆了。”

树·无底的根

◎锺夏田

她把两袋垃圾，一袋丢进“岁月”的垃圾桶，一袋丢进“感情”的垃圾桶。

她叫宋心兰，是专业护士，也是医院的副护士长。未婚。她把垃圾桶分成“岁月”和“感情”，是有她伤心的故事。

她已度过了三个猪年，仍然单身，当然是有原因。但她绝口不提。常常有人好奇的问：“你人这么好，又漂亮，怎么还没有对象？”她依例笑笑不予回答。但回到她的办公兼休息室，她总要惆怅个十几分钟，才能平伏心中澎湃的跳动。

哪两个垃圾桶，是她刻意如此命名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自己，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年龄逐年增长，“他”，还在吗？

他叫李泰，是她的男朋友。她进入大学的护理系后，不久就认识他。他念机械系，却对海洋有无限的向往。在交往期间，每次约会，总会谈到海洋的事。他喜欢讲美人鱼的故事，他总是会问她：“你相信有美人鱼吗？”她每次都是笑而不答。总而言之，几乎每一次见面，海洋都是一个话题。

“兰，我念诗人昕余写的一首诗给妳听：

浩淼之上一只鱼鹰掠过
仿如汹涌的光波
瞬间撕裂云层

我不是水手却有着水手的梦
一根稻草视为甲板
眺望生命的海洋

爱妳不是想占有
只需给我一块礁石
就足以令我做拥有大海的梦

兰，这是我的梦想。妳信不信？只要有一片礁石，我就拥有整个海洋。”

哪年，他们一起毕业，她慢他一年进校，但护理系只修三年。毕业典礼过后，他们一起去吃晚饭。这是双喜临门的日子，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饭后，他们回到校园，在月笼的树影底下，坐在草地上，依偎着。

“泰，你有想过结婚的事吗？”她问。

他捧着她的脸蛋正经地说：“兰，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给我三年的时间，好吗？”

“哪也好，但为什么要三年？”她虽然也不想太早结婚，但他的答案也让她有些爽然若失。

“心兰，我告诉你，你不要怪我。”他说：“其实，我跟一家轮船公司，签了三年约，我要在一艘货轮做三年。”

“喔，这是危险的工作，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她显得有些惊异了。

“不会的，”李泰安慰她说：“轮船有五千多吨，我帮助管机械，不会有事的。”

她有些心软了：“既然已成定局，我也不阻拦，我等你。”

他紧握她的双手，激动地拥抱她，把嘴唇凑到她的脸颊，并顺势移到她的香唇，深深地吻下去。她的反应也很激烈，慢慢地，两人就相拥的躺在草地上了。

激情过后，两人依偎地坐着，相视无言。

“怀孕了怎么办？”她提出很现实的问题。

“别担心，我一定会回来。”他说罢，拉起她，说：“走，我们去买一棵树苗，种在这里作个纪念。”

他们买了一棵松树苗，漏夜种在校园的一个角落。

“会不会被校工拔掉？”她疑惑地问。

“别担心，我有预感，它会永远存在，就像我们的爱。”李泰斩钉截铁地说：“兰，妳记住：树在，我在！”

这天，她又把两袋垃圾，一袋倒在“岁月”，一袋倒在“感情”。她心里想，年华已过了五年，早就超过了约定的三年，这五年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去了一趟校园，那棵松树还在，而且长得很高大。她又对感情充满了信心。然而，三年已过了，还多过了两年，怎么没有一点讯息？她的心又开始七上八下。

她去篮球场接李泰，他在球场练球，约定一个小时后一起去吃晚饭。李泰满身大汗，手、手臂都是水。走到石阶的时候，手一滑，球滚下整二十级的石阶。球一直滚一直滚，不知会在那里停下来。李泰颇有感触的说：“莫非这就是人生吗？在茫茫人海中流来流去，不知到哪里才能停下来。”

这五年里，只有第一年，船停靠巴生港口时，她抽空到港口和他见过一面。第二天，船又开走了。此后，他经过大马港口都是匆匆的，匆匆到来不及跟她见上一面。最震憾她的是，在第三年的下半截，也就是他的合约快要满期的时候，突然传来李泰的船在南太平洋海域触礁沉没的消息。她哭了一个晚上。

此后报上、网上的消息，都不是很多。毕竟，一艘货轮，载人不多，当然没有民航机失事那么轰动。她注意了整十天，只知道还有几个生还者。她祈祷，这几个之中，有一个名叫李泰的！但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她清楚记得，李泰“树在，我在”的誓言。所以，她不时会回到校园，去看哪棵松树。今天她又去了。树长得很好，绿油油的，显得生机旺盛。她心里顿时扎实了点。她回想临别哪晚在这里发生的事，哪时怕怀孕，现在则巴不得怀了孕，好在李泰真有什么不测时，为他留下一点血脉。

医院的事永远做不完。半个月过后，她收拾心情放在工作上。她始终抱着一个信念，就是李泰有一天，一定会回来找她，哪棵永远存在的松树，就是最好的见证。

病房出现了一阵小骚动，一位老太，从普通病房转移到加护病房。看病历表，老太九十三岁，心脏病。老太已很老了，多个器官退化到近乎毁坏。她身上插了好几支管子，可以看出，她每分钟都在辛苦地喘气。白天，她家人会来看她，晚上则是女儿和儿媳轮流看护。作为老经验的医护人员，宋心兰知道，老太已不久人世。

有一个晚上，老太睁开眼睛，吃力地向四周望。心兰刚巧走过，便笑笑地说：

“老太太，精神好了点吧？”

老太脸上有一点笑容，断续地说：“我想讲一件事给你听。”

心兰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也许是她最后的遗言了。她替老太量了量血压，帮她整理一下管子，然后说：“老太，你慢慢说。”

“我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和我丈夫辛苦半生买的一间屋子，我给了女儿。你说，我有做错吗？”

心兰明白，这种家事，外人是越帮越忙的。只能安慰说：“你认为恰当就可以了。”

“但是，我四个儿子把妹妹当仇人！”老太讲一下顿一下，眼泪都淌了出来。

心兰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何况她也帮不上忙，便打岔说：“你爱听诗歌吗？我念几句诗给你听。”

老太望着她，欲言又止。

“海的灯火，
有很多故事：
风在海面对话，
鱼在海底密语。
在船上，
船在动荡，
心也在动荡。”

老太似懂非懂，艰难地望

着她，嘴角绽露出一丝笑意。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凌晨时分，老太安祥离世。

医院里的生生死死，在她来说，已很习惯，甚至已到了无动于衷的境界。但这老太似乎有些不同，她时不时会想起她，不是因为她和她说过话，而是她忽然把它和李泰联系了在一起。十年了，没有一些讯息，他会不会像老太一样呢？“绝对不会！”她心里坚决的说。校园里的松树，不是长得好好的吗？她永远记得：“树在，我在！”

时间在忙碌中过得很快。早上上班之前，她提着两袋垃圾，一袋倒在“岁月”，一袋倒在“感情”，心里算着：“十五年了！”

医院来了一个病人，门诊部诊出是严重期的骨痛热症，要马上办理进院。

病人不是本地人，语言上只能讲简单的英语。看证件，她是大溪地人。大溪地，是南太平洋的岛国，风光秀丽，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宋心兰猛然想起，李泰的船，就是在南太平洋沉没的。

宋心兰从一开始对待这个大溪地女人纯粹是一个普通病人，到现在她对她有了浓厚的好奇心。她怎么会来这里？探亲？旅游？

她不是她的专任护士，但她是副护士长，有空随时可过来看她。这大溪地女人，看起来是典型的南太平洋土著形态，肤色棕黑，体态丰腴。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木无表情，可能是她不善于言词，也可能是语言不通。

“对这里的饮食还习惯吧！”她笑笑的向她致意。

“还OK。”她望着对方，简短回答。

“来探亲还是旅游？怎么会患上这种病？”

“都不是。”她摇摇头说：“我有任务，要找一个人。”

“哦，网友？还是亲人？”她笑笑地问。

“唉，我来了十多天，没想到这里的蚊子这么凶。”这女人叹一口气说：“我要找一个女人，她是我丈夫的女朋友。”

这倒引起了宋心兰更大的好奇心：“听起来挺复杂的。”

“我就讲个故事给你听，也许你能帮到我。”

哪是一个七级台风的天气，风疯狂到难以形容，我住的小岛好像要被掀翻了似的。很多树吹倒了，疏落的简陋房舍，很多屋顶都被刮走了。第二天，风还是很大，但雨停了。我冒着大风到海边看看，只见白浪滔滔，打得沙滩嗬啊作响。突然，我看到一根很大的浮木，在五十米以外漂来漂去，而且上面还很像有一个物体。我认真极目望去，啊mygod，是一个人。我想到昨晚听广播，有一艘货船在大溪地海域沉没，“莫非是生还者？”

村人全力把他救起来，发现他还活着。“天啊，居然没有死，生命力真强。”村中长老说。

虽还有气息，但离死大概也不远了。岛上没人要接手，因为太麻烦了。这小岛没医院，甚至诊疗所都没有，谁要接手了，就要冒着危险，在大风大浪中，把他送去附近比较先进的邻岛，哪里才有医疗设备。

“我来办！”她说。众人都惊愕地望着她，还表露出一些不屑。

“妳一个女孩，跟他非亲非故，怎么行？”长老说：“规矩不能破坏，除非你们是夫妻！”

就这样，她，伊珠，和这个不知能不能活过来的男人，在岛上风俗下成了婚。

这个男人活过来了。但不幸的是，他的左腿严重受伤，又被海水长时间泡浸，已腐烂得不能医治，不得已做了齐膝切除的手术。

他说他叫李泰。他的船，在大溪地海域给超级台风打沉了。当此危急之际，他记起他念过的哪首海诗，他记起他和她种的哪棵松树，他也记起“树在，我在”的誓言。一个信念从脑幕映出：“我不能死！”刚好有一柱桅杆被风浪打断，重重的压在他的左腿，

痛入心脾。但他不顾痛楚，死命地抱住桅杆，在滔天的风浪中翻滚，当剧痛布满他全身，包括脑袋时，就昏死过去了。

伊珠细心照顾他。李泰很颓唐，根本不能接受断腿的事实。他对伊珠不顾本身幸福嫁给他，感激莫名。“我已有很要好的女朋友，”他跟她说：“哪趟船回到马来西亚，我就会跟她结婚。”

“你好好养伤吧，等好了，就可回去找她。”

“可是，”李泰哽咽起来：“我这德性，怎去见她呢？”

为了减轻李泰的积郁心情，她空时就用一辆简陋的轮椅，推着他到海边的沙滩，看日出或者日落。李泰望着大海，常会陷入很深的沉思中。伊珠望着他时而轻笑、时而泪下的情景，心里也很压抑。但她做不到什么，说实在的，她也不知道，他最后的想法，是什么。

日子重复地一天一天过去，李泰因思念故土和故土的伊人，身躯日益消瘦。十年了，他和伊珠生了一个小男孩，但他失去就职的能力，只能像一些年老的长者和妇女一样，做一些用椰叶或其他材料编织手工艺品，赚取一些生活费。想到自己一个专业人士，却无用武之地，不免有英雄气短之叹。他的一切证件，都沉在海里，使他成为无国籍之人。他凭记忆打国际电话给宋心兰，却回说此人已离开。其实，他是更怕心兰接听，因为他不知如何面对她。他只能叫伊珠买一本厚厚的簿子给他，说要记下生活点滴。

将近十五年了，李泰的健康，因思念与忧郁，变得越来越虚弱。有一天傍晚，他要伊珠推他去海边，然后要她先离去。

南太平洋的黄昏景色，向来都是色彩斑斓的。此刻，在鲜红与黄蓝霞光陪衬下，活像咸蛋黄的落日，显得特别可爱。他怔怔地望着咸蛋黄，忽然想起哪粒篮球来。他不正是哪粒篮球吗？在台阶一直滚下，咚咚咚地不知滚到哪里才会停下。他算是停下了，却不是他想停下的港湾！难道这就是人生吗？

晚风有些凌厉，许是靠海的关系吧，他感到有些冷。他望望四周，没有她的身影。但他知道，即使她在，他一样会感到冷。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温暖。

“人在挫折中成长，又在挫折中衰老，挫折代表反省。”李泰太有感触了：“人生，就是挫折串联起来的！”

宋心兰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呆。感到有些饿，她到厨房去，不经意入目的，是写着“岁月”和“感情”的哪两个垃圾桶。这还有意义吗？李泰已不在了，他违背了承诺，他不守信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她痛心呢？

她拿着伊珠带给她的、哪本李泰的日记簿子，来到了校园哪棵松树下。她本想在医院马上就拆来看，或者回到家中拆来看，她也急着要知道，李泰这十多年是怎么想的。但她终于忍住了，因为想到“树在，我在”这句话，到哪棵松树下拆来看，是最有意义的。

日记簿包得很紧密，共有三层塑胶纸，是李泰怕水浸湿了。心兰用颤动的手，慢慢撕开，小心把簿子拿出来。是一本粗糙但很厚的簿子，封面的红色，已有些消褪。她先是怔怔地望着它，良久，才用颤抖的手去摸抚它。然后，她心悸地用颤抖的手，打开第一面。

第一面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李泰的照片。只见他，枯瘦地半躺在床上，一张被子齐腰盖住下半身，勉强地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看到照片，心兰的泪水已潸潸流下。再翻到下一页，写满了宋心兰的名字，从开始的工整，到中段的潦草，以至越写越凌乱到几不成字。这页的左下角，还布着密密的水痕。再翻下去，都是空白页了，厚厚的整两百多页，都是空白页。到最后一页，则是写满整个页面的、一个大大的“爱”字！同样的，左下角，也沾着密密的水痕。

至此，宋心兰忍不住了，她跌坐在草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2019.12.14哥文宁城

给新型冠状病毒的一封信

陈泽禧S3S2

致：新型冠状病毒

相隔了十多年，原先在人们头顶上笼罩着的恐惧阴霾在医疗及科技的进步下逐渐散去。正当人们开始沐浴着自由的阳光时，你却悄然莅临人们的乐园，就如一个过气的大明星，在退出镁光灯的镜头后低调地装备自己，以让自己能在日后卷土重来。去年年杪，你用“武汉肺炎”这个新专辑重夺人们的视线。而在今年你更是用恐惧编织成丝线，将人们的四肢紧紧拴着，处处限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尽管每当人们看着你狰狞的面具时，无一不畏惧，但我却总是在脑海里勾勒出那个被你隐藏的真实面孔，亲临人间的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在世人的口舌中所形容的你是个戴着杀戮冠冕的死神。他们说他们经常会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听见你诡异渗人的笑声，还有镰刀划破空气的肃杀。容或是因为你非常羡慕你家族的成员在世间有着非常高的威望，所以让你有一个想要壮大家族企业的冲动。因此，你在蝙蝠身上设下了陷阱，并打着可以“疏通血脉”的幌子，让大批的食客开始将筷子指向了无辜的蝙蝠。看着愚蠢的人们一个个掉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你就藉口人们猎杀这些蝙蝠，顺势将阎王的印章烙印在他们身上。在死亡与医疗技术的拉锯战中，你成功扼杀了上万灵魂对未来的憧憬。人们总是觉得现在的你会因为自己的计划得逞而丧心病狂地笑着吧。但这个凶残，浑身散发戾气的屠夫，真的是你吗？

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一面被神遗落在世间的镜子，一面可以看透人性的镜子。透过你反射出来的镜像，我看见了人性的软弱。当武汉封城之令一颁布，天未破晓，通往各省的公路就已被市民的车辆所填满，网络上也充斥着许多有关“逃离武汉”的动态信息。正是因为群众如此自私的行为，让这个疫情从一个小小的城市随着市民的恐慌，开始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各国的人民也因为这个疫情，肆意地在亚洲人身上贴上了“病原体”的标签，进而让这群黑眼睛，黄皮肤的民族在世界各处饱受歧视。

除了人性的险恶，你也让我们看见了人性的善良。

近日，在中国兴起了一群逆行者，他们不畏疫情的恶劣，毅然选择放下当下安逸舒适的生活，穿上白袍，走向了人们纷纷逃离的疫区。尽管在服役之时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少数病人无礼的对待，他们仍然强忍着泪水，咬紧牙关，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在人们与病毒间，筑起了一面高墙。想到这里，莫非你来到人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看透人性吗？

经过了反复思索，我依旧觉得你来到人们生活的城市纯粹是为了替大自然传递信息。人们身上有如此之多的器官，可你却偏偏选择了肺部作为你的基地，莫非是想提醒我们地球之肺有难了？我曾怀疑其实你就是隐居于深林多年的神灵吧！只是近年来你总是伴着死去生灵的哀嚎入眠，睡醒睁眼时看到的是苍天古木的尸首弃于荒野的景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无辜的灵魂都化作了燃料，让你内心的怒火燃烧得愈发猛烈。我想你的初心应该只是要给人们一个小教训以让他们有所醒觉。遗憾的是你一时拿捏不好分寸，反而让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人们似乎只是将目光和重心放在不断攀升的确诊者和死亡人数，却忽略了你替动物们传达的信息。假使我们将病人们看似没有规律和节奏的咳嗽声逐个破译，是不是就能知道你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呢？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能在回函里告诉我你究竟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吗？

倘若你想说的是“人类请停止你们自私的行为吧！”我想我们一定会采取对应的行动来弥补我们先前因贪婪而犯下的种种罪行，恳请你大人能不计小人之过，饶恕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治疗一个患者是从其肺部开始着手，那么如果我们要治愈你受伤的心灵，是不是也要从地球之肺开始呢？现在各国组织已开始吁请各界多加关注世界的环保议题，如地球日和植树节等，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将环保的理念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除了植树造林，为了显示出我们的诚意，大部分国家也都已经开始立法管制，严禁人们非法捕杀以及贩卖野味。由衷希望以上的方案可以暂时缓和人类与生态之间紧张的关系，自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对方可好？

这次的疫情兴许是你对人类行为的无声抗议，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用较为柔和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你们不满的情绪。如今，你透过了病人的神态反映出了被扭曲的丑陋人性，更是提醒了我们人类从历史中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希望字里行间的歉意能蒙你所悦，我能保证信件上的一笔一划将在日后化作实际的一言一行，亦可作为我们之间的约定。

盼早日赐复。

泽禧启

2020年2月21日

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相结合，可读性高。——编者

垂钓健康

◎ 谢容恩S3S2

是谁惹怒了我的胃酸，气得它在胃壁上挥拳，声嘶怒吼，还使劲凿，凿得我的五官都扭成一块儿了，痛得眉头紧蹙。我用双手捂着想安抚它，又把身子卷着不让其使力，可这般的安慰方式似乎并不怎么奏效，渐渐地四肢乏力了，我不再抗衡，任其蹂躏。

可究竟会是谁呢？我的脑袋迅速回放了我日常的生活作息。当这些记忆的片段快转到一张凌乱的桌子时，我似乎有了些头绪。将画面慢慢放大，从散落在桌面的笔记间的缝隙我隐隐看见了四个数字被镶在一道微弱的光芒里"03:57"。肠胃瞬间颤了颤，看来我已经成功找到了一个嫌疑犯。至于它的同党会是谁呢?我的目光再次流淌于那么个被定格的记忆。飘动的窗帘，散乱的头发，半满的垃圾桶尽装着油腻的纸袋及残余红色麻辣汤汁的塑料碗。

不想再被胃的绞痛困扰，于是我带着它们去叩叩那扇白色大门，寻找穿白色大袍的警官，一轮盘问以后，纸上尽是密密麻麻的蓝色墨迹，供词显示，这些嫌疑犯的罪名通通都成立，它们还被施以装在不同纸袋的刑法以及在耳畔嗡嗡作响的叮嘱“饭后一颗，一日三次，清淡少油戒辛辣。”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的明灯都灭了好几盏，可为了垂钓健康，我也只能带着万般的无奈承受这个酷刑，每一餐只能面对单调的谷类及清水烫白肉青菜，这些索然无味的食物让我不禁怀疑我的味蕾已失效。兴许是对一颗又一颗的刑法垂垂麻木，极端的平淡比撕裂的痛苦更为让人难耐。仅仅"麻辣香锅"四个字就足以勾起我肚子里的馋虫，可隐忍之下也只能硬生生把溢满嘴而直流三千尺的口水吞回肚子里。

说到生活作息，尝试早睡的第一天，我逼迫自己放下手头上的事项，十时一刻准时上床。无奈，闭上眼，是黑，睁开眼，仍是夜，似乎毫无区别。连梦里的绵羊都跳完栅栏回棚里睡觉去了，只留下了壁虎的咯咯声与我相伴。辗转难眠的体验式如此地难受，只能用干巴巴的眼珠子盯着滴答滴答响的时钟，疼痛冻结了我的感官，时常在夜晚的静谧中分不清梦与现实，于痛楚中入梦，每一天。

猛然睁眼，双手果然下意识地捂着肚子，甚至不用闹钟，便能藉由胃酸的剧痛准时重启我糟糕的早晨。记得今天是我回去复诊的日子，会是终结这段痛苦的契机吗？其实也不出乎我所料，"慢性肠胃炎"五个大字依旧镶嵌在没有温度的纸上。

水波依旧粼粼，依然泛起一圈圈的涟漪，唯鱼竿一动也不动地立在水里。我想垂钓健康大概需要耐心，饵已经被耗尽，然而垂钓的健康却还在游离。大概健康它不是个愿者，亲自放手以后就再也不轻易上钩了。我只能叹一叹口气，等待鱼竿上的铃铛再次响起。

别具匠心，有形象思维。——编者

给新型冠状病毒的信

黄铭伟S3S2

新型冠状病毒：

你好？你最近肯定好吧，本来只在动物身上休眠的你，数月前醒来了，还环游了世界，在世界各地留下来足迹。环游世界的同时，你还成为了镁光灯下的大明星，得到世界的瞩目、焦点，但你可知道，你获得的不是掌声，而是人类的叹气、恐惧和唾弃，你在世界各地留下的也不是足迹，而是无数的伤疤！

2019年12月，你从休眠苏醒，开始壮大自己的家族，你搬入了新的居家，还吃起了家里原有的食物，再不断增加家族成员，开始了这不间断的循环。你搬家次数过多了，踪迹还被李文亮医生发现了，不过你很幸运，中国政府当时还未要惩罚你；李医生却没能享有那样的运气。随后的几个星期，你已经迁居无数次，你的家族不断壮大，人类也不甘示弱向你宣战了。虽然有了过往的经验，但你把人类打得落花流水。随着中国的封城，你在短短数日已在中国迁居逾7万次，途中还带走了2000余中国人的生命，这其中还包括李文亮医生。虽然你赢了数次战役，但人类已经团结起来，研究其新型武器对付你，我们不会让你赢得这场战争的！

虽然我远在马来西亚，但你也曾迁居到此，日渐增加的感染人数闹得马来西亚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抢购口罩和消毒液，还囤积了起来。甚至，人们借助你的名气，趁机牟取暴利。尽管口罩断货，讽刺的是，无论是街头上或者学校里，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反观同时间的中国求“罩“若渴，丝毫不敢浪费仅有的防护用具，医护人员宁可成天饿肚子也不愿摘下口罩，因为摘下了就没得再戴起来了。幸亏，并不是一切都是糟糕的，在所有人与你背道而驰的时候，有群人他们却无畏于你，勇敢作战，他们是一群英雄，他们就是医护人员。即使害怕感染上你，即使回到家无法与家人共处，他们毅然背负重责，义无反顾地拯救一个又一个生命，成天与死神拔河，即使累得瘫坐在地上，只要有必要，就会再次奋斗起来，谢谢伟大的医护人员。

不知你何时才会回到休眠的状态呢？除了医护人员，你也快把我和我的会员搞得累垮了。随着你的到来，学校也呼吁师生做好防疫工作，并每日安排全校师生量体温方可进入校园。身为圣约翰救伤队主席，我和会员们每日初阳未起就已经在学校准备就绪，为师生量体温。即使付出的过程中，总会有人质疑、有人埋怨、有人嫌弃，但我们从不会因此而想停摆。我们不介意师生的冷漠和偶尔的不配合，不介意劳累、不介意牺牲早上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想要竭尽所能，帮助国家度过此次疫情。即使我们的力量只有那一丁点，可是我们依然秉持服务人群的信念，这次的服务也让我看到我的会员们都非常配合，每个人都付出所能，让身为主席的我蛮感动的。这一点，要多亏你的出现，我才得以体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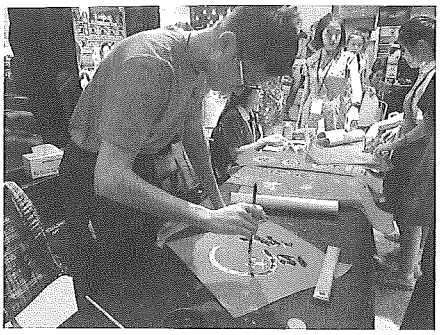
你的成名，不止让我领悟了传染病的恐怖，其实更多的是让我看清楚了人。人在危机前，大多数只会顾及自己，甚至还会埋怨别人的付出。不管是圣约翰或是中国的逆行者付出了多少总会有人不满。真正滋养你的不是差劲的卫生及医疗，而是人类！因为人类你才会苏醒、迁居、肆虐。

可能你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人类上一堂课，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糟糕，相信人类已经领教了。你迁的新家不过是人类单薄的身躯，吃着的也只不过是我们的营养。你并不是想象中的强大，等着瞧吧，我们很快就会让你再度休眠，但是你留下的这堂课，我们会铭记于心，谢谢你带来的这堂课！

只求健康的中学生上

2020年2月20日

中学生对Covid-19的认识，有议论关心周遭事物，与时俱进，与时代配合。——编者



◎ 罗良凯@高三理二

哲理散文垂钓梦想

午夜时分，随着跨年的钟声响起，绚丽的烟火彩绘了漆黑的夜空，爆鸣声响彻云霄，标志着一年的结束，亦标志着新一年的开端。正如指向零点的时针，即是结束，亦是开始。18岁，意味着我即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然而，究竟应朝何方迈进，却依然如坠迷雾般朦胧。

脑海中，忽然涌现出了故友同窗对未来充满憧景的豪言壮语，从医生到律师，从工程师到大企业家无一不是。不久前，一名从小同窗到如今的中学好友的同学对我说过："我要到台湾国立大学读临床心理学。"现在想来，他那坚定的目光竟如小学时那般坚定如初，丝毫没有被岁月的洗礼所磨平。"未来想去那里升学"，"你的梦想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话题渐渐地被提上了日程，总在茶余饭后，成为同学闲聊的主题。而我，就像一艘没有引擎的帆船，在茫茫大洋处，随波逐流，任由洋流将自己带向大洋深处，去面对未的前方！翻开多篇小学时的作文《我的志愿》，惊奇的发现四年时间里竟换了四种志愿，从老师到警察，从飞机师到医生变化幅度之大令自己看了都不禁哑然失笑。然而，转念一想，好歹自己当时是有梦想的，再看如今，还真是今非昔比啊！

渐渐地，开始有师长问我对将来毕业后的打算，遗憾的是，我只能无一例外答："我还没想好"。接看就是排山倒海般的劝导与建议，无不让我早做打算，比免机会降临时措手不及，手忙脚乱，抑或将他们的经验、心得倾囊相授。殊料，铺天盖地而来的资讯，并没有如想象中般为我指明一条康庄大道，反而令我愈加迷茫。我就像突然身陷热带雨林的探险家，知道周遭到处都是宝，却不知何者能为所用。明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却依然兜兜转转，在寻觅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说句实在的，我是挺羡慕那些志向明确，且敢于开诚公布于天下的人，因为那需要相当的智慧，勇气和一点幸运。曾几何时，梦想这个词已经在我的字典里悄然消然消逝了近年之久，走的是如此无声无息，让我丝毫不觉。直到从前看似遥不可及的末来已成为如今的迫在眉睫的现在时，才忽然惊觉。然而事实是，我已经将梦想在不知不觉之中遗忘在了成长的路上。在最美的年华，临近终点的青春，我遗失了一样珍贵的物品，也使接下来的大半人生如坠云里雾里。

为了让这条迷航的小船回到田港的怀抱，我听从师长的建议，通过收集各种升学资讯，参加各种升学说明会，以期觅得心仪的大学与科系，抑或是参与各种活动，以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潜力。听起来就和相亲没两样，只不过却艰难得多，且容不得我中途弃权。而归根结底，我所求的，不过是希望点起一盏明灯，照亮前进的道路，指明返航的方向。

曾经，我忽视了梦想，如今我却对他求而不得。我就像一名坐在船上的垂钓者，一次次的撒饵，一次次的放线，收线，只为一条唤做梦想的大鱼。然而所得到的却总是冷冷的鱼钩，鱼饵早已不见踪影。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鱼饵尚存，但绝对不多，用一只少一只。我只知道，在太阳西沉，鱼饵耗近之前，任凭如何风吹浪打，载沉载浮，我都不会停下我的航行，我的垂钓。因为我会坚持下去，直到踏上人生的彼岸，去追寻那离开我八年之久，我朝夕思暮想的人生方向。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可眼高手低。执着于自己的兴趣，摆渡前方，就勇往前行。——编者

美·门

◎ 胡茗善S3S1（2019）

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四亩地大的循中漫步，仰头可望苍穹下耸立的雄伟大楼；俯首可看人海茫茫的师生食堂。我的学校——循人中学小得可以在一日里巧遇朋友好几次，然而却载着一道道繁花似锦的风景。而我在循中待了1869天，挂着在籍生名号的第六个年头，看过校园最美的一隅，并不是朗朗读书声的课堂，更不是洒满汗水的体育场，而是那竖立六十四载的循中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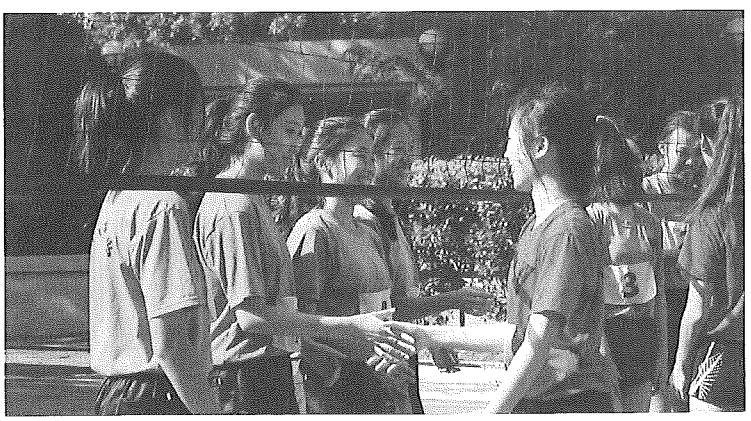
然而总有人不认同这一说法。反驳说循中大门不贵气，没有奢华雕像点缀；循中大门也不如他校宽广，寒酸地占地数米，怎能与他处媲美？但若你尝试坐在一旁观看循中大门，你会发现循中大门美不在那现实的外观，而是在那发生的每一场风景。

第一道景始于上课日的凌晨，天空还未破晓时，遥遥可见循中武林大会，有微张着眼走路的盲行侠、有背着大山举步艰辛的初学者、更有挂着教师牌号仰头挺胸的师太。另一道景则是在放学后的那漫漫长夜。循中大门从来不会在放学后只值班一至两小时之长。每每到了乌鸦归巢，天色幽暗下来时，遥遥仍可见循中生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校门。若你在循中校门呆得久一些，大约至午夜11时，有幸还能看见演绎或制服团体的循中儿女走下大巴的身影。这两道景映出了循中其中最为特别的地方——着重发展学生各方面能力，把学生一一锻炼成无坚不摧的铁人！

还有一道承载漫漫人情味的景，那就是倾盆大雨时的循中大门。依稀记得以前的循中大门并没遮雨棚，逢放学遇上大雨便是晴天霹雳般的感受。试想想三千人集于数米地大的循中大门等候家长的风景，多么狼狈又壮观！雨水渗入鞋子而愁眉苦脸的循中生；被人挤出那几米地而阵阵无奈的循中生；为保干爽而死守阵地的循中生。虽然大家都看似烦躁，但若你尝试站在其中，便而说的“抱歉”和看到为别人的方便把自己挤在角落腾出空间的情景。这一幕幕让吹来的狂风不再寒冷、浸湿的校鞋不再可恶、也让厌恶的心找到了宁静。这一景贴切地表达了循中教育方向之一——个人品德修养。

循中大门美在作为了每位循中生的中学回忆记录。或许现在我们无法注意到最普通的它最美的地方，可是到了领着红色的毕业证书踏出这里的那日，心里最深处的感觉就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循中大门啊，把稚嫩无比的我们带了进来，却在6年间成功地送走了成熟优秀的我们。他日回来，想回到母校，第一个见到的一定是循中大门，也一定是那满满的回忆。

迈向康庄大道的门，美门敞开，作者有感悟，有抒发。——编者





树人

胡晓彤S3S2

清风徐徐，
吹拂过树干的每一处，
吹动着高挂的我们——
一群莘莘学子。

天穹上闪电，
暴风雨在挥舞，
它坚强地支撑着我们，
用它那半腐不朽的树枝。

在烈日灼人下，
独身受着干旱的威迫，
努力吸取着容量分毫的水分，
只为坚守它的青翠貌。

在那枝繁叶茂中，
高挂的叶子渐渐，
挥动着它的翅膀，
回归到它向往的泥土里。

大树一甲子有余的无私付出，
只为捕抓叶子回归到大地的那一瞬。

浅白的文字，意象新颖。——编者

牺牲

江慧姿J2G

握着暖呼呼的茶盏，轻啜一口，普洱茶的樟香溢满整个口腔，轻轻咽下，阵阵暖意裹住整个身体，只是仍旧没有散去男子的疲意。

望着窗外的夜景，不禁感叹一声：“今天的夜，又有些许的不一样呢！”

只是无人应答他，仿若在与空气对话。

他收起明日要授予学生的教材，悄然登上了楼。

他轻轻推开了门，看看一个精致的男孩悦淡的睡颜，眉眼都温柔起来，坐在床边，抚了抚男孩的窝窝头，启唇道出一句：“对不起。”

最近临近考试，几个学生跟他要求额外补习，看着学生热心向学的拼博劲，他竟生不出一句拒绝的话语。

他，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尽责的父亲了吧！

“爸爸，我要早些到学校，这样就可以早些见到我的好朋友了！”

“好啊。”

看着儿子蹦蹦跳跳地赶去学校，不由得轻笑一声。

然步入这片熟悉的校园，似乎有着别的一番风味。踏过板门，图书馆就在前方，与几年前的陈旧古老的图书馆有异，如今的图书馆色彩缤纷，不过清晨便聚集了不少学生在里面念书。看着翠绿的盆栽就坐落于走廊旁，那是校董们努力经营的美好校园啊！

经过食堂，满是吵杂的声音似是要轰炸掉他的耳朵，虽然待会儿学生们就会被训导老师骂了，不过这样才有人情味嘛！

逛完了整个校园，也差不多是上课的时候了，也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看似枯燥乏味的日子，倒是一天接着一天过下去了。

今天，他和往常一样逛遍学校，回到办公室，却见到办公室只剩下寥寥几人，疑惑地问道：“今天放假么？”

“陈老师都忙忘了？今天是循中的校庆，快去大礼堂看看，我还有一堆事没弄完，把我那份也一起看了！”

他走进了大礼堂，随意找个位子坐下。

各大演艺团体在大舞台上高鹏展翅，不论是学生老师都看得畅快淋漓，恨不得高喊“安可！”，让他们再表演一趟。

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展露才华，不论是校董们还是老师们，都是欣慰的吧，哪怕一切荣誉与他们无关。

凝望黑夜的星

◎ 许龄晋高二商三

一盏盏烛火逐一亮起。静谧的夜幕里，平日充满着嬉闹声的排球场在此刻显得宁静祥和。手中的纸杯里，一蜡烛执着地燃烧着自己。微弱的烟火映在我的脸庞，我也仿佛看见了这些年来为一份懵懂而拼尽全力地自己。悄悄地瞧了一眼身旁的朋友，本应温馨的氛围中竟然莫名添加了一份说不清的伤感。围成一个圈子，席地而坐。随着一句句深埋在心底已久的真心话，烛火也一盏盏地熄灭。望着最后一盏烛光被吹灭，我们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气。借着笑意掩盖了隐忍已久的悲伤。我故作轻松地微微扬起了脑袋。后来，提起那一晚上的朋友都说，循中上头那片黑漆漆的天空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了最美的景色，被保存在内心深处。但在我的印象里，那幕朦胧的夜色，仍有一点点光芒闪烁着。

踏入循中的第一刻起，就连空气都带着那么一丝新鲜感。黎明初晓，一缕晨曦在悠扬古朴的钟声响起后透过窗户，暖洋洋地叫醒了课室里一个个睡眼惺忪地小脑袋。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属于循中生的一天正式拉开了帷幕。拿出课本随意地翻阅着，与坐在左前方聚精会神学习着的身影，形成了鲜艳的对比。心里暗怪着自己的不求上进，转眼却又同邻座旁若无事地聊了起来，直到椅子被后座狠狠地踹了一下，我才微微抬起头调整视线，原来课室外的训导老师正巡堂，我与他四目交接了。

上第一堂课时，大家似乎都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反应还有些迟缓。但是这种氛围维持不会太久。因为但凡发生任何一个小插曲，都会成为唤醒藏在同学们心底的怪兽本性的导火线。而在场面彻底失控前，课堂纪律守护者——风纪委员又会出面制止“战争”的爆发。除了班长与风纪委员以外，班上的每个同学都各司其职，尽着本分默默地为班上付出。正因如此，我们也像个小家庭一样，心与心渐渐紧系在一起，建立了超出友情，更似亲情地情谊。

下课的钟声响起，各班同学就像脱缰的野马似奔出了教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受伤事件，大家在楼梯处与排着队时都守秩序。还记得有一年的开学季，一位刚入学的学弟鲁莽地撞开了几位同学，目中无人地扬着手中的零用钱就要买食物。这时，本来在与身边朋友聊着天的学长制住了他，一改刚才的嬉皮笑脸，严肃地让那位学弟回到队伍排队。时隔多年，我早已淡忘了那位学长的模样。但他最后的一句话，仿佛仍在我耳边回荡着，“循中儿女，严守秩序”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而每个人都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别给他人添麻烦。

欢乐时光总是在晃眼间就过去了。刚填饱肚子的午后总是那么地让人惬意，但以我们班此时此刻的气氛看来，各位却好像一个个做好上战场准备的战士们笔挺着腰板，安分地坐在位子上。啊，原来是训导老师的课堂啊！老实说，对于从小就习惯枯燥上课模式的我而言，循中逐渐趋向现代化科技教学的教学方式就像一把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般，我们尝试在课堂上自行搜寻资料，不再单方面接受并依赖老师提供的额外知识点。

好不容易终于结束了长时间的学习课程，但放学不意味着循中生在循中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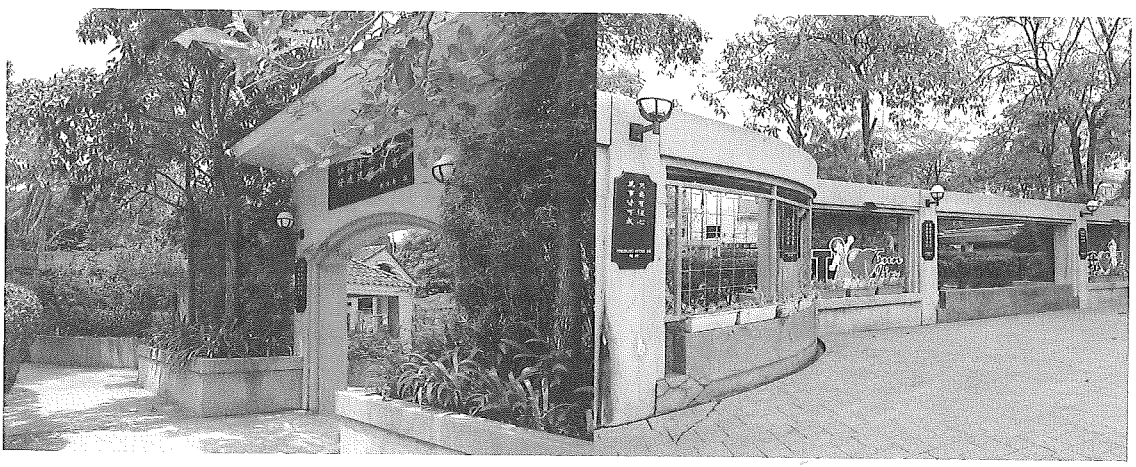
已结束。校园的各个运动角落都能发现学生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偌大的食堂挤满了筹备大大小小活动的大忙人，本应空无一人的课室却成了同学们策划活动的会议场所。在下午六时之前，依然有不少的学生逗留在校。学业与联课活动并重，是循中生的其中一大特点。无论课业多繁重，循中生在联课活动方面的满腔热血从未被扑灭。循中给予了我们各种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大展身手。每场表演结束后，无论是台上的表演者，抑是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会在谢幕时展露出满足的笑容回应如雷的掌声。“不会累吗？“每当面对校外朋友的疑惑，我们总能自信地答道，”因为能笑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再苦也是甜。“参杂着太多情愫的汗水滴落在舞台上的瞬间，被舞台炫丽的灯光照得闪闪发亮。

今年，我已是在循中待了五年的学生，也已经从五年前的黄毛丫头，成长为别人口中的学姐了。别人总说，循中生的生活太过忙碌，没有什么自由时间。的确，仔细算算，我待在学校的时间几乎长过我待在家的时间。但是我坚信，没有任何一位毕业后的学长姐会后悔当初踏进循中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循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学识，更有与班上同学深厚的友情及在才艺方面更多的经验突破。忙碌紧凑的活动让我们更熟悉彼此，学会如何与别人沟通，共同处理好所有的事。循中是个小社会，亦是个大家庭。比起挣破脑袋瓜儿的竞争，我们学到的更多是如何相互扶持，携手无所畏惧地前往成功的道路。

来到排球场前，不自觉停下了匆忙的脚步。两年前，初三读书营中交心会那晚的画面刹那间措不及防地涌现。我若有所思地眯起双眸。突然，一阵大笑声将我从回忆里拉回了现实。排球场上，循中生不亦乐乎地玩闹着。他们眼中散发出的光芒，与回忆中闪烁着的亮光重叠着。我恍然大悟般微微张开了嘴，嘴角却也不自觉地扬起了一个弧度。

那一个晚上的夜空确实是一片漆黑。而记忆深处那点点光芒，原来是我们眼底流露出的繁星。我们都是因为循中，而聚集在一起的星星。单独的我们拼尽全力也只能在浩瀚的夜空中散发微弱的光芒。可正因为凑在一起，本应单调无比的夜空因我们而美丽、耀眼。循中，在满天繁星祝福下而闪耀的依归。我们都因能光荣地说出“我是循中人“而幸福，骄傲。

有叙有议，也有抒发情怀。——编者



吾爱卿卿

何妍霓S2C1

循中吾爱卿卿：

记得当年与你相遇时，我仍是那懵懂而青涩的少年，而你已巍巍立于时代的洪流中。时光荏苒，我已不再无知，但我仍无法与你并肩，同你看你目光所及的涓涓小流和汪洋大海。我以为，我已足够强大，但我仍读不透你双眸里的惆怅、猜不透你脑海里的忧虑。啊！循中，我要怎么样才能更了解你？

有时候，我觉得你像一艘大帆船，一年三百余天不间歇地把旅客送往他们想到的彼岸；有时候，你又像一只独木舟，在涛涛大海中摇曳着，坚持着把最后一名旅人送到他所向往的彼岸。我曾试探地问过你：你愿不愿意一直陪着我走下去？你却只叮咛我：前面的路还很长，要我多保重。随即便转身离去，徒留我一人在那里继续与未来搏斗。或许有那么一日，我踉跄着走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望着被血染得通红的苍穹，我仍会想起昔日与你那段短暂而又像是永恒的时光。

那时的我秉着一腔热血横冲直撞，闹了不少笑话。这些莽撞都被你看在眼里，你不禁噗呲轻笑。如今，你那宛如清风拂过般的笑声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像久旱的甘霖滋润了我的心田。那时候就连我也没有发现：你已走进了我的心里。温柔的你总是会包容我的过错，接受这不完美的我：当我被困难打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你总会和我一起正视它、克服它、战胜它；当我被黑暗的恐惧笼罩着时，你总在我背后燃烧自己为我驱散四周的黑暗，照亮我前方的道路。我曾想：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你，是否也会有不敢面对的事情？是否也会在夜幕临袭时瑟缩在一旁？我想：绝不能让你一人尝试恐惧的煎熬！于是我屡屡漫无目的地在你身边闲来晃去，除了想陪伴你度过最脆弱的时刻，我也承认我有想让你记住我的私心。或许，这点小心思早已瞒不住你了吧？

我不否认，我也有闹小情绪的时候。当我看见你对待其他人也如同对待我那般温柔；当我看见你已经尽力做好自己却仍被诽议时，我内心真不是滋味。那些不懂你的人想说什么就随他们吧，你只顾做好自己就行了。

吾爱卿卿，我不善于表达，我甚至不能给予你什么承诺。但我想，陪伴已是最长情的承诺了，不是吗？

赤子之心。——编者



彭翊庭S1S2

循着足迹
走向那浩瀚的宇宙
星罗群布已成配角
真正的主角　　在前方
文言文、未知数、牛顿定律
风景画、秦始皇、世界地图
在浩瀚的宇宙中　　喧宾夺主

人来人往的四周
嘴角不经意上扬
蓝颜知己
皆在身旁
那与白板结下山盟海誓的行走百科全书
仍在努力把知识灌进我们的脑袋里

中午落幕
走廊已成赛车道
“咻”的一声
冲往天堂
无尽的长龙
掩盖不了　敲锣打鼓的五脏庙

学习的乐园
知识的钥匙
年少的时光
随着时间沙漏
一点一滴地被记录着
这里
矗立着
永远的二时二十二分



钟楼

李倩宜S1S2（2019）

常在想，
学校那一栋屹立不倒的钟楼像什么？

也许——
是黑夜里的灯塔。
能以自身微微的光亮，
抵抗漫长的黑夜，
即使时过境迁也从不熄灭，
为莘莘学子指引方向。

也许——
是那耀眼的太阳。
能以永不黯淡的光亮，
照耀大地，
温暖学子的心灵，
让他们勇敢前行。

也许——
是战争中的避难所。
即使经历百战也绝不倒下，
用那坚强的意志，
捍卫莘莘学子的权力，
承诺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我想，
那栋走过64年的钟楼，
更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浩瀚星海中看似毫不起眼，
却仍然是平凡中最不显平凡的。
它，
让我们在迷失时有方向，
在犹疑时有靠山，
在我们多年后回头望时能发现，
那个让我们展翅高飞的地方，
仍然星光熠熠地存在着。

不见，初中那稚嫩的我

李兴珏S1C3

在那匆匆流逝的岁月裡似乎不懂得如何回头看一看曾经的自己了。曾经所做出的选择、所有的想法、应变人事物改变所有的情绪等，回头一看皆让自己觉得很可笑，一些明知错的也愿意选择去尝试。打比方，考试中发现自己连续圈了许多一样的答案，这是“有没有搞错？”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因此修改答案。最后，反而修改的答案是错的，修改前的答案却是对的。人生就是“奇妙”这两个字概括。只好坐上这起伏多端的过山车，喊破喉咙也得坚持到终点。我，要坚持到底，要对自己有信心！

当下的我总会觉得以前自己的想法与行为是固执的，当然若会有有这样的想法，相信未来的我也会觉得当下的自己做出的一举一动是不聪慧的。此时也改不了“曾经”，只能好抬头向前看，让“曾经”成为曾经。从错误中理解、学习，最后改正。我学会了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初中时的我总是觉得自己成长了，其实才发现并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分每一秒皆在体会、观察且进步。虽然很多时候会失败、犯错、会累，但我明白我这个累在众人中不算什么。我不要求自己与别人做对比，我只须知倘若我要，我就得踏出那一步。不管是少年人、成年人，甚至是长辈们，我们都在成长中。初中至高中这阶段，我明白了失败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了失败，胜利也就毫无意义了！

每当我跌入深渊底，在黑暗里拼命地挣扎，也抓不住所伸出援助的手，怎么样也逃脱不了。拖着重沉沉的脚步孤独地行走在街上，翘望着身边都是阴灰灰的的时候，还是得抹干自己的眼泪，振作起来，期盼着太阳升起，希望的来临。初中这些经历，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股就坚强，我完成了初中生涯的许多目标！

不见，初中那稚嫩的我。未来已来，现在的我只要做好自己、成为学弟学妹们的榜样、考好成绩、考上大学、开开心心地度过接下来三年的高中生活，也算完成了我中学的目标。

教育让你成长，好好把握。——编者

初中无限好，但已成过去

◎ 刘家悦S1C3

每个人有自己所怀念，难忘的旅程。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有许多不同的阶段在慢慢地向我们靠近和告别。这些不同的阶段都有自己的意义，都是要引导我们往最高层的方向迈进。当然，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珍惜与接受这些时光，因为一旦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而我，有珍惜、把握与怀念的时段——初中。

初中时光，总是那么美好。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每次上课时总是有同学喜欢说笑话，尤其是一些“开心果“，都把我们逗得不亦乐乎。上课总是会有那么几堂课想让同学们打瞌睡，就是他们的笑话把整个班级的气氛都活络起来。还记得初中的那段时光，我们因为纪律的问题而把老师都气得面红耳赤，结果全班就被惩罚做体操。我们当时真的很羞耻，因为都有好多学生目睹了我们做体操的这一幕，当时候这件事沸沸扬扬的。虽然真的很羞耻，但这些经历我从来不忘记，那是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把惩罚完成好，共同吸取了教训。

还记得初中那时光，我们一起为考试加油。我们互相帮忙，解决在课业上的难题。我们不顾一切疲累，为了就是可以一起升班，一起给自己在学业上有一个交代，这些奋斗的日子我历历在目。初中的那些时光，一起团聚，吃个饭，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它让我感觉到它已经超乎了只是老师与同学的关系，而是家人的感觉。初中那时光，一起努力，团结的把活动完成，为的不是结果，而是收获与过程。那种过程与体验我们互相分享，互相收在脑海里，永不忘记。初中那时光，有开心的，难过的，生气的，让初中生涯充满了色彩。

现在的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初中生涯已是过去式。我答应我自己会好好地努力，不辜负自己与老师们期望。高中生涯不简单，学业上，联课活动都有一定的的挑战性。虽然不容易，但我会勇敢的面对，坚持不放弃的往前走。

高中生涯，我一定要比初中来得缤纷，充实，快乐，让我有个难忘回忆。我会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不会让自己后悔。高中生涯我要更加勤、积极、成熟，让自己更上层楼。

奠基打好，稳步前进。——编者





那些年

◎ 叶紫善J1H

“我绝不放弃永远爱你时间空间挡不住不专灭的情意你值得我用一生追寻我绝不放弃永远爱你现实命运推不动属思念的坚定你是我最依赖的抚慰我绝不放弃一直不能忘记我的勇气曾失落在这里”这首歌是刘德华唱的吧!没错。就是很久之前，在网上爆红的经典歌曲。相信大家都对这首歌并不陌生。只要全力以赴和永不放弃，想打造一个成功的自己并不遥不可及。所谓“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这句格言，对大家并不陌生，甚至一个小学生也能简单地把意思带出来。其实你有所不知，失败只是迈向我成功的休息站。我觉得成功就像是自制的菜肴一样，别人的吃起来总是不过瘾，只有自己的，才特别好吃。

这时，有一位体格矮小又瘦的男孩，把枯叶制成的花圈挂在颈上，好像被挂上一枚金牌，高喊：“我要参加跳高比赛……”他话还没说完在他旁边的小孩全都嘲笑他，讽刺他甚至还和他打起架来!但他并没理会那些在一旁嘲笑他的人，他继续说：“我要成为一位让人另眼相看的跳高选手！”其他坐在一旁的小孩愣了一下。他的勇气像三年前的我，就连性格也一样。那位小男孩的话让我回想起三年前的我。

“紫善!跳高一点！”

“紫善！打起精神来！”

“紫善！冲力不够！”

“叶紫善！你怎么变得那么差？”教练震耳欲聋的训骂声，很像训那些野兽般。

“知道了，教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一试吧！”

我大步地退后几步，在原地热身。然后，对自己说：“这已是我无数次失败跳过的长杆，更打破了之前的记录！”无法练习的我，满脑子都是想放弃比赛的念头。

“哔！”教练吹起带在身上的哨子。

“妈，我回来了！”心情极差的我对妈妈说到。

“紫善，回来啦!肚子肯定很饿了，快来吃饭！”坐在餐桌前的我感到心不在焉。“对了，你又告诉教练退出比赛的事情？”

“呃，还没！”我无法直视妈妈。

“紫善，你要明白，我不是不让你参加跳高比赛，而是你这次的考试考得太烂了！这是因为你过于注重体育而忽略了学业。”妈妈对我说道。

“给我点时间考虑，明天我就把决定告诉教练。”我勉强地说到。

看着桌上的咖喱，是我最爱的食物，尽管是那么的美味，但我完全没胃口。

隔天一早，我踏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体育室里寻找教练的背影。我扫视了四周，看见一个巨大的背影在摆放运动器具的柜子后方。我吸了一口气。

“教练，我决定退出参加跳高比赛了。”我紧张地说道。

此时，整个气氛僵住了。教练停下手上的工作，他记事本和手中的笔放下，教练高大的身体转向着我。我的心跳加速，有如小鹿般乱撞。我低着头，连直视的勇气也没有。教练把他有力的手腕打在我的肩膀上右手腕把我的下巴抬起，命令我直视他。他告诉我：“不要因为一些失败而气馁，

自暴自弃。生活上总会遇到艰难的考验与挫折，而挫折才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教练知道这一次你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再加上妈妈限制你参加体育活动，她劝你放弃参加你最擅长的跳高，把时间用在辅助在你的课业上，对吗？我相信你也在为这件是而烦恼影响心情，在进行体能训练时心不在焉，所以达不到练习的要求。”

“教练，我……我……”教练把我要说的话给打断了。

“其实我今早已经通过电话和你母亲谈过了，你的母亲也答应了让你参加你最喜欢的跳高比赛。但是，你也要努力学习。好了，别想太多。下个星期就是比赛的日子了，把所有的心思投入比赛吧！”

这时，不争气的泪水像脱了线的珍珠，声音哽在喉咙里，无法发出。我向教练点点头表示同意。教练用它那厚厚的手掌摸我的头，对我微笑。听了教练的话，我终于领悟到了成功的定义。性格善变的我首次下定决心在跳高比赛中得冠军，打败各州的参赛者，已进入晋级全国赛。这一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妈，我回来了！”

“……”平时热情的妈妈沉默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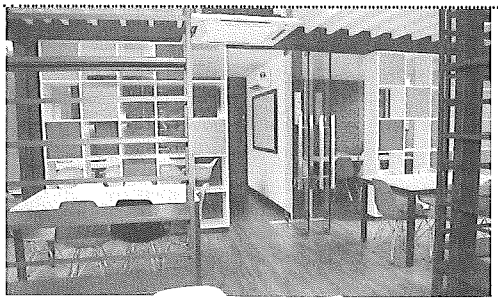
“妈，谢谢你答应我继续参加跳高比赛。但是，什么因素让你能如此轻易答应教练的要求？”我说到。这时妈妈走到我面前，用她那温暖的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告诉我：“紫善，妈妈觉得对不起你。我会答应你完成你梦寐以求的心愿。”我抱紧妈妈，一丝温暖涌上心头。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尽管我最近承受了许多的压力，但，我始终都没怪她。

接下来的几天严谨的体能训练我都保持着每一次的出席记录。由于比赛的日子即将到来，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努力不懈的精神相信教练会看在眼里。这几天的训练进行得非常顺利。教练称赞我的进度发展快速，体能也打破之前的记录！听了教练的一番称赞，我又重拾自信。

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运动场上，各州的运动员信心满满地准备上“战场”。所有的队伍都来势汹汹，势必要争个你输我胜！终于，等到了跳高的项目。虽然我已经多次出赛，但仍然紧张。哨子吹起后，第一回合的试跳便开始了。所有参赛者都跳出最好的成绩好让下一位参赛者感到压力。轮到我跳时，在一旁的教练与支持者一直在旁边支持我。第二轮的淘汰赛，轮到我跳时，我表现得不错。一些一直犯错的参赛者已被淘汰，剩下我和一位体格强壮的人。经过多次的回合，我们打成了平手。还剩下一场，我以一个美丽的身子跳过，便跳过了它。这一回，我赢了他。站在讲台上，接领金牌的那一刻，我想喊：“我成功了！”

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年。虽然事情已过了但还历历在目。望着那位男孩，仿佛看见那时的自己。男孩，你一定行的，加油！此时，我也笑了。





编后话

- **Covid-19病毒** 以人为载体，被逮的，有的幸运，命不该绝，有的以死送了命，寰宇同悲。本期刊登循中学生作品特辑，陈泽禧同学和黄铭伟同学都关注Covid-19，视听所及，他们把观感，写成可读性高的文章。
- Covid-19病毒横行，人性善良人性丑恶都显露。要根治病毒是其一，要重新管好地球的方方面面，人类要有股韧劲。
- 从心所欲，还是耄耋之年的作家朋友，在Covid-19来袭时，也各有报道，在神州大地，竟然有作家在国人受难时，恬不知耻的乘机发国难财，串通敌国，造谣诽谤给自己的祖国贴标签。
- 稿挤《呼啸的风》、《宾主》、《 苏珊》下期刊登。
- 本刊所发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本刊无关。
- 作者来稿须标明真实姓名与地址。
- 未获得本刊印章签署认可的任何事体，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请勿一稿两 投。文责自负。
- 有的篇名是编者所加。
- 文章段落、文句有删除，万得已。
- 《爝火》邮址：juehuo@yahoo.com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第62期2020年9月号）

-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大马前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
- 雪隆福建会馆订购140本分赠马大深耕文学课学员及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学生。
- 华人文化协会RM500（订购70本赠 新纪元中文系学生）
- 张小慧订购40本赠吧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 陈加仁订购125本，分赠各中学，每间20本。
- 雪隆潮州会馆RM500。
- 拿督吴恒灿RM1000。
- 梁振雄RM100。
- 林木春局绅RM100。
- 林敬发RM100。
- 林永略M300。
- 陈菁菁M200。
- 李莲喜RM500。

循人中学

























覃昭雅同学作品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寒雨連江
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
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乙亥五月十四覃昭雅書

